

01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

開章釋文

一、教起因緣；二、藏教所攝；

「將啊」：是將要，我就想要做什麼，這叫講。「釋」：就是解釋。這個釋，就是把它開開它，又可以當啊，這個「開」字講，又可以當啊，「放」字講，放開。放開，就是裏邊有什麼都可以看的見，這叫釋。

就是把這個經裏邊呢，人所不明白這個妙義，這種微妙不可思議的道理，都啊，把它拿出來，不要在裏邊藏著；拿出來擺在這地方你看看，就是這個。你看不見嗎？那才是妙呢！但是說出來，你能明白一個大概，所以這叫釋。

「經」：這個經，就是這一部華嚴經。那麼這個華嚴經，這是個通名；所有的這個經啊，是個通名。華嚴經啊，這是這一部經的別名，華嚴，大方廣佛華嚴，這是這一部經的自己的名字。「義」：義，就是它的義理，它這個其中的道理。

這個道理有多少呢？「總起十門」：總啊，就是把它總起來。因為這個道理呀，是無窮無盡，有事法界、有理法界、事理無礙的法界、事事無礙法界。那麼這個事事無礙，這個重重無盡，沒有法子說的完這個意思啊，你怎麼樣說也說不完，猶如那個大海的水一樣。你就再能用水，再能喝水，你沒有法子把那個大海的水呀，完全都喝了它。

除非你有神通，啊，你這一口就把這個四大海水都給吞了，那是啊，一種特別的情形。可是，你若是按著普通來講，這個大海的水，就沒有法子喝的盡。這個《華嚴經》，也是這樣子，這裏邊的道理呀，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；取之不盡呢，你用多少也用不完，用之不竭，不竭，也不會沒有的。

你拿多少啊，哎，你聰明的人，就明白多一點的道理，拿多一點。這個貪心大的人，啊，他就吃多一點；貪心小的人呢，啊，就吃少一點。這個，這是法食，這個法食啊，各從其量，你誰歡喜多少，就得多少。好像那個天下雨一樣，那個大樹啊，就得多一點的這個水；哎，那個小草啊，就得少一點，因為它自己小了。這也就是啊，聰明的人呢，就明白道理多一點；愚癡的人呢，就明白道理少一點。

那個大樹，它怎麼長的大了呢？它是一天一天長的，長了幾千年，所以變成

大樹了。這個人怎麼聰明呢？啊，他也就是啊，因為多生多劫他就修行，修行啊，啊，他的智慧就增加了。為什麼這個人就好像一個小草似的呢，他愚癡？就因為啊，他以前沒有聞過佛法，沒有啊，修行過，所以呀，就很愚癡的，這個是一定的道理。那華嚴經呢，也就好像下雨似的，也是這樣子，天上的雨一樣。這個不過，這是一種法雨，那麼各得其量，每一個人呢，自己得到應得的這種法食。

總起十門，這啊，總起來，分出來十門。這十門都是什麼呢？第一，就是「教起因緣」：教，怎麼叫個教呢？這個教啊，就是聖人所說的言語。聖人所說的言語，為什麼他又說呢？這一定要有一個因緣，若沒有個因緣，不能無緣無故就說這個就說法。

所謂：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」，這個法呀，它不會自己生出來的，要有這個境界來了，啊，說這個法，這個法就生出來。「道不虛行」，這個道啊，你修道，你修一分，就得到一分好處；你若不修呢，得不到好處，所以這叫道不虛行。「遇緣則應」：遇到什麼因緣呢，它就有一種感應，感應道交的，所以這啊，遇緣即因。

那麼現在佛說這《華嚴經》，這是啊，一個大事的因緣。在法華經上，我說，為這個一大事因緣，出現於世，這個大事啊，就不是平常的事。什麼大事呢？為人們的，這所有的人，生死的大事。為一般的眾生，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，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，這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那麼才說法華經。

那麼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，這是啊，法華經為諸經之王，這個經中的王，法華經。這華嚴經呢，是王中之王，這可以說是啊，就譬如轉輪聖王，再沒有啊，比他再高的了。所以呀，說這個教啊，有一種什麼因緣？這個因，有十種因；緣，也有十種緣；這是啊，第一門教起因緣。那麼等到啊，講，正式講玄談的時候，再詳細講，現在就把這個字義給講一講。

第二門呢，是「藏教所攝」：藏，有聲聞藏，菩薩藏。教，在這個這賢首教；天臺教啊，講五時八教；八教合起來叫四教，所以有四教義。賢首教呢，是五教；天臺這個四教就是藏、通、別、圓這天台的四教。賢首的五教呢，就是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，有小教、有始教、有終教、有頓教、有圓教這是賢首教啊，講經應該知道。

那麼現在這個華嚴經，依照賢首教來講，所以呀，這總起十門；賢首教講經啊，要十門分別。天臺教講經呢，就要講「五重玄義」，五重玄義就是名、體、宗、用、教，天臺，這天臺的規矩；賢首教就要分開十門，十門分別。

這就是啊，教起因緣，藏教所攝。

那麼這一部《華嚴經》它是屬於啊，哪一藏？是屬於啊，哪一個教，哪一個教所攝的？這現在這十門呢，總起十門這都說一說這個大概，在後邊呢，還有詳細的解釋，所以現在不必解釋的那麼清楚。

三、義理分劑；四、教所被機；五、教體淺深；六、宗趣通局；七、部類品會；八、傳譯感通；九、總釋經題；十、別解文義。

這個總起十門，現在這是第三門，第三門呢，叫「義理分劑」：這個字本來是個「齊」字；前邊以經講過，「主伴重重，集十方而齊唱」這個「齊」；在這呢，讀這個劑(ㄐ一ㄥ)；這個劑，就是啊，好像那個藥品呢，這一劑一劑，這一劑藥啊，可以治的什麼病，這個呢，所以就叫一劑。義理：義，就是這個意義；理呢，就是道理。這個道理呀，的分別，都有什麼道理，第三。

第四，是「教所被機」：這個字啊，本來是個「被」字，但是讀(ㄉㄟ)，在這讀ㄉㄟ。教，就是這個華嚴的這個教。所被機，就是所教化的這個眾生。所化的是哪一種的機？這個機呢，就是眾生。這第四呢，是教所被機。後邊呢，都有詳細的講，現在呀，就把這個每一個字啊，這個意思講一講，所以以後啊，這每一門呢，都有很多很多的意思，所以呀，現在只依照這個字義來講一講。

第五，「教體淺深」：這個教啊，有它的教體，也就好像我們這個人呢，有我們人的身體。這個教體它是深呢，是淺？所以說教體淺深。

第六，「宗趣通局」：這個每一部經啊，有它的宗旨，和它的這個趣向。以什麼為這一部經的宗旨？以什麼為這部經的趣向？趣向啊，就是到那個地方。通，通啊，是通達無礙，是通於啊，諸經；局，是局於此經，就啊，這一部經是這樣子。又者，這個通啊，就是通達其它的教。局，局就是有所限度，有一個局限，就有一個範圍，這局，這叫宗趣通局。

在這個七，是「部類品會」：啊，這一部經啊，是屬於哪一部？這個部啊，有十二部。那麼這個十二部類呀，是屬於哪一部類？這個十二部類屬哪部？哪十二部呢？都是什麼呢，這十二部？聽過經的人呢，都知道了。

說我知道，「長行重頌並授記」。這個長行：就是啊，這一行一行的長的。重頌：重頌啊，就是在這一行的後邊呢，又把它重複說一遍，這叫重頌。授記：啊，就是啊，佛給某一個菩薩授記，給某一個阿羅漢授記，所以呀，這

叫授記。這是三部了。

「孤起無問而自說」。孤起：就是孤起頌，這個和前邊呢，也沒有什麼關係；和後邊呢，也沒有什麼聯絡，啊，它是獨立的，叫孤起，孤然而起，沒有其它的意思來和它連在一起，孤起。

無問自說：無問呢，就是佛所說經典呢，都有人請問，他才說的。沒有人請問呢，很少說的。但是啊，也有無問字說的，好像《彌陀經》。你不要看那個《彌陀經》啊，是個很短短的那一部經；那是佛呀，不問自說的。為什麼沒有人問呢？就因為沒有人明白那個道理，所以沒有人問。這個以大智舍利弗作當機眾，那麼來問佛這個道理；但是預先呢，是佛啊，自己說的，這叫無問而自說。因為這個淨土法門呢，也是很深，阿羅漢呢，菩薩，智慧都不明白，所以這個叫無問自說。

因緣，這孤起是一部，無問自說是一部，前邊這有五部了。因緣，是一部；比喻，又是一部；比喻：就是啊，恐怕眾生不明白，用一個比喻啊，來說出來，令人明白。及本事：本事啊，就是以前呢，某一位佛啊，或者哪一位菩薩，他過去生中的事情，那麼這叫本事。

本生：本生啊，是今生的事情。方廣：有啊，方廣部。未曾有：他這個未曾有。前邊這是十一部了。再加上論議共成十二部：這十二部經。

所以這個這一部《華嚴經》有多少部呢？有多少種類呢？有多少品呢？有多少會呢？這後邊呢，都有詳細的說明。這是第七。

第八門是「傳譯感通」：傳，就是由印度傳到中國，現在由中國又傳到美國，將來從美國又傳到印度去。為什麼呢？一定要到美國這個印度啊，它才，現在才會對這佛法再重視。因為現在在印度啊，佛法都不興了，為什麼不興呢？我給你們講講這個道理。

因為當時印度一些個高僧啊，一些個祖師都跑到中國去了；跑到中國去了，所以印度沒有祖師了。那一些剩在印度不跑出那些和尚，那些個比丘、沙門呢，都是沒有什麼本事的，都不會飛，不像達摩祖師，啊，折蘆渡江！用一個蘆葉就把那個，在長江南邊就渡到北邊去了，沒有這個本事。所以沒有這個本事啊，多數都是好吃，又是很懶的，一天到晚就想著睡覺。所以印度這一些個老百姓一看，哦，這個佛教就是這樣子！

所以印度一般老百姓，以前信佛的也退心了，一看，哎！這個出家人都不修

行，這簡直沒有什麼意思！佛教沒什麼不得了的，哎！這麼樣子，哦，於是乎，一個人不信，就傳到十個人不信；十個人不信，就一百個人不信；一百個人就傳一千個；一千個傳一萬，萬萬萬萬；喔！都不信了；就因為這種因緣呢，令這個給這個眾生啊，印象不好，所以這個眾生就不信佛了。

那麼中國怎麼佛教又興盛呢？就因為這些個祖師到了中國，啊！又聰明，又有智慧，又有神通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看著，是很信仰的，很信仰。於是乎啊，這個大乘的佛教在中國就盛行起來。你們現在明白嗎！一樣的道理，好像你這個信天主教，天主教辦個學校，這些個神父、牧師啊，啊，做事做的很好，做的又認真呢，說話又有道理，哦，這些個學生一聽，這個天主教不錯，哎，信天主教，領洗去！就是這個道理。就是影響力影響的，當時啊，那個人的環境，和這個這種因緣影響他，他就信了。

你要是，啊，令人印象不好，他就不信了。所以印度現在佛教不盛行，就因為這些個有能力、有道德、有學問、有神通的這些個祖師啊，都跑到中國去了；啊，你看，所以印度的大乘佛教現在沒有了。印度現在只有什麼呢？只有這個婆羅門教，只有瑜伽，講這些個皮毛的事情，他們有。真正的那些個不可思議的道理，不可思議境界，完全他們沒有了；不單沒有，他們也不相信了。這就是啊，一種因緣呢，和環境造成的這樣子。

所以我說，等這個佛法傳到美國，美國，又會傳回去印度，它這也是一個輪迴的嘛！美國傳到傳給英國、法國、德國，然後又跑回去印度了。印度人說，喔，這個佛教這麼好啊！啊，他們才又信了；這是輪迴的，來回輪流轉，**什麼都是有這個輪迴性的。**

那麼所以呢，這個**譯**，就是翻譯。以前這個佛經是梵文，翻譯成中文，啊，現在又翻譯成英文，這叫**譯**，翻譯。**感**，感就是一種感應，一種靈感，啊，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這種境界。**通**，啊，本來呀，好像這個印度這些個法師到中國，有的也不懂中國話的；啊，但是他有一種感通，啊，彼此啊，心心相印，就不說話，也已經就明白了。

好像這個，這一句梵語不知道怎麼翻譯成中文才好，啊，這個中國人很聰明的，就說，哦，大約是這個翻譯，這是應該怎麼怎麼樣翻譯。那麼這個印度人也不懂中國話，他說，一聽，咦，這很妙的，是這麼回事，啊，用這個句了！就這麼樣子，就是這麼樣子，這傳譯。有很多困難的問題，都是啊，不困難就解決了，把這困難的問題都能解決，這叫傳譯感通，這第八。

這個翻譯經典呢，有的時候，這個人若是誠心到極處，就不明白的這個道理

也會明白，不會翻譯的也會翻譯，並且還有種種的靈感。就好像玄奘法師，從印度啊，請回這個六百卷大般若經；翻譯這六百卷大般若經的時候，在這一年的時間裏邊，這個桃花開了六度，開了六次。你們各位想一想，就用科學的方法來呀，給這個桃樹打個藥針呢，或者上上一點肥料啊，也不會在一年的期間呢，開了六次花。這花開了，又落了；落了，然後過了半個月又開了；開，又落，落，過半個月，或者一個月又開了；在這一年的期間，桃花開了六次，這就是表示這大般若經啊，這種啊，六度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那麼說我們這翻譯這麼久的經典，也沒有見到什麼靈感，嘿，靈感很多，你們不過不覺得。三藩市沒有地震，這就是你們翻譯經典的功德。你們在這翻譯經典，把這個地神呢，他要保護這塊土地，說不能叫這些個法師啊，翻譯經典的人呢，掉到海裏去；不要動，這個地方要這個比這個鐵，比這個金剛都要堅固的，暫時不能動，等翻譯完了經典再說。啊，所以你們這種感應，你們不過你看不見，你不知道？我對你們講，你還不相信，所以我也不願意講這個道理。不過今天呢，遇著這個傳譯感通這個題目，那麼略略說一說，也是你信不信就隨你便。

02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教起因緣

明天有人皈依。今天我這個老朋友要求要皈依，問我可不可以？那一定可以的，並沒有不可以的；為什麼呢？就因為有緣。說在紐約這麼遠跑來了，要學佛法，然後把佛法學明白一點，又要皈依三寶，怎麼可以拒絕呢？啊，那要拒絕，連人情、道德、道理一點都沒有了，所以我就也不加思索，不要想，說可以。那麼在明天呢，本來說三點鐘，我想啊，四點鐘好一點，或者甚至於四點半，明天取消這個做工的時間，就來舉行打皈依，舉行這個皈依這個典禮，和受五戒、受八戒、受十戒、受菩薩戒，明天呢，都可以受。

有人願意出家的呢，男人呢，女人都可以受沙彌戒。那麼願意不出家的，都可以受菩薩戒，五戒，或者八戒，這是啊，大開方便門。因為啊，這個在美國這佛教現在要開花了，這花開的接接連連不會斷了。所以明天呢，這是六月初十，六月初十啊，你們記得這是六十、六十，一定是都會成功的。這個六，六月就是六度；十呢，就是萬行；十變百、百變千、千就變萬；所以這六度萬行，你們要記得啊！

十門裏邊第九門，是「總釋經題」：這個總啊，就把它總起來，解釋這個經的題目。

第十呢，就是特別的解釋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這個經文。

這個十門呢，是賢首教啊，講經的一種方式。所以你到其它地方聽經，你若聽他講五重玄義，他就是用天臺教啊，來講這個經；若用十門分別，這就是依照啊，賢首教，就是五教，來呀，講這個經。這是啊，這個十門的分別。

那麼下邊呢，就講這個因緣，教起因緣。

初因緣者。夫聖人設教，必有由致。若須彌巨海，大因方為搖動；今搖如來融金之德山，動深廣之智海，非小緣矣。故下經云：「非以一緣，非以一事，如來出現而得成就」，出現本為大華嚴故。

這一段文，這是清涼國師啊，他說這個因緣；這是啊，大概說這個因緣，沒有詳細說。所以他說啊，「初因緣者」：在最初啊，這十門裏邊講這個教起因緣。什麼因緣呢，「夫聖人設教啊」：他說這個聖人，也就是佛！啊，設立啊，這種宗教，「必有由致」：他一定有個理由，有個道理，啊，才能啊，成立這種的宗教。

就好像啊，這個「須彌巨海，大因方為搖動」：好像那個須彌山，和那個大海，一定有啊，這種最大的力量，最大的神通這種因緣，方為搖動，才能啊，把這個須彌山搖動，能把這個巨海也搖動。「今搖如來融金之德山」：現在呀，想要搖動佛，這種啊，能融金，和金呢，融合到一起；之德山，這種道德的山。「動深廣之智海」：搖動啊，如來這個深廣之智海，「非小緣矣」：這個不是一種小因小緣，不是小的因緣。

「故下經云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經裏邊說，下經云，就是啊，在這個經的裏邊說。「非以一緣，非以一事」：不是以一種的緣，也不是因為一種的事，「如來出現」：這個如來呀，佛到這個世界上來，「而得成就」：不是因為一種的事情，一種的緣，佛出世啊，成就佛出世這種的因緣，不是的。

「出現本為大華嚴故」：這佛出現呢，就是為的這個大華嚴，說大華嚴經，才出現於世。所以呀，這個因緣是特別大的。你們想一想，若不是大因緣，為什麼要把這個華嚴經啊，藏到這個龍宮裏，六百年之後，啊，才傳到人間來？所以這種的因緣，都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一種境界。

先因後緣，各開十義，以顯無盡。

現在先講這個因，然後再講這個緣。這個因，有十種因；緣，也有十種的緣。為什麼講十種呢？那麼不講十一種，也不講九種呢？因為這「十」啊，是數

目的一個總數，啊，容易記，也容易算。所以在西方叫一萬，一萬叫ten，thousand，這也就是啊，用這個「十」。

這個十，就是十十無盡，沒有窮盡。十，一個變十；那麼在十個之中，每一個又變十，這就變成百了；在每一個再變成十，這就是千，這無盡無盡的，表示這一種無盡的道理。所以呀，用這個十，來呀，做一個表法，顯出來呀，這無盡的道理。

因十義者：一、法應爾故；二、酬宿因故；三、順機感故；四、為教本故，五、顯果德故；

「因十義者」：在這個先講這個因，這十種義的道理是什麼呢？「一、法應爾故」：這個法呀，就是這樣子；應爾啊，就是這樣子。什麼樣子呢？就世啊，這個有因緣的，就是這個法這個第一個因緣，這就法應爾故。

第二呢，「酬宿因故」：第二種因緣，就是啊，想說華嚴經這種因緣呢，是佛呀，由一發心修行，就發願了，說，將來我說一部經啊，是最不可思議的這種境界。在因地呀，就有這種的因了，所以酬宿因故；酬啊，就是酬答；就是以往在因裏呀，發這種的願，所以現在呀，說這種大經。

這個法應爾呢，也就是啊，一切諸佛成佛了，必須要先說《華嚴經》。佛佛道同，佛啊，都是一個樣的，哪一位佛成佛，都是先講《華嚴經》，啊，不能講旁的經，所以這叫法應爾故。也就是啊，啊，這個佛法呀，都是在這《華嚴經》裏邊；這《華嚴經》，就是法的樣子，那個法的本體的樣子。那麼法本來就是這樣子，是從宿世啊，發願而成就的。

「三、順機感故」：順，就是隨順；機，機就是啊，這種眾生所應度的眾生，所應教化的這個眾生，這叫機；感呢，就是感應道交。由這種機，就說這種法，這叫機感。有這種的法，就度這種的機，這也是機感。什麼法呢？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所說的這不可思議的妙法。度這個一切大根大器的這個眾生，啊，這叫機感，機感故。

「四、為教本故」：第四種的因緣，這個因，不是緣，第四種的因，就是為這個最上乘的，這一乘，這個實教的根本，唯它根本的緣故。

「第五、是顯果德故」：它啊，表現出來啊，這果上的德。果上德，什麼呢？就是成佛的德性。因為這《華嚴經》，才能把這個佛的境界，這種的果德顯現出來。

那麼今天他們有受菩薩戒的，有受八戒的；這個受戒，佛教最要緊的。「眾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」。所以呀，你們各位有誰能受戒，又能守戒，那是最好的，那是一定會開大智慧，一定啊，會得到佛教的好處的。那麼有的皈依的，皈依之後，這是不墮落三惡道，這也要往前精進。

這個樹木啊，是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長大的；人，這個學佛法也是這樣子；一天你不覺得往前長，啊，它增加了很多。那麼大家都要特別發菩提心，向前呢，勇猛精進。

六、彰地位故；七、說勝行故；八、示真法故；九、開因性故；十、利今後故。

在這個第六的因、是「彰地位故」：彰啊，他所證的這種果位，是證的什麼果位，要啊，把它彰顯出來。「第七、說勝行故」：第七種的因，就是啊，要說一說這種殊勝的行門。「第八種、示真法故」：這種因呢，就是指示出來呀，這個真實的妙法的緣故。

「第九、開因性故」：這一切眾生都有成佛之因，所以呀，沒有開開他不知道，那麼現在開開所有眾生的成佛的這種的因。「第十、就是利今後故」：利益呀，現在到將來這一切的眾生，這叫利今後故。當時清涼國師所說的「今」，啊，就是唐朝的時候；「後」，就是我們現在啊，這個時候，所以呀，這叫利今後故。

什麼是勝行？修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、妙覺的行門，才能得到妙位。什麼是真實的妙法？就是理事無礙法，事事無礙法。

言法爾者，夫王道坦坦，千古同規；一乘玄門，諸佛齊證。故一切佛，法爾皆於無盡世界，常轉如是無盡法輪，令諸眾生返本還源；窮未來際，無有休息。

那麼這個第一個因呢，是說這個法呀，這應當這樣子；那麼現在的解釋啊，為什麼法就應該這樣子，啊，這種因？「夫王道坦坦，千古同規」：這個規字呢，也可以用那個車字邊，加一個九字，那個軌字。用這個規矩的規呀，也可以；用那個車字加個九字，那個軌也可以的。

說王道，怎麼叫王道呢？王，就是先王之道。先王，是說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個王；堯帝、舜帝、夏禹王、商湯王、周文王、這都是王。這個王所

留下的這種王道，就是王於天下的這種道；王於天下的這種道啊，坦坦，坦呢，就是平坦的意思；啊，這種道路啊，是平坦而又平坦的。

千古同規，千古，言其呀，時間的久，時間的長遠。這個很長遠的時間，都是依照著這個規矩去做去；或者依照這個規則去行去，這叫千古同規。

「一乘玄門」：這個《華嚴經》呢，就叫一乘玄門，玄妙之門。「諸佛齊證啊」：這所有的十方諸佛呀，都證得這種的不可思議的境界；證得這種境界，所以呀，叫齊證，十方三世諸佛呀，同證此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「故一切佛」：所以，啊，這十方三世的一切佛，「法爾皆於無盡世界」：他就是這樣子，法爾啊，就是這樣子，就是照這樣子；那麼他們，呢都在這個依無盡無盡這麼多的世界，「常轉」：常常的轉大法輪，轉這個重重無盡這《華嚴經》這個道理，啊，《華嚴經》這種啊，法輪，常轉如是無盡法輪。

那麼他常轉這法輪做什麼呢？令一切眾生啊，啊，他使令啊，這十方三世所有的這一切的眾生，做什麼呢？「返本還源」：都啊，得到這個本來的面目。返本，就是啊，返回來到他這個本來的面目這種的地位上；還源，還回來到他自己這個本源。他自己這個本源，也就是諸佛的本源；諸佛的本源，也就是眾生自己自性的本源，所以呀，這叫返本還源。

「窮未來際呀」：窮，就是窮盡了，窮盡未來的這種邊際，做什麼呢？「無有休息」：常常啊，轉這個無盡的法輪呢，而不休息。所以呀，這叫法爾，應法爾的故，這是第一的因的這個理由。

故於不思議品中，明一切諸佛，能於一身化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頭。一一頭化爾所舌，一一舌出爾所音聲；乃至文字句義，一一充滿一切法界，無有窮盡。

這一段文是在這個《華嚴經》的不思議品裏邊，就說明啊，這個諸佛教化眾生這種不可思議的境界沒有窮盡，也是啊，說明這個「法爾」啊，這個意思。

故〈不思議品〉中：所以在這個《華嚴經》的不思議品裏邊說，它那個文中啊，明明白白的指示出來啊，這一切諸佛，十方三世這一切的諸佛，這種啊，不可思議的境界。這個諸佛呀，他能啊，在這個一個佛身上，就能化現出來呀，不可說不可說；不可說，就是啊，說不盡，說不明白了，也沒有法子啊，能把它說明白！為什麼呢？這個數目太多了。

「佛刹」：不可說不可說這麼多的佛刹，「微塵數頭」：好像微塵那麼多的頭；這個頭，也就是身，也就是身體，微塵數那麼多的身體，所以呀，說微塵數頭。「一一頭」：在每一個頭啊，每一個佛身，又化出來「爾所舌」：就好像啊，這個微塵呢，這麼多的數目，這麼多的舌，舌頭；這舌頭，是說法的，「出廣長舌相」。

所以說，「一一舌出爾所音聲」：爾所，就是好像這個上邊說那個佛刹微塵數頭那麼多的聲音，那麼多的音聲。「乃至」：乃至啊，是超略詞，其中啊，又包括很多的這個音聲啊，和這個頭啊，舌啊，乃至。「文字」：就是啊，這所有的文字；「句義」：啊，這個每一句的意思、義理，這個句義。

「一一充滿一切法界」：這文字啊，和句義，都充滿呢，這一切法界，「無有窮盡」：沒有窮盡。啊，因為什麼沒有窮盡呢？就因為諸佛啊，他不休息，所以這個法呀，越說越多，越多越說，啊，就說的重重無盡，到這個充滿法界，充滿一切法界，不是單單我們這一個法界，充滿一切的法界，無有窮盡，也啊，沒有窮盡的時候。

斯則處以毛端，橫該法界；時以剎那，豎窮劫海。處則頓起，時則常起，不待別因。

「斯則」：就是啊，像前邊所說這個道理，所以現在以這個「處」來說，「以毛端」：在這個毛的頭上，汗毛的頭上，「橫該法界」：就在以這個一條汗毛的頭上啊，就可以有法界那麼大，按這個處來講。若按這個時候來講，「時以剎那」：這個時候啊，就用這個一剎那，在這一剎那裏頭，有九十番的生死。那麼這個剎那，很短的時間。時以剎那，用這個剎那這麼短的時間，「豎窮劫海」：若往豎著來說，可以窮盡呢，無量劫無量劫那麼多的劫海；這個劫太多了，就好像海似的。

「處以頓起」：這個處啊，以頓起，怎麼叫頓起呢？這個法界一齊呀，生起來，這叫頓起，法界同時啊，都現出來，現出這個無量那麼多的法界，這叫頓起。好像啊，那個月露啊，百川一樣，那個月光啊，到這個所有的水池裏去啊，同時啊，現出這個月亮；這個月，啊，也沒有先，也沒有後，在每一個水池都現出來；這法界齊起也就是這樣子，好像那個水裏現月似的，這個這種的境界就叫頓起。

怎麼叫常起呢？常起，這個常啊，是常常的常；跟那個用那個長短的長，長時不斷，這叫長，很長的時間也不斷呢，他繼續不斷的，這叫一個長；沒有暫時呢，間斷，就沒有這麼一剎那的時間呢，間斷了，所以這叫長。所以這

豎窮橫徧，「豎窮三際，橫徧十方」，三際，就是過去際、現在際、未來際，橫徧十方，所以呀，這豎窮橫徧，頓起，這個常起。那麼這個頓起，「處」，這是說這個頓起；「時呢」，就說這銘常起；「不待別因」：不要等著，不要用其它的這種因來表明它。

但隨見聞，說有初成、九會之別。諸慈悲者，於無盡中，略此流傳。

我現在講這個《華嚴經》的〈玄談〉，也沒有帶這個經的本子來，就這麼念呢，有的時候或者會唸錯，有的時候或者會記錯；有的時候啊，也沒有念錯、也沒有記錯，或者會忘了。所以呢，若是忘的時候，那麼念的不對了，那麼誰知道對的時候可以告訴我一聲，因為我這沒有本子，我若有這個本子可以照著本子看呢，就不會錯了，咦，也有的時候會念錯的，明明知道不是這個字，啊，就念成另外一個字去，有的時候是這樣子。

「但隨見聞」：這還是說這個因呢，但隨見聞；「說有初成、九會之別」：隨著這個眾生的見聞，眾生所見，眾生所聞，那麼所以呀，才說有初成的正覺的時候，在菩提場說這個《華嚴經》；第九會呀，最後在這個逝多林說這《華嚴經》。

本來沒有初、後，啊，在這個時間，和空間上，《華嚴經》這種境界是沒有始，沒有終的；沒有初，沒有最後的；它初，可以把它搬到後邊去；後邊，又可以搬到前邊；那麼這種境界就是令人不明白。為什麼要令人不明白呢？要明白就不妙了；就不明白呀，就才是顯出來這種的重重無盡，妙不可言的境界。但是現在隨著眾生的見聞，所以才說有初、有後；有這個初成道，和第九會這種分別；這都是在眾生啊，的分別心上說的。

「諸慈悲者」：諸慈悲者是誰呢？啊，也就是諸佛，所以叫諸慈悲者。諸佛的慈悲，所以呀，才說出沒有法子可以說得出來這種妙法，那麼想一個方法，把它說出來。「於無盡中」：在這個重重無盡呢，重重重重啊，這種境界裏邊，「略此流傳」：略啊，就是簡略，少少的說一點，說啊，這一部《華嚴經》，略略的說，說一說這個不可思議的這種道理；流，就是流通，流通於世，傳遍呢，這個人間，這是略此流傳。

令尋於此，見無邊法；如觀牖隙，見無際空。而此時處，即同無盡；以一處即一切處，一時即一切時故。

我方才說這個前邊，可以搬到後邊去；後邊，又可以搬到前邊來；啊，有人呢，就說這個是辦不到的事情，我現在就給你說一個辦得到比喻。我們現在

看戲去，都是看的古戲，這古戲呀，我們現在怎麼能看見呢？古來這個人所行、所做、所言的，啊，幾百年以前的事情，我們現在看見，啊，那時候人穿的衣服是什麼樣子，啊，用的東西是什麼樣子，啊，一切一切，我們現在都看見；這豈不是把後邊的搬到前邊來了！那麼，前邊怎麼又可以搬到後邊去？啊，我們現在，在這個未來呀，太空時代，可以到月球去，可以到星球去；我們現在呀，這個人就有這種幻想，說未來呀，是什麼樣子！

現在有這個電視啊，又是這個無線電呢，將來的科學進步啊，甚至於啊，離著一萬里，兩個人呢，就可以對面講話，也不用打電報，也不用這個打電話，就可以互相談話；在這個幾萬里呀，就好像對面這麼樣子，啊，有這種的發展；這豈不是把這個沒來的又搬到後邊去了！前邊可以放到後邊，後邊放到前邊；就好像演電影，這個果威說那個膠片，啊，那個膠片裏邊也有動有靜；那麼本來它是靜的，你沒有放出來，啊，誰也不知道那個膠片是什麼？它靜，靜那參禪呢！那個膠片在那參禪，參的什麼禪？你沒人知道。等放出了，哦，是這個，這動了；動了，誰都知道看見，哦，原來它參這種禪的那地方，這都知道了。

現在說啊，「令尋於此」：令啊，就使令，始令啊，你的人呢，找到這個地方，「見無邊法」：你呀，找到哪個地方？找到這《華嚴經》這個地方；見到這無量無邊這麼多的妙法，啊，這麼多的不可思議的境界，見到了，見無邊法。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啊，在「如觀牖隙」：就好像那個窗戶，在窗戶向外看，窗戶窟窿這個地方，向外一看，看，「無際空」：見到所有的空間都看見了。你從那窗戶那個地方雖然是很小，但是看見呢，無際空了，這如觀牖隙，這個戶牖，那個窟窿那個地方往外邊一看，看見無際空了，沒有邊際那麼多的空。

「而此時處」：現在所說這個處，和這個時，為什麼說豎窮橫徧呢？就因為和這個在這個窗戶那個隙間呢，那個有窟窿那地方看這無際空是一樣的，是一樣道理。所以說這個時、處，啊，都是無盡的，「即同無盡」。

「一處即一切處」：妳在這一個地方，就徧滿一切處；「一時即一切時」：沒有過去、沒有現在、沒有未來，啊，這是個整個的，是個全體的。你若明白這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，那麼這你所得到的受用也就不可思議了。

二、酬宿因者。何以法爾如是轉耶？宿因深故。夫根深則果茂，源遠則流長；宿因既深，教起亦大。

這個第二種的因，是「酬宿因者」：就是酬償這個宿世的這種的願因。那麼

「何以法爾如是轉耶」：他怎麼為什麼要這個法像這樣子來轉法輪呢？要說《華嚴經》呢？所以說宿因深故，因為啊，這個宿生的這個因呢，非常之深的緣故。

那麼下邊這一段文就說了，說，「夫」：這個夫啊，就是一個這個文法一個開始的一個筆法，在這，這也是個虛字。說是啊，這個「根深則果茂」：這根若紮的深，那個枝葉啊，和這花果，都會茂盛的，都會茂盛，很新鮮的那個樣子。「源遠則流長」：這個水的源頭，如果若是來了很遠的，它所流的地方，必須啊，也一定是啊，很長的，源遠則流長。「宿因既深」：那麼這個宿世的因呢，既然是這樣深，「教起亦大」：這個教啊，就是這個佛所說的這種教，生起來也一定是啊，大的。

深大云何？我佛世尊，創躡玄蹤，棲神妙寂，

這說「深大云何」：這個說是這個宿因深，這個教也大，這麼樣講呢？為什麼要這樣說呢？「我佛世尊」：這下邊就說了，說因為啊，我釋迦牟尼佛世尊呢！「創躡玄蹤」：創立而跟著，跟著這個，躡，也是隨的意思；就是啊，隨著過去諸佛這種玄蹤，創立呀，而啊，隨著過去的諸佛，這種玄蹤；玄蹤，就是不可思議的這種境界。「棲神妙寂」：棲呀，就是當個住到那個地方，棲止那個地方，就住到啊，這個妙寂上。妙寂呢，也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，妙寂。

悲智雙運，行願齊周。

「悲智雙運」：悲，就是大悲；智，就是大智。以這個大悲心，啊，來教化眾生，令眾生啊，得到大智慧，離苦得樂。那麼又可以說以這個大智慧來教化眾生，以這個大悲心來救度眾生，令眾生啊，都離苦得樂，所以這叫啊，悲智雙運。雙運，就是啊，同時來用這個大悲心，和大智慧來救度眾生。你若單有悲心，沒有智慧，就不會觀機逗教，因人說法，因病與藥，就不會。

啊，為什麼呢？你只有大悲心，但是很愚癡，用的也不當然，因為沒有智慧；你若單有智慧，有大智慧，而沒有大悲心，啊，這也是啊，不能教化眾生。你有智慧，很聰明，啊，你知道啊，這個眾生的苦；但是你不救他，你沒有大悲心，這啊，談不到悲智雙運，悲智並行。既有大悲，又有大智，所以，以大悲來幫助這個大智，以大智又幫助這個大悲，這互相啊，運用，這叫悲智雙運。

「行願齊周」：這是佛呀，在因地裏頭，發的願，來修行；修行啊，也是幫

助這個願，願也是幫助這個修行。你若不發願，啊，單修行，這可以說是盲修，盲修，就沒有眼睛的修行，這個願呢，就好像眼睛似的；你若單有願，你不修行，這就好像一個癱子似的，腿不能走路，這叫癱子。

所以願，是眼睛；修行，就是腿；你有眼睛能看見路了，那個腿呀，就向前去走路去，這修行了。那麼你有願力就是等於有眼睛，你有行力就等於有腿一樣，所以這個行願，是互相幫助的。願必有行，行必有願；你願也大，行也大，這是大願大行，所以才說齊周，行和這個願都圓滿，這叫齊周。

03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

是以妄想弗翦而廓徹性空，靈鑑匪磨而頓朗萬法；乃以無障礙解脫，闡斯妙門。

這「是以」：就是啊，因為這個，所以，「妄想弗翦」：這個妄想，我們人人都有妄想，都要啊，翦除去這個妄想。這個翦，就是用一把剪子把它剪去，也就是啊，把這個妄想斷了它。可是這啊，不用斷妄想，不用啊，斷了；說是這個不用斷，有這個妄想它存在吧！不是的。這個弗翦，就是不剪；不剪，為什麼不剪呢？因為沒有了。你有才需要剪；沒有妄想，所以就不需要剪了。因為這個，所以他妄想也不需要剪了。

什麼原因他沒有妄想了？他就因為願力大，行力大，所以這妄想啊，啊，被這個願力就給趕跑了，被這個行力也給啊，嚇跑了，把這妄想就給嚇跑了，所以不要剪了。「而廓徹性空」：廓徹，這個廓呢，讀個郭字也可以。廓，就是啊，也就是啊，明白的意思，廓徹，就是明白了。

明白什麼呢？明白性空了。明白呀，啊，這個「自性如虛空，真妄在其中；廓徹本來體，一通一切通」，廓徹，是自性如虛空，像虛空一樣。這個在虛空裏頭，你看這個虛空裏頭，也有火、又有水，又有風，啊，虛空裏都有。那麼虛空裏有，還互不相礙；所以說真妄在其中，那個真妄啊，都在自性裏頭。廓徹本來體，你廓徹啊，這個本來自性這個體，一通一切通，你這個一樣通了，樣樣都通了；你一樣開悟了，你呀，所有的事情你都開悟了，所以一通一切通，廓徹性空。

「靈鑑匪磨」：靈鑑呢，這個鑑呢，是個鏡子。可是這個鏡子，啊，不要磨了，磨，就是啊，摩擦它。就好像那個神秀所說的是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啊，時時勤拂拭，休使惹塵埃，啊，那個到那個就叫個靈鑑，也就是啊，這個心。這個心呢，不用再磨了，為什麼呢？不用再磨了呢？已經磨光了，

已經智慧現出來了。

啊，智慧現出來了，什麼原因智慧會現出來？就因為啊，有這個大願大行，這行願齊周的關係；所以呢，啊，這個靈鑑，就是這個心呢，啊，也不必再磨了，也這個心呢，也不必再去修了，他就能明心見性了。明心見性了，所以就說，「而頓朗萬法」：這個萬法呀，哎，頓然間就開朗了，啊，很快的就開朗了，啊，頓朗萬法，也就是啊，明白這個萬法。

把這個萬法呀，唯心，心唯萬法，這是所以呀，「心唯萬法」，那麼這是啊，一本散於萬殊；「萬法唯心」，就是萬殊仍歸一本。也就是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。因為什麼這個有「無量」，有「一」呢？就因為有個數目。若是在那個零(○)字上，沒有數目，啊，你也不知道它多少？它前邊沒有一個「一」字，你就畫那麼一個多少零(○)，你也不知道這是多少了？因為沒有一個表法。所以呀，這叫啊，靈鑑匪磨，這個這種啊，很有靈感的這個鏡子不用磨了，而頓朗萬法，就是頓照這個萬法，萬法皆備於我，都是廣大悉備。

「乃以」：乃以呀，就說乃用這個「無障礙解脫」：用這個不可思議這無障礙的這種法，解脫法，離一切執著，「闡斯妙門」：啊，說啊，闡揚這種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種的玄妙之門，玄妙的這個修行的法門。

宿因雖多，略有二種。

「宿因雖多」：宿世的這種因，是很多很多的。「略有二種」：但是現在把它簡略的舉出兩種，有兩種的這個宿因。第一呢，就是願力，大願力；第二呢，就是大行力。

一者，大願力故。出現相品云：毗盧遮那佛，願力周法界；一切國土中，恒轉無上輪。兜率偈云：如來不出世，亦無有涅槃；以本大願力，示現自在法。諸會佛加，皆言願力；及餘諸文，誠證非一。

這個第一者，就是啊，佛宿世所發的這個願力最大。這願力最大，所以才說呢，宿因很多。在這個《華嚴經》的這個「現相品呢」：裏邊有幾句經文說的很清楚。它說什麼呢？「毗盧遮那佛」：說是啊，這個毗盧遮那佛啊，他「願力是周法界」：他這種願力呀，周徧法界，法界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毗盧遮那佛的願力。「一切國土中」：所有的這法界一切諸佛國土中，「恒轉無上輪呢」：常常的，這恒轉呢，就常常的轉，恆常不變的來轉，轉這個無上的法輪，大轉法輪，轉這個無上的妙法輪這是。

又啊，在兜率這個偈頌裏邊也有個比喻，說了，說，「如來不出世啊」：說佛呀，沒有到世界上來，「亦無有涅槃」：也沒有涅槃；因為他沒有來，所以也沒有去，「不來不去，是名如來嘛」，亦無有涅槃。「以本大願力」：以他本來呀，用他本來這個大願力呀，大的願力，「示現自在法」：他示現呢，這個自在而生，自在而滅；自在來到世界上，自在又滅度，示現自在法。

「諸會佛加」：在啊，所有佛說這個經典呢，這個法會上啊，這個所說的佛加被，佛呀，來加護，這都是啊，「皆言願力呀」：都是說佛是佛啊，過去的願力。「及餘諸文」：和其它的這一切的這個經文呢，「誠證非一」：這誠然呢，有證據啊，不是就有一種的這個證明，很多種的這種的證明。

二者，昔行力故。謂無量劫依願起行，行成得果，方能頓演故。主山神偈云：往修勝行無有邊，今獲神通亦無量；法門廣闢如塵數，悉使眾生深悟喜。

在這個宿因呢，第一是願，第二啊，就是這個行。這個行啊，是由以前所修行的行門，所以呀，說是「昔」：昔，就是以前的，就是啊，或者在今生的前生，或者在前生的前生；或者在這個劫，或者在以前那個劫，或者在無量劫。所以呀，「謂無量劫來」：從無量劫啊，到現在；到現在呀，他「依願起行」：就是啊，根據他所發的願來；這個依願呢，就是靠著，依靠著他的願力。昨天沒有講嗎！這個願力就像眼睛似的，他有眼睛才能走路；所以呀，必須要啊，藉著這個眼睛，藉著這個願力，啊，才能修行。

為什麼我們這每年呢，到釋迦牟尼佛成佛那一天，我們大家都要發願！這個就是啊，要發願你才能修行。你要發願，譬如我發願生生世世要出家！那麼出家的的工作要幹什麼呢？啊，就要弘揚佛法。我這個願力啊，是出家，然後就要弘揚佛法；啊，把這個佛法弘揚到啊，每一個國家去，甚至於啊，每一粒微塵裏去；叫那一粒微塵裏邊呢，那些個眾生，也都啊，明白佛法。那一粒微塵裏邊呢，就有無量眾生在裏邊，那麼所以呀，要發這個願。

諸佛菩薩過去，都是啊，發大願力，藉著這個願力就要來修行了；「依願起行」，這生起這行門。那麼又有的人發願，說啊，我願生生世世弘揚佛法，啊，講經說法，啊，那也是願呢，但是，你要發願先出家，才可以的；你若不出家，弘揚佛法，這在家也可以弘揚佛法，不過這個就差一點；所以呀，這個你不要以為出家這是一個容易的事情！「莫道出家容易得呀」，你不要以為你出家這容易，說我這很容易就受了沙彌戒了！你知道你以前受過多少的這個困難呢？受過多少啊，這種的磨難呢？「皆因屢世種菩提呀」：你在呀，往昔生生世世都發菩提心，種這個菩提種子。

那麼尤其在這個西方這才能出家的，那麼這都是啊，你們以前發的願呢，不要忘了你們的願呢！你是，哎，要先在這受沙彌戒，然後去求比丘戒、受菩薩戒；你受了這個比丘菩薩戒，回來就要行菩薩道利益眾生。因為在這個國家人是很多，但是修道的人是很少，啊，猶如「龜毛兔角」，像那個烏龜呀，身上長毛了似的；又像那個兔子啊，頭上長犄角似的；你說，這是不是很少的呢？那麼很少的，你要做的好好的，將來就多了。那麼這要發願的，這都是願，依願起行啊，我這麼教你們，你們要不發願，也沒有用的；要發願，才起行了。

「行成就得果」：你修行成了就得果了；得果的時候你都不知道，咦！我怎麼就得到果呢？你自己都不知道，就得到了，哎，不知道怎麼得的？我是昨天修行的？是前天修行的？啊，是今天修行的？啊，修行怎麼現在這樣子了？啊！以前不知道鼻子孔是衝下，是衝上？現在明白了！啊，那麼這叫啊，行成得果了。

「方能頓演故」：方能，就是才能夠；頓演，頓演呢，就是即刻演說這個《大華嚴經》，這個頓演就是頓演《大華嚴經》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要是，不是在以前發願修行啊，那沒有法子成佛的，也沒有法子可以講說這個大華嚴經的。所以呀，這才叫頓演故，頓說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。

「主山神偈云」：在本經〈世主妙嚴品〉裏，這個主山神的這個神呢，他說了一個偈頌讚歎釋迦牟尼佛，讚歎釋迦牟尼佛他怎麼說呢？他說，啊，這個世尊呢，這是往昔呀，以前所修的種種的勝行，啊，無有邊，這種勝行啊，無量無邊的，數不盡那麼的多，所以叫無有邊，不知道有多少，修了多少這個勝行？

所以我們修行兩天半，啊，或者學了兩年佛法，說，咦，我怎麼還沒成佛呢？哈哈！成佛就這麼容易！成佛要這麼容易啊，那人人都早成佛了，你早就落到後邊；就因為啊，不容易，所以現在你跑到頭裏來，跑到一切人頭裏來；你自己要真正的明白，那麼無有邊，所修的勝行沒有邊際。

好像，就好像你讀經似的，讀了《楞嚴經》，又要讀《金剛經》，又要讀《法華經》，又要讀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啊，這麼多，怎麼樣讀法呢？你一點一點讀嘛，慢慢的讀嘛，能讀的多少就是多少，你不要怕它多；這個多啊，你天天讀，讀來讀去，它就變成少了。你若一看這麼多啊，啊，我不讀了！那永遠都不會的，永遠都不會這個得到的。

又好像你拜經，一個字，拜一拜；一個字，拜一拜；拜經，啊，要在什麼時候能拜完？你為什麼要拜完呢？就是拜嘛！拜完它做什麼？拜完了，你還有工作了？你還能修行嗎？這就是修行嘛！

這個修行你不能說，我什麼時候修行完了？什麼時候修行完了？修行完的時候，就修行完了嘛，你問它幹什麼？啊，這一問，就是打妄想；一想說，什麼時候拜完，這妄想出來了嘛！唉，這個很難拜！哦，誰叫你拜來著？說，我聽法師講經，說拜經好；那你知道拜經好，為什麼又說是難呢？那好，就要不怕難；你怕難，就沒有好。

說是拜經消罪業，拜懺呢，你們現在今年拜大悲懺，今年呢，啊，你們參加暑假班這些個人，真是幸運到極點了，啊，真是幸運到極點了。為什麼呢？天天能拜大悲懺，這個大悲懺呢，你若有誠心呢，喔！那可以開你的大智慧，消除你的種種的災難，種種的業障。這拜大悲懺呢，這是很稀有的一個法，啊，一種法。你看，以前智者大師，聽說有一部《楞嚴經》，他就啊，對著西邊呢，拜這個《楞嚴經》，拜了十八年，他也沒有看見這個《楞嚴經》一個字，你說那難不難？就是對著西方來拜，拜了十八年，智者大師，創天臺教那位祖師。

那麼依願起行，行成就得果，方能頓演故，這個主山神說的這個偈頌啊，是真說的很好的，讚歎釋迦牟尼佛，也是讚歎你我現在的佛；你我現在若發這種無量心，修這種無量行，也就是讚歎你我呢！哎，你不要以為，哦，那不關我的事，我這個主山神他也不認識我，哈，他早就認識你了，他要不認識你，怎麼會說這首偈頌呢？你想一想看，這首偈頌就是給你說的嘛！

啊，「今獲神通亦無量」：現在得到神通啊，也無量無邊的。所以呀，啊，「法門廣闢」：廣多的開闢，開闢這個法門，像什麼呢？「如塵數」：像微塵那麼多的數，那麼多的法門，啊，不止八萬四千法門，啊，這個像微塵那麼多法門。做怎麼樣呢？每一個法門，都是啊，「悉使」：完全的使令眾生「深悟喜」：深深的開悟，深深的歡喜；深深的歡喜，就是皆大歡喜，就是啊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眾生都歡喜了。好像我同你們講笑話，你們都哈哈大笑一樣的！

三、順機感者，謂昔因法爾。雖能常徧，約可流傳，皆由機感；離機說法，無所用故。其猶上有白日，下資澄潭；潭清影現，機感應生。

這第三個因呢，是說的機感，順機感故。什麼叫順機感呢？下邊就解釋了。說是啊，「謂昔因法爾」：以前呢，所說的那個法爾，法就是這樣子。啊，

「雖能常徧」：雖然呢，說這個也可以常，也可以徧。「約可流傳」：要是約的，約可流傳這一方面講，「皆由機感」：必須要藉著這個機感，啊，才能啊，有所成就。

「離機說法」：若是說法沒有機，就沒有人聽；這個機呢，就是這個聽法的眾生，這叫機；感呢，就是一種感應道交。你這一說，啊，這個聽法的就來了。好像我們現在講華嚴經，啊，講這個玄談，每天有這麼多的人來聽這個法，這就叫感。所以在我講經的時候，人多也一樣講，人少也一樣講；這個感的多，就多一點人來；感的少，就少一點人來。我們這個地方是預備的很大的現在，那麼有幾百人聽都可以有地方，啊，這就叫機感。離機，沒有人聽法，沒有人，我來講這個華嚴經，沒有人來聽，這叫離機說法，離開呀，這個聽眾來說法。

那給誰聽呢？說是，我聽法師你以前講，說是給這個桌子聽，給這個板凳聽，啊，那他們也都是無情聽法嗎？不錯，無情聽法，那個有情啊，更要聽法。無情聽法，它聽了要幾個大劫以後才能啊，發生出來作用；那麼有情聽法呢，現在已經都發生作用了。啊，這個無情聽法，它菩提種子種下去，要很慢很慢的生出來；這有情的聽法呢，很快就發菩提心；所以這是有一點不同的。那麼這離機說法，「無所用故」：沒有什麼用了。

這個像什麼樣子呢？「其猶上有白日」：上邊呢，有個太陽，白天有太陽，「下資澄潭」：上邊因為有個太陽啊，下邊有這個資助，幫助啊，這個澄潭，令這個水呀，都清了，澄清了，這個潭水澄清了。啊，「潭清影現，機感應生」：這個潭呢，水清了，你呀，有個人到那個水旁邊也現出個人影來；有一個佛到那個水旁邊現出佛影來；啊，有菩薩也現個菩薩；有個鬼就現出鬼影來。現出鬼影，不單現一個現了很多，鬼影幢幢，啊，鬼影幢幢。那麼為什麼呢？就因為這個水清了，潭水清，所以這叫機感應生，這個機感呢，就應該生出來了。

故兜率偈云：見佛亦復然，必假眾善業；十方諸佛告功德林言：及諸菩薩眾善根力故；解脫月云：此眾無諸垢，志解悉明潔，等；皆是機感。

這個前邊說這個上有白日，下資澄潭，潭清影現，機感應生，這叫啊，感應，就是感應道交。那麼現在說這個，所以說啊，所以這個「兜率偈云」：在這個兜率品呢，有這個偈頌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，「見佛亦復然，必假眾善業」：說見佛的這種因緣，這種因，也像這個似的，也要啊，有機感，有這種因緣，才能啊，見到佛！啊，有什麼因呢？要有善因。你若沒有善因，就見不著佛，也聞不著法，也看不見僧；你因為有善因，所以呀，可以見佛，

可以聞法，可以呀，遇著僧人。

那麼「十方諸佛」：這個十方諸佛，「告功德林言」：告訴啊，這個功德林菩薩，就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，「及諸菩薩眾善根力故」：你不單見到佛要有這個善因，就見菩薩也要有善因；你若沒有善因，啊，不單見不著佛，就連菩薩也看不見。

在這個解脫月菩薩又說了，說什麼呢？他說，「此眾無諸垢」：說現在在這個法會的大眾啊，沒有一切的諸垢。垢呢，就是塵垢，就是染污。沒有啊，一切的染污，那麼這是什麼呢？都是清淨的。所以才說，「志解悉明潔」：志，就是他的這種心志；解，就是他所明白的。悉明潔，他啊，啊，都完全呢，是聰明而清潔的。就是這所有的這一些個機呀，都是將要成熟了；這個機若成熟，所以就有所感了。那麼前邊所說這個「等」：等，就是前邊呢，所說這一些個道理，這都是啊，機感，都是一種啊，感應道交的這種機。

廣顯機感，如第四教所被機中說：然此機感，通於現未。諸會當機，即是現在；今之聞者，是未來機。

這個「機」和「感」要是詳細說呢，很多。在這個「第四教所被機中說」：第四教啊，就是頓教，頓教裏邊呢，所說的這種的機感，所被機中說，就所教化的這些個機緣，這些個眾生，說的比較詳細一點。「然此機感」：然而啊，這個機感，「通於現未」：也通啊，到這個現在，也通於未來，就是這個機感呢，說的現在的機，和未來的機。

什麼叫現在的機呢？就是「諸會當機，即是現在」：諸會當機呀，就是現在的機。這個諸會是什麼時候呢？就是佛所說《華嚴經》那時候。那個時候，叫現在。也就是我們現在的過去了；我們的現在，就是以前的未來；我們的未來呢，又是未來的現在。所以說，諸會當機，即是現在，在佛所說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這個時候，那些個當機眾，啊，就是啊，這一些個法身大士。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妙覺六個位子，啊，這叫啊，當時的當機眾，那麼就是所說的現在。這個現在，是我們的過去的現在，不是我們現在的現在。

「今之聞者」：現在，就是我們這個現在，就是聽見這《華嚴經》了，這是「未來機」；我們是當時的未來。所以呀，佛說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早就知道有我們這一班呢，沒有什麼誠心的人，在這啊，裝模作樣的來呀，學習佛法，聽這個《華嚴經》。但是也有啊，真正想要學習的；那麼有的就隨喜，有的就是學習的。那麼隨喜的，現在的隨喜，也就是將來的學習；我們這個

現在的這些學習的，也就是過去的隨喜。

過去，我們到那看看，到那法會看看是怎麼回事？哦，到那一看，很害怕的，噫，這個佛法不要學了，這太難了，就跑了！跑來跑去，跑不出去法界，於是乎啊，現在就學習了，啊，跑夠了，回來了，回來學習佛法。那麼現在又有到這來隨喜的，到這看一看，看一看，就跑了；等到啊，不知道多長的時間？沒有地方跑了，又跑回來。所以呀，這也是啊，現在隨喜的，也就是未來機；現在學習的，就是現在的機。這也是機感。

四、為教本者，謂非海無以潛流，非本無以垂末。

四、為教本者：這第四種的因呢，就是為教的根本。因為這個教的根本，所以呀，要說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

這又有一個比喻，比喻什麼呢？比喻那個海，所以說，「非海無以潛流」：若不是大海的話，就不能啊，收容四面八方，在啊，上邊流來的水，和在地底下流來的水，啊，所有的水呀，都歸到這海裏，潛流到這海裏。「非本無以垂末」：如果你若不得到這個教的根本呢，就沒有法子知道這個末。也就是啊，由這個漸而頓，這個漸漸的方法，來呀，為這個頓教說的，也就是天臺教所說，「為實施權，開權顯實」，為這個權法呀，啊，為這個實法而說的這個權法；又把這個權法開開了，就把這個實法現出來。

那麼這個本，也就是個實法；末，就是個權法；你若沒有實法，就不能說出來權。所以呀，這非本無以垂末，這個垂，啊，你若沒有個根本，也沒有個末梢，就沒有末梢；根本都沒有，怎麼會有末梢呢？你若沒有這個大海，就不能收容那個細流。

這也就是啊，所有的經典，都好像細流似的，這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就好像大海似的。所以呀，前邊不說，「與眾典為洪源」，眾典，就是一切的經典；為洪源，也大的洪源，大源頭。啊，又說，「攝群經為眷屬」，這也就是啊，這個非海無以潛流這個意思。這為教本呢，就是說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是為的教本。

將欲逐機，漸施末教；先示本法，頓演此經。

「將欲逐機」：這是說釋迦牟尼佛，想要找所教化的這種機，這種眾生。他什麼時候教化的呢？在過去無量劫所教化的這些個眾生；所以呀，「漸施末教」：漸漸的先呢，要漸漸的先說這個末教；可是啊，先說這個末教，就是

啊，這個小教，和始教，終教，也就是在天臺所說那個三藏教，阿含，方等。

在這個時候，就「先示本法」：先的來指示明白這根本的要緊的法；「頓演此經」：所以呀，在很快的時間，來呀，演揚這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

然亦有二：一為開漸之本。出現品云：如日初出，先照高山故。二為攝末之本。如日沒時，還照高山故。

在今天所講這個為教本故，這個為教的本呢，有兩種。第一，就是「開漸之本」：開開呀，這個漸法，而啊，到這個根本上。這個在本經啊，就是大方廣佛華嚴經，出現品裏邊呢，有幾句經文這麼說的，說什麼呢？說呀，如日初出，先照高山故：就好像這個太陽方才出來的時候，它所照的，先照須彌山，其次呢，就照這個鐵圍山，和這個七金山等等，先呢，照這高山。

什麼是高山呢？高山是個譬喻，譬喻啊，這個法身大士，就是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這一些法身大士，這一些個大菩薩這就是。在佛啊，初成道的時候，也就好像啊，太陽啊，方才出來的時候一樣的；所以先照高山，就先呢，為這個諸大菩薩來說法，說《大華嚴經》不可思議的這種的妙法。這是啊，開權顯實，先說這個真實的法，這叫開漸之本。

故的「如第四教所被機中說」，是不是第四門？不錯，在十門分別裡，這是第四門的教所被機，就是此經所被的機。

第二，就是「攝末之本」：由這個小啊，再啊，回到這個大乘上；由這個小乘，啊，聲聞、緣覺，再叫他們同歸於大乘，這叫啊，攝末之本；攝這個小乘，而歸於大乘，啊，這叫攝末之本。

「如日沒時」：就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啊，這個太陽要落了，「還照高山故」：啊，又啊，照到高山上；也就是啊，在這個太陽它的本心，並沒有一個說，我先照這個高山，然後我再照這個平地，啊，沒有這種的分別，就是啊，普照。佛呀，也是這樣子，佛先說大華嚴，教化這些菩薩，他也沒有啊，這種分別心；不過，啊，因為這個菩薩，他有大乘的根性，所以得到這種大乘的妙法。

04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

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故。

這個根本呢，就是譬喻法界。無不從此法界流：所有一切的萬法，都從法界流出來；那麼這叫一能化為無量。「無不還歸此法界」：啊，所謂：無量還歸這個一，這個法界，昨天晚間沒說嗎！法界是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；你往大了說，也沒有再比它大的；往小了說，也沒有再比它小的了。啊，究竟是大、是小呢？也不大、也不小，這叫法界。

這個法界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就是法界；法界也就是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所以呀，一切法沒有不是從這個《華嚴經》流出來，那麼一切法也沒有不是歸回到這《華嚴經》這個法裏邊。所以呀，這是**法界之法**。法界之法，是包羅一切法在這法界裏邊。

所以學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個法，也就是學我們自性裏邊這個法。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個法界之法，沒有離開我們的自性，我們**自性和這個法界是一個的**。

所以呢，在這個我們人學這個佛法呀，必須要來學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因為它是法界之法。啊，你老人也可以學這個法，因為啊，老人，啊，在這世界上時間很少了，應該學這個法界法；因為什麼呢？無不還歸此法界，你要啊，找著這個法界的法。年輕的人也應該學這個法，為什麼呢？無不從此法界流，你呀，應該呀，學這個法，從這個法界流出來。

啊，流出來，你學會這個法了，不孝順父母的人，就知道會孝順父母了；啊，不會利益人的人，也會利益人了。為什麼呢？啊，這行菩薩道，就要自利利他，啊，所以這好處太多了。你想要父母壽命長一點嗎？啊，說我啊，啊，想盡孝道，但是我怕我父親呢，很快就死了，咦，那沒有關係！你就來學《華嚴經》了；來學華嚴經，**華嚴菩薩是滿一切願的**。

你願意你父母壽命長，啊，就遂心滿願！那麼你就多孝順幾年。你願意你父母無災無病，那你就啊，學《華嚴經》，聽華嚴法；聽華嚴法，你明白華嚴的法了，啊，你給你父親、母親也說一點法，令他少生一點煩惱，啊，就少生一點毛病。這個**病啊，就是從煩惱來；沒有煩惱，就沒有病了**。所以你想孝順父母，趕快要學《華嚴經》。

你想要自己前途光明，說我將來啊，啊，希望一切事情都成功，也要學華嚴法，學這個法界之法；你學會了，你做什麼你都會做了；你一會做了，啊，你那個，你無論做什麼工，你那個boss啊，一定很歡喜你的，啊，說他很聰明的，這人做事情啊，很認真的。啊，不像那普通啊，那一種好吃懶做的那種的人，啊，只知道吃好東西，不知道往好了做工作。

那麼你聽《華嚴經》，聽的，啊，把鬍子也剃了，把頭髮也割去囉，那麼也穿的衣服也整齊囉；啊，一般人看，啊，說這是一個最好的青年人，他呀，又不吸毒，啊，又不喝酒，又不抽菸，啊，這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一個青年了！所以呀，將來幫幫他忙，一切的吉祥如意的事情都來了。這就都是從這個聽《華嚴經》這來的，啊，這叫無不從此法界流。亦無不還歸此法界，啊，你學會了這個做人，又學會了做菩薩，啊，將來就作佛了，你看這個利益有多大！

所以呀，你們來聽華嚴法的人呢，都是最好的青年，世界的領袖，將來你們都要領導世界；因為這個世界都壞了嘛！人人都不知道做好事，人人都不知道做好人。啊，你若想做一個好人呢，哎，這發神經！你要是說，啊，你和他們像個醉鬼似的，那麼一天東晃晃，西晃晃這麼樣子，總在這個醉生夢死的裏邊來混光陰，說，哦，這個是他這是很好的，他說你是好的了。

你往好了學，他說你是壞了；你往壞了學，他說你是好了；你說這個世界怎麼搞的？搞出這麼一些個神經病的人！為什麼呢？就因為沒聽《華嚴經》。你若聽了《華嚴經》，把你神經病都給治好了，你看這妙不妙！這是最好的現在的利益。

啊，有的人想要孝順父母，可是啊，「樹欲靜而風不息，子欲養而親不在」，有的人說我想孝順父母，我父親、母親早就死了；好像那個樹啊，想要靜止一點，它不那麼晃，但是啊，很大的風把這個樹啊，都颳的，啊，總是搖搖盪盪的！我現在想要孝順我父親、母親，啊，我父親、母親也不在了，那我就不要學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這個法界之法囉！啊，等我父親活了，我再學囉，啊，這也不必；你父親雖然死了，可是他靈魂呢，還有呢！你學會了這個法，可以度他的靈魂，這也是一樣的。

方才我說孝順父母，希望父母命長啊，啊，就有的人說，哎，這種法在我們西方國家用不著的！我的意思啊，是想我父親、母親快一點死了！為什麼呢？他活著財產總到不了我的手裏；啊，他要死了，這個我就做繼承人了，你看這多好啊！啊，好可是好，不過，但是你將來生小孩子啊，你的小孩子不單要希望你快點死啊，他拿一個槍把你先殺了他！說你是啊，這個財產是搶來的，噢，我現在也要啊，替我爺爺報仇了！一槍就把你斃死了，你說這個有什麼好啊？所以不要存這種思想。

法華亦云：始見我身，聞我所說，即皆信受，入如來慧，此漸本也。次云：除先修習學小乘者，即開漸也。又云：我今亦令得聞是經，入於佛慧，即攝

末歸本也，斯則法華亦指此經以為本矣！

「法華亦云」：在法華經上啊，也說過，說什麼呢？說，「始見我身」：方才呀，看見我身，「聞我所說」：和呀，聽見我所說的法，「即皆信受」：就啊，信受了，哎，就相信了，「入如來慧」：得呀，得到如來的智慧。「此漸本也」：這是說的由漸至本，到那個本，根本法上。

「次云」：其次又說了，說是什麼？啊，「除先修習」：除非呀，在以前學這個小乘的，修習呀，「學小乘者」：學這個小乘的；以前學小乘的，他發願呢，要學小乘的；這啊，就從這根本開呀，漸，就是啊，為實施權。

「又云」：說啊，「我今亦令得聞是經」：聽到這一部啊，《妙法蓮華經》；或者現在啊，聽到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也是一樣的道理。我今亦令得聞是經，聽到是經。「入於佛慧」：得到佛的智慧，入到佛的智慧。這都是啊，「攝末歸本也」：攝這個小乘啊，而歸到大乘上，這都說這。

「斯則法華亦指此經以為本矣」：由前邊這一段文上啊，看來，在這個《妙法蓮華經》上啊，也是說的指出來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是啊，佛法的一個根本。那麼《法華經》是純圓獨妙的；可是《法華經》又讚歎這個《華嚴經》，以《華嚴經》這個法為根本；所以這個教的根本就是《華嚴經》，沒有啊，可疑惑。

五、顯果德者。謂此本法中，顯佛勝德，令諸菩薩信向證故。不識寶玉，不得其用；不知此德，安能仰求。

這個第五個因，是啊，顯示出來啊，這佛的果德。為什麼要顯佛的果德呢？因為這一種的根本的法，就是這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所說這個大法，大的根本法。這是啊，對一切的菩薩所說的，是啊，令這個菩薩生一種信心，生一種啊，向心；向，就是向這個大根本的法上啊，來修行，「證故」：證得這種大果。所謂：「說大法、信大法、修大法、證大果」，證這個圓滿的佛果。

這又舉出一個比喻來，比喻什麼呢？比喻啊，一塊寶玉，這個寶玉啊，你必須要認識它，它才啊，是一塊寶玉；你若不認識它呢，就是一塊石頭，和石頭是一樣的，你不知道啊，它有什麼用途，有什麼好處。怎麼叫寶玉呢？因為它是一塊寶貝，能啊，對人呢，有很多的好處。

這必須要你知道它的好處，你才識得這塊寶玉就是寶；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好處；這必須要你知道它的好處，你才啊，認為這個寶玉是寶了；你若不知道

它好處呢，你就不會認為它是貴重的一種物品。好像鑽石，鑽石啊，認識鑽石的，認為這是值錢的，有價值的一種寶石。不認識的呢，拿它當玻璃，是普通的玻璃，沒有什麼大用；啊，尤其就那麼一塊玻璃，能有什麼用？

這個寶玉啊，有一種潤膚的功能。怎麼叫潤膚呢？它滋潤呢，這個皮膚。你皮膚很乾燥了，你戴上一塊寶玉啊，啊，這個皮膚就不乾了。皮膚啊，或者發癢，你這麼要用手撓它了；你若戴上這麼一塊寶玉啊，啊，它也不癢了。為什麼？它就是寶嘛！你呀，你戴這麼一塊玉，好像這麼一塊玉，要在三樓跌到下邊來，真要是寶玉，這個人跌不壞；這個玉會壞的。這就是啊，這個人戴著這塊玉呀，人不會跌受傷啊，這個玉啊，就替你受傷了，它就爆開了，或者爆四半，或者爆兩半；所以這就能救你這個生命，有一種避邪。

避邪，也是這樣。為什麼它貴重呢，就是啊，你戴到身上，或者跌倒了，或者車撞了，啊，把這塊玉壞了，這個人呢，沒有什麼傷；你就受傷也很輕微的，所以才叫寶。寶就是，所謂寶者，寶貴；寶貴，就是很稀少的，很少的。但是你要認識它，你知道這一塊是寶玉了；也不要這麼它不是寶玉，你若說，哦，我就當它是寶玉了，那也沒有用的。

這個寶玉，尤其越戴著時間久，這愈好的。這個人呢，戴著，啊，它都，你一看它好像有一股油氣，它寶了，透明的，很就像玻璃似的，透明的，很就像玻璃似的，這叫玉。所以女人都歡喜戴這個玉，男人用這個玉鑲一個戒指，那麼戴上了，都是有所保護的，知道它有一種寶，所以呀，人人都要寶貴它。若有這個美玉、好的玉，啊，就把它藏起來，不叫人看見；叫人看見，恐怕人給搶去，給偷去。

現在這個杯，你看這像個玉杯似的。這是現在這會人會造這個東西啊，覺得很普通了；這要在五千年以前有這麼一個杯呀，哦，那是就成了寶了。所以中國在早說有夜光杯，說，**蘭陵美酒鬱金香，玉碗盛來琥珀光；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處是他鄉**？說蘭陵那個地方美酒啊，啊，這個名字叫鬱金香；玉碗，用這個玉碗呢，把它盛起來，有一種琥珀光；什麼琥珀光呢？這個就是琥珀，這琥珀光，啊，好像琥珀似的。

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但使這個主人呢，能把這客，叫他醉了，叫這客人醉了；不知何處是他鄉，也不知道哪個地方是他自己的那個鄉下了！這是一個講法。也不知道哪個地方是，不是他的鄉下了！你看這是一個講法。是他鄉，他鄉啊，不是自己的鄉下，那叫他鄉。又可以說，我現在呀，在他鄉呢，我在旁的地方，但是知道了，還是好像在我自己家裏一個樣，所以不知何處是他鄉？所以這一句啊，你不要把它講明白了，這個就是，為什麼呢？就是

不知嘛！不知，你就不能把它講明白了；你若講明白說知道是他鄉了，那就沒有酒了。為什麼不知道呢？你喝酒喝醉了，所以不知道了？也不知道是 Montana（蒙大拿州），也不知道是三藩市了，因為在醉鄉裏頭呢，就不知道了！

那麼這是寶啊，要講的多是太多講，講不完那麼多；但是你要知道這個寶了，「不識寶玉」：你若認識這個寶玉了，才知道它有什麼用處；你若沒有認識的時候，你不知道這個寶玉有什麼用處。好像，啊，這一個玉碗，你拿它喝酒是很可以的；但是你給小孩子做這個尿盆子了，就小孩子往裏撒尿，往裏屙屎，那就不對了嘛！就是不知道這個寶貝的用處了嘛！那麼一個玉碗，這喝酒的東西，怎麼給小孩子去裝那個大便、小便這是不對的了。為什麼要這樣子？就因為不認識，認為它和普通的碗一樣的。那麼所以呀，這要認識，認識這個寶玉了，你就知道它的用處了，喔！這個玉杯是喝酒的，這個用這個玉杯來喝酒啊，這個酒特別又，啊，名貴，又好了，這是！

「不知此德，安能仰求」：你若是不知道佛的這個果德，這個此德，也就是果德；若識不顯現出來這個果德呀，佛的果德；不知仰求，你就不會啊，知道，安能仰求，就是啊，安能啊，就是怎麼你會知道仰求，仰，就是仰起來；仰起來，是表示在我上邊，不是這麼樣子，這麼樣子這叩頭啊，這五體投地的時候也是求；但是這不是仰求，仰求啊，就表示仰起頭來這麼求，說啊，佛德是這樣子啊！哦，佛德，啊！這麼不可思議啊，這叫仰求。

那麼俯求也可以，不一定要仰求；俯仰之間，俯，就是這樣子，這低著頭來求，這也是求。仰求，為什麼要說仰求呢？就表示這個法它太高了。啊，「仰之彌高」，所以呀，要仰求。我少講這些個成語了，講多了這你們scholar（學者）又要費很多的力量各處找去。用很多時間，用很多時間去找去。

啊，這個講說佛法，很不容易講的，啊，不容易講得對機，就是說了這個法，不是人人呢，都歡喜的。但是今天講這個酒，又有人反對；反對什麼？說是法師！你說法，什麼你不好說，你為什麼單要說酒呢？我受五戒沒有多久啊，啊，我受了五戒，我剛剛把這個酒忘了，今天你這一講啊，我這個酒蟲又跑出來了！這怎麼辦呢？啊，你若不講，我就忘了這個酒；現在一講，哦！這很危險！啊，很危險！你說，這個講啊，我講這個酒啊，你不要當酒來聽，你當水來聽；你說，哦，那就是水，那麼就沒事了嘛！說，這我不能自己騙自己它根本就是酒嘛！我怎麼可以說是水呢？一切唯心造，你拿酒當水，水當酒，調過來就可以了嘛！

啊，再者，只要你會喝，要喝什麼酒呢？喝般若酒，喝大酒，方酒，廣酒，

嘿！你看，這有多妙啊！你這麼樣一喝，那是不單不醉，而且還會覺悟的。所以呀，你會聽，我就講的不對，你覺得也對；你若不會聽，我就講的對，你也認為不對。啊，再者，我再給你呀，想一個方法；最好我這講經你就睡覺；你不聽，也沒有罵你，也沒有罵我；啊，等我講完了，你醒了，啊，講什麼？妙！我，他睡覺，睡覺他醒了，有人問他，有人問他說法師講什麼來著？他說，哦，講的wonderful！講得妙！我告訴你，他睡覺啊，比聽法更妙！有一個人睡覺，他說，哦，法師現在講我呢，那就是覺悟了！

然果德有二：一、依果，謂華藏世界海等；二、正果，如來十身等，此二無礙，以為佛德。

「一依果、華藏世界海等；二正果、如來十身等，此二無礙，以為佛德」：然，是一個轉語詞。前邊盡說這個佛的這果呀，菩薩好來修這個佛果；求這個佛果，證這個佛果。那麼現在啊，又把這個佛的果有幾種，說一說。

現在說，「然果德有二」：這個佛的果德有兩種。第一、是依果，依，依果，也是依報，又叫依果。什麼叫依果呢？就華藏世界海，這個就是說的依果。說我們這個世界，有華藏世界海，這就說的依果德。

二、是正果，就是說的這如來十種的身；十種身前邊已經講過了。此二無礙，這種啊，這兩種依果無礙，是正果無礙，依正二果互相無礙；以為佛德，這是作佛的一個果德。

我們這第一個暑假班呢，就快圓滿了；那麼有的願意繼續參加第二個呢，也歡迎；那麼不願意參加第二個呢，也是歡迎；第二個、第三個若是聽的有覺得這個佛法是不可思議的，那麼應該學多一點，就啊，繼續的參加。若說是我已經學夠了，好像吃飯似的，吃飽了，吃飽了就不要再吃，啊，等餓的時候再吃，這一樣的道理。

那麼現在在美國，我們這中美佛教會，每一天晚間都說法；不單晚間說法，白天也說法。我現在觀察這整個的世界，像我們這這麼樣忙的地方很少很少！方才我說睡覺啊，不是說你們這一些個人睡覺，我是啊，說世界的人都在睡覺！世界人呢，啊，睡覺沒有醒，所以他不知道是妙；你若睡覺睡醒了，才會知道是個妙！不論你知道是妙也是妙，你不知道是妙還是妙；所以這個妙不可言，沒有法子說得出來這個妙！

然依、正無礙，通有六句：一、依內現依，如塵中剎海；二、正內現正，如毛孔現佛；三、正內現依；四、依內現正；五、依內現依正；六、正內現正

依。其文非一。

前邊所講啊，這個佛的果德，顯佛的果德；這果德啊，有依果，有正果，互相無礙。那麼這互相無礙啊，現在把它用這個六句的道理，顯示出來。所以說，「然依、正無礙，通有六句」：來呀，用這很通達的道理，把它說明白了有六句。

第一句，就是「依內現依」：在這個依果裏邊呢，又現出依果，也就是依報啊，又現依報。什麼是依報呢？就是所說的華藏世界海。這華藏世界海呀，是包括這個法界都在裏邊。我們這個世界上，按照《華嚴經》來講，叫啊，「蓮華幢世界」！這個蓮華幢世界有二十重那麼多，我們現在這個娑婆世界呀，這是第十三重的蓮華幢世界。那麼這華藏世界呢，也就是啊，說的這個蓮華幢世界。

這個呢，這叫依報，又叫依果。再往呢，淺顯的來說，所有的山呢，這都是依報；所有的河呀，這都是依報；所有的大地呀，這都是依報；所有我們住的房子啊，都叫依報。我們這個人呢，這叫正報，也叫正果；所以說那個正果，就是如來十身。

那麼現在，在這個依報裏頭又現出依報。怎麼樣現呢？在每一粒微塵裏邊，都可以現出來呀，這個微塵世界海；又像啊，微塵那麼多的世界海，所以叫「如塵剎海」：好像那個微塵剎海裏邊，一粒微塵裏邊又現出啊，啊，華藏世界那麼大；可是啊，那一粒微塵也沒有大，這個華藏世界也沒有小；那麼怎麼在一粒微塵裏會現出來這華藏世界呢？因為你跑到那個微塵裏邊去了嘛！所以這叫啊，依內現依，如塵剎海，好像一粒微塵裏現出啊，整個華藏世界海，這叫依內現依。

說，這個道理我不明白，怎麼一粒微塵會現得那麼大？那個微塵還不大，那華藏世界也沒有小，怎麼會裝到那個微塵裏邊去呢？啊，你想知道怎麼會裝到那個微塵裏邊去，你要先研究研究怎麼裝不進去呢？你若明白怎麼裝不進去，你就明白怎麼樣可以裝的進去了！啊，這是第一。

第二呢，「正內現正，如毛孔現佛」：在這個每一個毛孔，人這個身體上有八萬四千毛孔；在每一個毛孔裏邊呢，又可以現出啊，毗盧遮那佛！啊，在這毛孔裏邊。毛孔是正報啊，是正果；那麼現出一個法身的佛，啊，這也是啊，正，所以說，正內現正。

又有這個「正內現依」：在這個毛孔裏邊現出微塵呢，剎海那麼多的世界，

華藏世界，在這一毛孔裏現出來，這叫正內現依。

「依內現正」：又可以呀，啊，在這一粒微塵裏邊呢，現出這個佛的法身。啊，佛在那坐道場，轉法輪，教化眾生，就在一粒微塵裏邊，來呀，大做佛事。

「五、依內現依正」：在這個依內，啊，就是啊，在這一粒微塵裏邊，又可以現出啊，華藏世界海；又可以現出啊，無量諸佛，啊，這是依內現依正。

「正內現正依」：又有的在這個正報，正果，也就是啊，毛孔現正，在毛孔又現出佛，又現出啊，這華藏世界海。

「其文非一」：在這種的這個經文呢，很多很多的地方啊，都會講到的；所以呀，不單單一種來形容啊，這個依正無礙這種境界。

又有四句：一、或唯依，佛即剎故；二、或唯正，剎即佛故；三、俱；四、泯，思之可知。

在這個六句之後啊，又可以用四句啊，的意思，來把它解釋出來。

「一、或唯依」：這個第一句啊，是說，或者這麼樣說，怎麼說呢？唯依，就是單單的依報。為什麼呢？「佛即剎故」：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因為這個佛呀，的身體，就是法性土；那麼「廢己從他」，把自己呀，不要了，是啊，隨著旁人；隨著自己什麼把這個自己佛身呢，不要了，隨著這個土，因為佛的法身就是一個法性土，所以佛和這個法性土沒有什麼分別，所以說佛即剎故，佛就是啊，這個依報，佛也是依報，啊，這是啊，一個解法。

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因為這個佛的法身呢，是好像虛空似的，無在無不在，你說有嗎？你也看不見；你看見佛是什麼樣？不是現在就是在這供養的這三尊佛這個樣子，不是這樣子。因為在這個法性外邊也沒有佛，啊，佛的外邊也沒有法性；所以這個法性土，也就是佛身；佛身，也就是法性土；所以說唯依，就是依果。

「二、或唯正」：說是啊，就是正果，沒有依果。因為什麼呢？「剎即佛身故」：這個微塵剎海，也就是佛的身，也就是佛的法性身；所以這唯正。

「三、俱」：三呢，也有依報，也有正報；依不礙正，正不礙依，依正啊，互相來顯現。

「四、泯」：也沒有依報，也沒有正報；泯，就是沒有了。「思之可知」：你呀，細細想一想，研究這個道理，就知道了。

隨舉一門，即攝一切，並如下說；六、彰地位者，為顯菩薩修行佛因，一道至果，有階差故。夫聖人之大寶曰位；若無此位，行無成故。

「隨舉一門」：在前邊說這個依正無礙，依果和正果，有的可以用這個六句來解釋它，又可以呀，用這個四句來解釋這個果。現在說隨舉一門，隨，就是隨隨便便舉出來一門，「即攝一切」：這個一門呢，攝一切門，它重重無盡。「並如下說」：這好像下邊呢，那有詳細的說明，所以現在呢，就不必說的太詳細。

在這個第六的因，說的是啊，「彰地位者」：彰明了地位，是在什麼地位上。這個呢，彰地位是為的什麼呢？就為的「顯諸菩薩」：顯這個菩薩，就是一切的菩薩，「修行佛因」：這個菩薩行菩薩道的時候，這修行佛因。怎麼叫佛因？就是所行所做，迴向給佛果，佛因，也就是佛果；現在種佛的因，將來是成佛的果。種佛的因，就是行菩薩道，利益眾生。

不過一般行菩薩道是不容易行的，菩薩道很難行的。為什麼呢？菩薩要利益眾生；眾生向你求什麼，你就應該布施什麼。所以舍利弗當初啊，聽佛所說啊，行菩薩道是大乘的修行行門，他也發心呢，要行菩薩道。

這行菩薩道的人，人家要你的頭，你就要把頭布施給人；要你的手，你就要把手布施給人；要你的足，你就要把足布施給人。總而言之你這個身體有人需要，你都應該啊，布施給人。所謂頭目腦髓，這是內財；頭，就是我們頭；目，是眼睛；腦、髓，就是腦裏邊呢，這個髓，骨髓；有人需要你這些個東西，你若行菩薩道啊，就應該布施給人。

05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

舍利弗說他要行菩薩道，他發願呢，行菩薩道，修大乘法。啊，佛說，你試一試了，這不是這麼容易的，你先試啊，修三個月菩薩道；若一定可以了，然後你再啊，正式行菩薩道。這行菩薩道啊，哎，要發無我、無人的心、無眾生、無壽者的心；啊，最苦頭的事情應該能吃，最快樂的事情應該讓給人。所謂啊，「捨己從人」，這樣才行。

舍利弗說，大約可以吧！我想我這個身體可以布施給人，誰呀，想要求，啊，

我都可以能捨得！佛說，好，你就試試看去囉！於是乎舍利弗就出去行菩薩道了。行菩薩道，看見路上啊，有一塊石頭，啊，他說這塊石頭我應該把它搬走了它；如果不搬走了，眼睛不好的人，在這個路上一走，就會啊，把腳踢破了，或者跌倒了，受傷不一定；於是乎啊，把這個石頭搬走，啊，心裏想著，哎，我這行菩薩道了！又走到路上啊，遇著一些個水，啊，我把這個水坑子用土把它墊平了它就沒有水了，人容易走了；免得像那個釋迦牟尼佛過去生啊，修這個布髮掩泥這種的行門；啊，我把這個水呀，要修理好了它！

於是乎就找一個鋤頭，找一個裝垃圾的東西啊，就左一筐土，右一筐土，把這個水都，有水的方都填平了，沒有水了，這回呀，這也是行菩薩道，這都是利益人的地方；人走路不好走，我把它這個路修理好了，這都是行菩薩道。那麼很高興，這一天呢，行了兩次菩薩道，就回來了。回來了，打坐也覺得很舒服了，哎，這行菩薩道，難怪人行菩薩道，這行菩薩道是好的，今天打坐妄想都少了，啊，沒有那麼多妄想了，啊，這打坐坐的，啊，我一定要繼續行菩薩道！

唉，第二天，又走到山上，走到山上有很多的樹木都有刺，啊，他說，我要把這個樹木啊，有刺的樹木搬到一邊去，不叫它刺人，嗯，這也是行菩薩道之一。那麼又遇到一個沒有眼睛的人在路走，也沒有人呢，替他帶路，他想，啊，我這應該行菩薩道，送這個沒有眼睛的人回家去，他就，喂！你這個瞎先生，你想到什麼地方去啊？這個沒有眼睛的人說，你才瞎呢！他一想，咦，他是瞎子，我叫他瞎子先生他也不高興！行菩薩道應該忍著，說，哦，那你識有眼睛的先生；啊，我有眼睛沒有眼睛你能管的著嗎！這個人說，和他發脾氣了，你這個混帳，就罵起來！

他說我想幫幫你忙，你到什麼地方去我把你送去了！我不需要你幫忙！你，這個沒有眼睛的人不要他幫忙，就罵他一大頓。罵的，啊，說，哦，這個菩薩道是不容易行的，我要給他帶帶路他都罵我，唉，修忍辱囉！於是乎**忍辱波羅蜜**！哎，不管他，不過今天菩薩道先，唉，回去修習修習這個菩薩道了，啊，明天再說，就回來了。

回來，這天晚間打坐，總就覺得妄想很多，咦，這個人怎麼他沒有眼睛，我要給他帶帶路，他來罵我，啊，世間的人真是很奇怪！但是還沒生退悔心，沒有說這個菩薩道難行，心裏還想，罵一點不要緊，他打我，我也忍著！第二天又出去行菩薩道了。行菩薩道，就遇到一個人，這個人呢，在路上一邊走路一邊哭，痛哭流涕的，啊，他細看看，這個人不是發狂，他要發狂的人，他會哭哭，又笑笑；笑笑，又哭一哭；那麼他不是發狂啊，只是哭，沒有笑！

啊，他就問他，說，你有什麼困難的問題，你可以告訴我嗎！你不需要這麼悲哀呀，這麼痛苦啊！這個哭這個人，說我這個問題你不能問的，你也管不了我這個問題！舍利弗說，或者我若能管呢！你告訴我呀，試一試了！我告訴你也是沒有用的，你不要耽誤我的時間，我現在心裏煩悶的不得了，啊，所以呀，只有哭這一條路！

啊，舍利弗說，我可以幫你的忙，只你能告訴我你的問題，我就可以幫你的忙。這哭的人說，你真想要聽啊？我啊，因為我母親有病，看醫生啊，這個醫生給我開了一個藥方，這個藥方啊，上頭就寫要活人的眼睛一隻，我到所有的藥舖裏去買這個活人的眼睛啊，沒有的賣，這種藥沒有；啊，所有的藥材店裏我都去遍了，那麼也買不著這種藥材，你看，我母親這個病就不會好了，所以我就啊，沒有法子，我就只有哭！我本來想把我自己的眼睛拿出來給我母親治病，但是我又捨不得，這個東西多痛啊！所以我現在一點辦法沒有，只一個辦法就是哭！

舍利弗想一想，咦，他這種的困難問題，我是應該幫助他，我應該行這個菩薩道，啊，他也很孝順的，那麼我呢，行菩薩道，也交一個朋友，這是很好的，這個菩薩道我應該做的。這麼想了或者不會太久，大約有兩分鐘的時間吧，決定了，哎，就這麼做；說，你不要哭了，我布施給你我這個眼睛，我幫助你；這個人說真的嗎？那當然好了，啊，你真捨得你的眼睛給我母親治病？舍利弗說捨得，這個不成問題，我是想要行菩薩道的人。

啊，這個人說，好，那我先向你給你叩個頭了；於是乎就給這個行菩薩道的菩薩叩了一個頭。舍利弗這時候，你說，人頭都給叩了，若不捨這個眼睛是辦不到了；於是乎啊，拿這個刀就把左眼睛就挖出來；挖出，他因為也忍著這個痛就說，好了，你拿回去給你母親治病了！這個人拿起看一看，說，哎！這個眼睛這麼臭，並且也不是這個眼睛，我要的是右眼睛，你這是左眼睛，這沒有用，拿起掉到地下用腳就把這個眼珠子踩破，就給踩破了！

啊！你說這一下子，舍利弗心裏都痛了，心裏都痛起來！以前他忍著這個眼睛痛啊，現在眼睛也痛，心裏也痛，說，唉喲！難怪佛說叫我不要行菩薩道，試一試，這個菩薩道真難行哦！啊，真不容易行！

正在痛的後悔不想行菩薩道了，啊，這個哭的人呢，就笑起來，說，啊，你這個菩薩道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啊，就是有始無終啊，只有，啊，發一個開始的心你可以發，啊，你沒有長遠心，這行菩薩道，行的什麼菩薩道？說完這話，躡身虛空，原來是一個是天人來試驗他；結果這個，他自己的眼睛也沒有丟；啊，但是這個菩薩道完了！所以這就是啊，修行佛因，行菩薩道，就

想要成佛；佛道本來不容易成，但是啊，佛也不告訴人說不容易成！因為什麼呢？一說不容易成，人人都不敢成了，所以說，成佛很容易，你只要種佛因就得了！啊，這叫啊，修行佛因。

哈，「一道至果」：一直啊，修這個佛因這個道，到這個佛果上，到這個佛果上，「有階差故」：他啊，有一種的分別，有一種階級。一，就是一步一步的；你行菩薩道啊，也是要一步一步的，這也就是一點一點的。這個階，就是由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這麼一步一步的向上去行這個菩薩道，所以這叫有階差故。

「夫聖人之大寶曰位」：為什麼當地位呢？這個地位呀，難怪現在這個這麼多的英雄豪傑都要爭奪這個地位。啊，民主的國家就爭奪這個總統的位，外交部長、國防部長，都要爭這個位，爭這個位子。君主國家就要做皇帝，這也爭這個位子。行菩薩道，修佛法的人，也要爭這個位，想搶這個位。這個位呀，這地位，當地位果；這個地位，一定要啊，有一個地位；難怪人人都要爭第一，人人都要得到第一的這個地位，也就因為啊，這是個寶。所以呀，說，夫聖人之大寶曰位。

所謂的這個聖人，聖人就是菩薩，就是行菩薩道的這一類聖人；大寶，最大的寶貝，就是有地位。為什麼人受苦，啊，要修行？修行，也就是修這個果位，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為什麼你不證果呢？就因為你沒有專一。啊，好像你為什麼沒有到那個聖人的果位上？也就因為啊，你其心不長，啊，修行啊，也不發永遠的心；不發永遠的心，所以呀，哎，不發永遠的心，所以，啊，就不能得到永遠的快樂，不能得到永遠的這種的覺果。那麼你若能發永遠的心，才能得到這種的覺果。

若沒有這個果位，所以說，「若無此位，行無成故啊」：你若沒有一個果位，說是你修行也是這樣子，修行也是這樣子，將來也沒有一個什麼成就，那就沒有什麼大意思，所以行無成故，你證初果阿羅漢，這是初果的地位；二果阿羅漢，也是二果的地位；三果阿羅漢，這三果的地位；四果阿羅漢，四果的地位。

啊，你學佛法也是，學一年，就比那個沒有學佛法的，這個人懂佛法多一點。你學兩年，就比那個學一年佛法那個人，懂佛法懂多一點。學三年、學四年，啊，比較沒有學佛法那時候更懂多一點。你若不學佛法呢，你根本就不會懂。不懂佛法，那能怎麼樣呢？不懂佛法將來很容易就墮落，很容易墮落，墮落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墮落到三惡道裏頭去；啊，或者轉餓鬼，或者做畜生，或者，啊，墮地獄，這是啊，很危險。

你學佛法就不危險了嗎？學佛法，啊，你要一步一步往前進，勇猛精進，這就不會危險。你要是半途而廢，說，啊，學佛法，學來學去也沒有什麼意思，啊，和我沒有學佛法的時候一個樣，唉，還是那麼多煩惱，甚至於比那時候煩惱更多了。那時候，瘋瘋癲癲的，不知道什麼叫煩惱，就是發狂的樣子，隨時就可以笑，隨時又可以哭；啊，好像有那些個發癲狂的人，他沒有什麼煩惱；我現在學佛法，這煩惱更多了，這沒有什麼意思，就發退心了。

這一退呀，「其進銳者，其退速」，往前進的快，往後退的也更快。好像坐火箭到月宮裏頭去了，啊，回來的時候，也很快就掉到那海裏了，掉到太平洋去。那就比方啊，學佛法，學的，往前學的很快；哦，一退，回來掉到海裏。若有人在那啊，有救生艇啊，或者有那個直升飛機在那救你啊，就容易，沒有生命危險；若沒有人救啊，啊，那就在海裏就淹死了。

啊，又有一說，我們修道的，如果一不小心，就會著魔的。這個魔呀，他從四面八方會來找你的，你看不見他，他看得見你；他令你呀，是那個妄想紛飛，啊，總不願意修行。你一有不願意修行的心，你就應該知道，喔，這是有魔在這來想叫你去當魔王的眷屬！你若能有這樣的覺悟，就不會呀，什麼魔也不怕的；無論你天魔、地魔、神魔、鬼魔、妖魔，是什麼魔都沒有法子你；因為你有這種覺悟的智慧，你要沒有這種覺悟的智慧，那就完了。

所以這要有這個地位，要得到這個聖人大寶，有位，得到這個位。佛，也有個佛位；菩薩有菩薩位，我們人有個人位，鬼有個鬼位。好像我們人，每一個人坐一個位置，這人有人的位置，各正其位，各得其位，各坐其位；那麼你就修行啊，沒有白修行，因為你將來會有個位置。

啊，以前呢，有人告訴我，說，啊，法師啊，你無論如何在極樂世界給我留一個位子在那個地方，啊，不要讓給旁人；那麼我說我自己都沒有位子！像姜太公似的，啊，封神，把人家封完了，他自己跑到那個燈籠桿上去了；因為他沒有位置了，只可以呀，坐到那個燈籠桿上。

此亦二種：一、行布門，立位差別故。二、圓融門，一位即攝一切位故；一位滿，即至佛故。

講這個地位啊，也有兩種。第一種，就是「行布門，立位差別故」：怎麼叫行布呢？行，叫行列；布，是分布；也就是啊，這個地位的一種分別。第一種就是行布，所以說立位差別故，立這個他的地位呀，有所分別。因為他前邊他這個位子，和後邊不同；後邊的地位，和前邊也不能同；所以因為前後

不同，各有各的地位，所以叫行布。

就好像這個本經啊，所講的十信，十信的這個地位；十住，是十住中的地位；十行、十迴向、等覺、妙覺等等的這個地位不同，所以這叫啊，行布，行布門。立位差別故，他立的這個地位呀，不同；十住就不同十信，十行也不同十迴向，互相啊，不同。這是第一個行布門。

「第二、是圓融門」：第二門的叫圓融門。怎麼叫圓融門呢？這個圓融啊，是無礙的意思，互相無礙。「一位即攝一切位故」：他啊，每一個位子，就攝一切位子；每一個地位，他攝一切的地位，互相圓融。啊，雖然不同，有這行布嗎，但是可不礙圓融，圓融又不礙行布，啊，互相無礙。

「一一位滿，即至佛故」：啊，每一個地位呀，若圓滿了，圓滿了，都可以成佛。在這個十信的初信的地位，你修圓滿了，也就可以得到佛果。這個行布、圓融，這兩種；分而言之，是兩種的；合而言之，還是一門。好像啊，到三藩市來，這三藩市啊，就是圓融；那麼從四面八方外邊來呀，每一個道路不同，就是行布；三藩市啊，就是圓融。所以圓融不礙行布，行布不礙圓融，互相啊，無礙。所以這有這個地位啊，有這兩種。

這個意思啊，我先給你們講一講；你們有人呢，就聽的明白的，也啊，明白多一點佛法。有的人呢，對這個道理不了解，什麼叫行布？什麼叫圓融？什麼又叫啊，依中現正，正中現依？這些個搞的亂七八糟的，這是什麼？你現在因為沒有會得這個理，所以你覺得不明白；你若會得這個理了，你就啊，明白這個道理，就不會啊，覺得它很複雜了。這個講經啊，只講一個大概；詳細的意思呢，還要你自己啊，去往深了研究，才能真明白這個道理。

這一位即攝一切位，這也就是啊，說，你要是啊，修這個十住裏邊呢，也就包括這個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；你若修這個初住，也就是啊，包括初行、初迴向、初地都包括在這裏邊。所以在這個一位，就攝一切位；每一位裏頭，你若修行圓滿了，都是到到佛的果位上。

佛的果位，另外有一個名稱，叫「灌頂位」。因為這個法王子啊，就將要成佛，叫等覺菩薩；這等覺菩薩要受灌頂，佛呀，灌頂；受過灌頂之位之後，這啊，才是可以成佛了。這個前邊呢，所講這個一位即攝一切位，每一個位裏頭，你只要修圓滿了，你那個地位修滿了，都可以呀，成佛，即至佛故，到成佛的果位上。

初地云：一地之中，具攝一切諸地功德，信該果海，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等。

在這個初地呀，裏邊，那個經文上說，「一地之中，具攝一切諸地功德」：說只要你有機會，你呀，修到啊，初地，修到初地這裏邊呢，你修行啊，就具足其它的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這種功德，你都啊，具足了，你都具有了，具有這種的功德，但是還沒有圓滿。

所以說，修道啊，就看你用功的情形怎麼樣子。你在初地的果位上，就不知二地的這種境界；二地也又不知道三地了，他知道初地但是不知道三地。雖然不知道，可具足啊，他具有這種功德了，所以呀，可以有希望啊，到三地、四地。「信該果海」：這個信，你有這種信心，就啊，可以包括你將來啊，成佛這種的覺果，覺果的果海。

在這個經文裏邊又說，「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等」：說啊，在一發心的時候，就成佛了！一發心的時候，這就譬如初地，他沒有修圓滿就成佛。佛成佛呀，不是現在成的，是過去無量劫已經就成佛了；不過，在這個世界他又來示現呢，這個成佛。怎麼叫示現呢？就是現出這個樣子啊，給我們眾生看，叫眾生啊，好學啊，照這個道路，向這個佛果位上走，所以呢，這初發心時便成正覺。

佛在過去，「三祇修福慧，百劫種相好」，修了三大阿僧祇劫，在三大阿僧祇劫的裏邊，沒有一念呢，他生過退悔的心；在每一念呢，都是精進；每一念呢，都是向佛道上走。他為求佛道，犧牲自己的生命，那麼來呀，求佛道。好像有一次，在一個生裏邊，他捨身餵虎。這個老虎是最兇惡的獸類，沒有人呢，來想保護這個老虎的，牠也不會呀，受人保護；可是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生中啊，就捨身餵過虎。

他在一個山上修道，修道啊，天就下雪，下了幾天雪就沒有東西吃；這個老虎啊，幾幾乎要餓死；要餓死啊，有一個虎的小孩子這個小虎，那麼這個小虎的母親呢，帶著這個小虎，餓的，啊，走路都很困難，也找不著東西吃。釋迦牟尼佛這個時候看見這種情形，他說，哦，這個虎要餓死了，我現在啊，要發菩薩心，來布施我這個身體給這個虎吃了吧！於是乎啊，把這個衣服包到頭上啊，就跳到這虎的面前呢，就餵虎去。

你看這種精進心，把自己的身體，來呀，餵眾生；所以這個老虎吃了這個肉啊，之後也發菩提心，然後受佛的教化。那麼我們人修行啊，就要學釋迦牟尼佛這種精神，捨身飼虎、割肉餵鷹，把自己的身上的肉，都割下來餵這個鷹。因為這個所以呀，在三大阿僧祇劫這麼長的時間，都沒有一念生退悔的心。你看，這是啊，佛的偉大的地方，所以呀，他成佛了！

學佛法呢，也就像這個吃飯、穿衣服一樣，你不要怕麻煩，也不要怕說是，啊，天天學佛法，沒有什麼意思！你說做什麼有意思？你把有意思的事情啊，找一找看，什麼事情是有意思的？學佛法，就要了生死；你其它的事情，就是要啊，不了生死。這個了生死的問題，必須要啊，發一種勇猛精進的心，發菩提心。

然此二無礙，以行布是教相施設，圓融是理性德用。

這是說啊，這個行布和圓融的這種的道理。所以說，「然此二無礙」：這個行布和圓融，這兩種啊，是沒有，互相無礙的，也不障礙圓融，圓融也不障礙行布，這個互相啊，無礙。所以說啊，此二無礙。這個行布，所說這個行布，這教相的施設，這是啊，在佛教的一種教相。這個教相啊，就是譬如十住，有十住的教相；十行，有十行的教相；十迴向，有十迴向的教相；十地，有十地的教相；這是教相的一種啊，施設，就是應該這樣安排，這樣的來施設它。

那麼雖然這樣施設，有行布這些個地位，可是啊，還不礙圓融，還是啊，圓融的。圓融呢，也就是還是一個的，行布就是無量，圓融就是一，一為無量，無量還是歸於一。所以這個教相，和呀，性德的用，教相的施設，和性德的用。那麼所說這個圓融啊，它是一種理，是一種啊，教的理，這個理體呀，他這種有德性的用，所以才說互相無礙。也好像啊，這個燈和光似的，互相無礙。

相是即性之相，故行布不礙圓融；性是即相之性，故圓融不礙行布。圓融不礙行布，故一為無量；行布不礙圓融，故無量為一。無量為一，故融通隱隱；一為無量，故涉入重重。

「相」：相啊，就是教相，也就是那個行布。這個行布啊，就是這個「即性之相」：是啊，這個性中之相，「行布不礙圓融」：所以呀，這個行布不礙圓融。「性是即相之性」：這個性啊，就是相的性，所以圓融不礙行布。這個文呢，不要故意把它講的很玄妙的，就是這麼普普通通這麼一講，你人看了就會懂了。

圓融不礙行布，「故一為無量」：因為它啊，圓融，還不妨礙這行布，所以這個由一上能生出無量來。「行布不礙圓融」：這個行布啊，和這個圓融，也不妨礙，也不妨礙這個圓融；所以才說，由無量又可以為一，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；一本散為萬殊，萬殊仍歸一本。萬殊是從一本生出來的，那麼既

然生出來，又要歸回來；所以這個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」。

「無量為一，故融通隱隱」：這個無量還為一，所以互相融通；和這個行布啊，和圓融互相融通；融通，可是隱隱的。這個隱隱呢，就是若有若無的，好像是這樣子，又不太明白；不太明白呢，又好像有這麼一回事似的，這就隱隱了，不太清楚，不太清楚，啊，所以呀，隱隱。

「一為無量」：這由一啊，再變成無量，所以叫「涉入重重」：這個涉入啊，由多而少，這是「一」涉入「無量」；由少而多，啊，這就「無量」又涉「一」，這互相涉，互相入；涉入，彼此啊，啊，你涉入我，我涉入你，所以就重重，你說不完，啊，你說完了這一層，又有那一層；說完那一層，你以為沒有了，它又現出來一層；這重重無盡，啊，重重涉入。啊，就好像這個微塵似的，你才數這一粒微塵，啊，那一粒微塵又來了；那一粒微塵呢，你數了，啊，又有一粒微塵，數也數不盡，究竟多少粒微塵？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。

有一個人呢，說我現在明白了，這重重啊，涉入重重，就好像我那個妄想似的，對了！就是這樣子。你這個妄想啊，也有真想，又有妄想；妄想又會變真想，真想又會變妄想。誰叫它變的呢？不知道？啊，你們會講英文的，就問到這個問題，就說，I don't know？這就是一個答覆。

啊，我現在看見一個人的妄想，把天宮啊，三十三天的天宮都給燒壞了！這種啊，慾火，把玉皇大帝的那個凌霄寶殿都給燒壞了；啊，這玉皇大帝也發了脾氣了，說你呀，真是個壞東西，我現在在這坐著這個天主的位置，剛剛坐的有一點熱氣，啊，你這個火啊，慾火把我這個，啊，宮殿也給燒壞了，我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能修好這個凌霄寶殿？這個天主坐那個宮殿，叫凌霄寶殿，凌霄殿，就翻凌霄寶殿好了。

啊，又有一個人呢，生出一種煩惱的水，這種啊，慾火把天宮給燒壞了。有的人又生出一種煩惱水，說啊，這個重重、重重、重重，太多了，啊，很麻煩的，我算不過來這個數目；這聽來聽去，大約也沒有窮盡，像微塵那麼多，怎麼能數的過來呢？這佛法講來講去，都是講一個，就是，啊，空中樓閣！在空中啊，造上一個樓閣，說這個樓啊，怎麼樣好，怎麼樣好，在空中造的，結果是沒有的！

你說什麼是有的？你看看什麼是有的？說我就是有啊！我這個身體，有五尺多長，又有這麼樣子長短來量就有五、六尺，或者六、七尺；啊，橫著量啊，大約也有三、四尺。有的人呢，橫著也有五、六尺，這沒有一定的。你這個不錯是你，啊，你死的時候還是誰呢？啊，這個五、六尺，六、七尺，和三、

四尺，啊，又是誰呀？那時候我就不知道囉？你現在為什麼要知道？你現在若能不知道，那就是最妙了！

人呢，都是一種執著，執著這個身為我有，啊，一切是我的，一切是我所有；這個也是我的，那個也是我的；眼睛一閉上啊，什麼都不是我的！啊，四大分張的時候，地就歸於地大，水就歸於水大，火就歸於火大，風就歸於風大；啊，所以呀，說，「**四大皆空，五蘊無我**」，色受想行識，也都沒有我的。那時候你怎麼樣子？你想一想看！**人若是在活著**的時候，你就想是死了，喔！我已經死了，所以現在我在這就是，就是作戲呢！你就沒有執著了。

人都是「**遭起，捨不起；死起，修不起**」。怎麼叫遭起捨不起呢？若有飛災橫禍，啊，把所有的金銀珠寶都失落了，這時候啊，也就自己呀，勸自己了，說，哦，這是啊，都不是我的，這一些個寶貝呀，不是我的，所以現在才丟了，那麼被人搶去了，他說是，這是他的。在沒搶之前，你若叫他布施出來，捨不得。布施出多，不捨得；少一點布施，也不捨得。

因為我一布施出去，就沒有了，所以捨不得。被人搶去，那時候他說，哦，這我當作布施了！可是雖然當布施，那不能算布施了，那沒有功德。你若真布施，沒有人搶你的時候，你又布施出，那是有功德的。說這功德有多少？無量無邊。啊，你等被人搶去你說你當布施了，我當布施給他；那沒有不單沒有無量無邊，連一分的功德都沒有，那真是不可思議了，因為沒有，你怎麼思議的？

死起，修不起，說你要叫他出家修道了，你修行修行了，哦，不行！我又有爸爸要等著我養，我又有媽媽等著我孝順，這是往好了說；往不好了說，啊，我有小孩子他還沒有長大呢，我現在，本來修道是不錯的，哎，可惜我有兩個小孩子；啊，等他長大了，我才能修行，現在不行；哦，說完了這話沒有五分鐘，得了病了；病了，這無常鬼來說，咦，張先生，要跟著我去見閻羅王爺去了！想要不去，自己也做不得主；啊，就要跟著乖乖的就跟著跑，也就不違抗了，就說，好了好了，去了去了！那麼就到那個地方。這是啊，叫他修行他沒有時間，哦，叫他死的時候也就有時間了。

你看，啊，所以我又說，人呢，「**死起，活不起；苦起，修不起**」。要死的人，他一天到晚就想，哎，死了好，死了好，死了比活著好！也不穿褲子，也不穿襖，哈哈，你說有多自在！所以你若能以死你都捨得了，何況呢，活著呢！我活著我就當死，不一個樣嘛，有什麼分別呢？沒有什麼分別！怎麼這樣？也沒有生，也沒有死了，你看多妙！就是這麼一轉的期間，就這麼一念之間；你看，就好像反掌之易，但是就不會做。

苦起，修不起：你看他受苦啊，他也沒有什麼問題了，啊，說，我這個命運生來就應該受苦的，啊，受苦的這是我的本份。今天沒有飯吃啊，明天或者就有了，啊，等一等囉，哎，不要緊的，受點苦這人生都是這樣子，不單我受苦，人人都受苦；咦！他看的很清楚的，想的很周到的，啊，這個邏輯學啊，哲學，啊，他很明白的。你叫他修行，那不行，這修行，唉！太苦了，這個我受不了了，啊，我真沒有辦法修行！啊，你看這個奇怪不奇怪？這叫苦起，修不起；我說，死起，活不起；苦起，修不起。好了不要講了。

那麼每一個人呢，都要看好了自己的家；每一個人呢，都要看好了自己那個門口；你若看不好自己的家，你就會丟東西，和方才說那個遭起，捨不起一個樣的。你若不看好了門口，那妖魔鬼怪就會進來；進來的時候，把你的金銀珠寶啊，無量的珍寶都給你偷去了。啊，把你無論呢，是長生不死的藥啊，是這個，哦，那個法身慧命啊，都給你搶去了，看你怎麼辦？

06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

故世親以六相圓融，上下之文非一。

「故」：所以，所以這個世親呢，六相圓融。「上下之文非一」：這個世親，是無著的弟弟，世親菩薩，他啊，作過《十地論》，作成了之後啊，地動流光，有這麼一個感應。在講法華經的時候啊，曾經說過這個公案了，現在把他再說一說。

這個無著菩薩，是修習大乘的佛法；世親菩薩，是修習小乘的佛法。世親菩薩非常的聰明，有大辯才，辯才無礙；可是啊，他修習小乘的佛法，因為啊，他機緣沒有成熟呢，所以修習小乘的佛法。這個無著菩薩呢，就修習大乘的佛教，那麼他知道啊，這小乘佛教不是究竟法；是啊，教化這個初機的小乘的人，教化這些對佛法生了疲倦了，生了疲厭，而說的一種「化城」的法，也就是啊，叫這個窮子執持糞器呀，除糞的一種法。所以他就啊，設大方便，無著菩薩想辦法設一個方便。

設什麼方便呢？他說啊，我的壽命已經要盡了，已經要沒有了，要死了；啊，世親你是我的弟弟，你應該來看一看我囉！世親菩薩那時候修小乘法，對於大乘啊，是很有一種不合作的這種態度；所以他平時不見他哥哥去，因為他哥哥修大乘法，他修小乘法，這個道不同啊，所修的道不同，所以呀，連面也不見。可是這個無著菩薩說他要死了，現在他不得不來！

不得不來了，他來看他哥哥來；他哥哥就跟他講這個病的來源，說怎麼樣得的病，就病到現在就要死了。可是他對他有一個要求，什麼要求呢？在他沒死之前呢，請他弟弟幫他讀一遍這個《華嚴經》，讀一遍這個就是這個華嚴大乘佛法。

他這個弟弟本來不願意讀，但是一想他哥哥就來死了，臨死之前向他要求這麼一件事情他若也做不到，好像很對不起似的，對他哥哥不起；於是乎啊，他答應，答應，就誦這個《華嚴經》。誦這《華嚴經》啊，他誦到這個普賢菩薩這個行海這個地方啊，毗盧遮那佛啊，這種的法界，菩薩行海呀，這時候他就見著啊，好像日光籠罩似的，又好像這個帝網啊，這個珠啊，互相含攝似的。所以呀，他就啊，生了信心。

生了信心，就發大慚愧；發大慚愧，他就啊，大約就是就著急的不得了，啊！他說我怎麼辦呢？我以前譏謗大乘，造了很多罪業，啊！請你們誰拿一把刀來給我，我用一用！他哥哥就問他，說，你要刀幹什麼？他說，我想把我這個舌頭割了去！他哥哥說，你為什麼要割舌頭呢？自割其舌呢？他說，我因為以前呢，不懂這個佛法，譏謗大乘經典；現在我知道我這個罪過很大，所以我要用一把刀把我這個舌頭割了去，好啊，懺悔我這個罪業！

他哥哥說啊，哎哎，不必！你要是自己跌到地下，跌倒了，是不是要因地而起呢？你還在這個地上起來呢？你是不是倒到地下就不起來了？他說不是！我是啊，倒在地下還要起來。啊，他說，那你現在啊，你以前用你這個舌頭來譏謗大乘佛法，你既然明白了，你可以再用你這個舌來讚歎大乘佛法嘛！啊，世親菩薩一聽，這對呀，我以前能譏謗，現在我可以讚歎呢！所以就讀誦啊，這個大乘經典；就造了一部《十地論》，《華嚴論》。

這部論造成的時候啊，這個地呀，就震了；地震了可沒有什麼災害。這國王啊，就來拜訪，說啊，你是不是證羅漢果了？他說，沒有！說那你沒有證羅漢果，為什麼你這會地震呢？因為我啊，以前譏謗大乘，我現在寫一部讚歎大乘的這個《華嚴論》；所以我這部論寫成了，這個地呀，就有這種的境界，這個地震呢，有流光，所以呀，我知道這一部論呢，作的還是很正確；請國王啊，你把它印刷流通，給世界人呢，來結結法緣。這樣子呢，以後這個華嚴論呢，果然就流通在這個世界上。

所以這個世親菩薩，啊，他以這個六相啊，圓融，來呀，說明了這種地位。這個六相，就是啊，總相、又有別相、有同相、有異相、有成相、有壞相，這六種相，這個後邊呢，會說清楚的。「上下之文非一」：這個上下之文，若是這是啊，這個經，和這個疏啊，兩種文呢，並舉；若是單說這個經文，

這是下文，向下是說經文，在這以後；若連這個疏文呢，來說，就是啊，整個這個經文呢，由始至終啊，由前到後啊，上下之文非一，不是啊，一種的，有很多種的道理。

七、說勝行者，欲登妙位，非行不階。故君子不患無位，患己不立。

這第七種啊，是說勝行，說這種啊，殊勝的行門。「欲登妙位」：說你呀，想要登到這個妙位，就是得到啊，這個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啊、等覺、妙覺，這叫妙位。「非行不階」：你一定要修行，你若沒有一種行門來修行；不皆，不能啊，到這種的階級上，不能啊，得到這種的地位，所以一定要修行。那麼在這個彰地位之後，所以就要說這個勝行。

所以在《論語》上啊，就說，「不患無位，患己不立」：說是啊，你不要害怕，這個患呢，就是憂患；你不要害怕你沒有地位，患己不立，你呀，要憂患你自己不修行；這個不立呀，就是不修行，不發心去修行。你要發心修行，一定要得到地位的。這個不患無位啊，患己不立呀，這是《論語》上的，《論語》說：「不患無位，患己不立；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」，這個要憂患自己啊，不能立志去求學，那是求學。

下邊那一句又說，「不患莫己知，求為可知也」，你不要啊，害怕沒有人知道你，你不要以為，啊，我學了佛法，誰知道我呢？你不需要叫人知道，求為可知也，這個求為可知也，就是你好好的去求著修行，自然呢，就有人會知道你了。所以呀，一般的修道的人，沒有修行的就告訴我，我現在住山呢！我在香港，有一個人住了三個月的山；啊，他下來就說，啊，住山真好啊！我現在住山呢，我就等於閉關呢！我在那個地方用什麼功啊，真好啊！哦，到這就在山上住了三個月，下來就賣招牌，賣廣告，啊，賣老修行；啊，這個老修行太沒有價值了！所以呀，啊，我對他講，我說，哎，你真聰明，你住了三個月山就知道各處賣廣告；我住了十多年山，也沒有人知道；啊，我也不會說我現在住山呢！我太愚癡了，太笨了！

行亦二種：一、頓成諸行，一行一切行。故十住品云：一即是多，多即一等。普賢行品說：一斷一切斷等故。

行，勝行這個行啊，也有兩種。第一，是「頓成諸行，一行一切行」：這個行啊，就是我們修行的行門，這行門，這大乘根性所修的行門，所以呀，就叫啊，頓成諸行，這行有兩種，這第一種就是頓成諸行；頓成諸行啊，就是啊，很快的他就把一切的行門都圓滿了。這個頓呢，就是立刻的意思。因為他這根性來的利，就是聰明俐落，非常聰明；他把這一種啊，行門，修行成

功了，他把一切的行門就都覺悟了。

所謂：「聞一知十」，孔子的弟子這個顏淵，孔子講一個道理，他就明白十種道理；這就是一行一切行的意思。那麼子貢呢，孔子講出來這個道理，他只明白兩種；由這一種啊，再推求啊，明白兩種的道理，所以他的就沒有，他這根性就沒有顏回呀，那麼樣聰明，那麼樣的利。這頓成諸行，他把這一種的行門修行圓滿了，其它的行門他也就都圓滿了，這頓成諸行，所以這叫一行一切行。

「故十住品云」：在這個十住品呢，裏邊說過了；說什麼呢？他說，「一即是多」：這個一種行門呢，就是多種的行門，「多即一」。因為他明白這個道理了，所以他明白這個一多不二。「一」，是從多那啊，才有一個「一」。「多」，怎麼會多的呢？也是從「一」那有個「多」。「一」和「多」都是一樣；你多，也就是一個一個集成的，所以叫多。「一」，也就是由多啊，來顯現出來的一個「一」。「等」：那個說這個道理的那個文呢，很多，很多這種道理，所以呀，加上一個等字。

又「普賢行品說：一斷一切斷等故」：在這個普賢品，普賢行願品說，一斷一切斷等故。這斷什麼呢？這個斷煩惱，斷這個邪知邪見，斷這無明；再說明白了，就是斷這個欲念，斷這個欲！你要能把欲斷了，沒有這個一種欲了，那什麼都斷了。人修道最大的毛病，最大的問題，就是這個欲；能去欲斷愛，把這個情愛斷了，這就容易成就你這個道業，所以說一斷一切斷，你把你這個欲心斷了，就是無明斷了，一切都斷了，什麼毛病都沒有了。

這一切的毛病都是從無明這來的，所以你若斷不了無明，就見不了啊，佛性！你這無明斷了，這個智慧的光明就現前了。所以呀，說是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那麼這個斷了，一斷一切斷，說是這樣說，但是明白就不容易明白；況且行呢！況且斷呢！啊，你若是斷和行，那更是不容易！

一斷一切斷，那麼現在我啊，給你們講不要斷！「一」也不斷，你用一個「變」字，把它變過來。這個「無明」，是不明白，你就變成明白。說怎麼樣變呢？你明白了就是變了，一點都不費力；你只要知道它不對了，你就向後轉。因為什麼我說不斷？因為「煩惱即菩提」。那個無明的本體就是智慧，不過你不會用它就變成無明了；你若會用它呢，它就變成智慧。那無明是啊，沒有窮盡，你若變成智慧呢，也沒有窮盡了；你那智慧呀，就，啊，取之不盡，用之無窮，用也用不完。所以呀，這一斷一切斷等故，普賢行願品呢，說這一類的文章說的很多，所以加上一個等。

二、遍成諸行，此即行布。謂自大菩提心體相功德，乃至等覺中行。此二無礙，例如位說。

「二、遍成諸行，此即行布」：第一呀，這個頓成諸行啊，也就是圓融。第二呢，這個遍成諸行啊，也就是行布。這個怎麼叫行布呢？就是所說的「自大菩提心體相功德」：就從這個發大菩提心這個時候，生出一種啊，在這個大菩提心體，生出啊，一種的體相的功德；「乃至啊，等覺中行」：就到成佛。

什麼叫大菩提心呢？這個初發菩提心，要用這個直心，要用深心，要用大悲心。這個直心，所謂：「直心是道場」，你心若不直，就不會到這個道場；你若心直了，很快就到這個道場。這個道場，不是說我們這個道場的道場，這是啊，菩提道場，就成佛了，那個坐道場轉法輪，那叫道場。

啊，第一要直心，直心，就是沒有啊，諂曲的心，沒有彎曲的心。怎麼叫諂曲呢？諂曲，就是看見那有錢的人，就願意接近這個有錢的人，又願意呀，給他戴高帽子，這諂媚，諂媚呀，就在這個有錢的人面前來獻媚，現這種諂媚。本來沒有笑啊，他也現出一種笑容，啊，你真好啊，啊，你現在怎麼樣怎麼樣！哦，總而言之，盡說這個話令這個人呢，很歡喜聽的，這叫諂媚；就是不驕傲，沒有驕傲。但是這個諂媚不是謙恭，謙恭啊，是有點客氣的意思在裏頭。

這個諂媚呢，就希望啊，我對你好好的，你歡喜了，就對我有一種利益。跟這個謙恭呢，他是不，對人客氣，不一定要有利益的；所以這個諂媚，這就是不直了，這個心就彎曲了，不是直心。那麼修道啊，那麼修道啊，用這種的心修行啊，是不能成道的。那麼彎曲不直的心，不能用，也就是不坦白；要啊，開誠佈公，這就是直心。

怎麼叫開誠呢？這開，就是英文叫open，或open talking；你這個Open，還要怎麼樣？要誠，這個誠啊，就是那個誠心的這個誠。開誠佈公，佈啊，就是把它散佈出來，說這個很大公無私的這種的道理，這叫開誠佈公，這就是直心。你用直心，就可以到道場，所以說直心是道場，就是要用直心。

第二要用深心，這個深心，就是發大菩提心，從發心那一天，始終也不退，不生退悔心，不生啊，啊，這種的不修行的心，這叫深心。深，就是修行這個修諸善行，永不退轉，這叫深心。

還有一個，叫什麼呢？大悲心，這用這個大悲心呢，來救護一切眾生，看見呢，一切苦惱的眾生，啊，都要發心救度他。就是啊，不忍眾生受苦，眾生受苦就和我自己受苦是一樣的，所以要發這種大悲心，救度一切的苦惱眾生，這叫啊，大悲心。

那麼由這三種的心，這叫一個大菩提心；這個大菩提心，就是這個三種的心集合而成的；那麼所以呀，它體相就有功德。因為你有這三種的心呢，所以「乃至等覺中行」：乃至於成佛。這個等覺啊，就是等覺的菩薩。這個等覺，也就是有等覺、妙覺中行。

在這個第七十八卷經裏邊說啊，說這個「菩提心燈」，這個菩提的好像燈似的。以這個大悲呀，作他的油，作這個菩提心燈的油；以這個大願呢，作為這個菩提心的炷；炷啊，就是那個著這火苗，叫炷；這個光啊，照徧法界，這是說的什麼呢？就是這個光呢，就是直心；這個炷呢，就是深心；啊，這個油呢，就是大悲心。所以呀，我們聽見這一段的文，我們都應該發大悲心，發深心，發直心，好修行。

這兩二無礙啊，就是頓成諸行，遍成諸行，這兩種無礙的道理，「例如位說」：這個它這個詳細的例如，好像啊，這六位呀，裏邊所說的，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、妙覺，它那裏邊呢，有詳細的說。

在現在我們這個道場啊，因為有幾個人修行啊，有多少功夫，這個天魔外道啊，他總想來破壞我們這個道場。這也就是因為什麼有天魔外道來破壞這個道場呢？也就因為有在我們這裏邊的，修道的人有很多打了很多妄想；打很多妄想，尤其呀，打這個不清淨的妄想，所以呀，就有這個魔他想來破壞這個道場。

前幾天，我已經告訴你們，每一個人呢，都應該看著自己的家！我以後啊，我一觀察這個我講這個話呀，沒有人太懂，以為呀，就看著自己住的那個家，不是！**要看著你自己那個心，你那個自性那個家**。所謂丟金銀珠寶，不是丟外邊的金銀珠寶；丟你自性裏邊呢，那個最要緊那個寶貝！我說了這話呀，我看沒有什麼人懂？

啊，有人稍微懂一點呢，他也不相信這個道理；並且他明明知道啊，這個是對，他還不相信！你說奇怪不奇怪？守著自己這個門口，什麼叫門口？就是你自己那個口！你自己那個口，要守口如瓶。「**口開神氣散，舌動是非生**」，你這口一開呀，你所修的那個神氣已經都散了。說，那你天天講經！我這講經啊，這個散，比你那散的更多；不過我這是說法，這是啊，**講經說法，就**

是散了也有價值。你若不是講經說法，盡講是、講非，那就啊，啊，一樣講話，可是你講啊，就有罪過；我講呢，就有功德；雖然散了這個神氣，啊，可是我又回來有這法氣，這一口法氣充滿天地！你看，所以你要守著你自己的門口，就是你呀，不要開口。

舌動是非生，你這舌頭一說話，這就有是、有非的。所以在這個道場裏邊，人人呢，都要自己把自己呀，用那光照一照，用你自己的智慧光啊，照一照；菩提光照一照；這個菩提燈，你說我這個菩提燈是熄了？是點著了？要問一問！那麼講出來，有人明白，也變成不明白；有人不明白，哎，更不明白。

那麼今天再說深了一點，你們以後我告訴你們，趕快要變，若不變，就要換了；不變就要換了，因為這個世界是這樣子，你不變就要換。你詳細研究研究這個「不變就要換」是什麼道理？我現在還不把它說明白，這個不能說明白，說明白就沒有法子換！

八、示真法者，欲成行位，須解法理；不體理事，行亦非真。故兜率偈云：不了真實法，諸佛故興世。此亦二種：一、顯事理無礙法；二、顯事事無礙法；並如義分齊說。

真法的因。欲成行位，須解法理：

現在講到這個第八種的因，這種的因呢，是說的你想要成這個修行的地位，一定要啊，明白這個法，和這個理；你若不明白這個法理，你修行啊，也不會有所成就的。所以才說，「不體理事」：你若不明白這個理，和這個事，「行亦非真」：你修行啊，也不會和這個真如這種道理呀，相合。

所以在這個兜率偈說了，就是啊，這華嚴經兜率偈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，「不了真實法」：因為啊，我們這個人不明白這法的真實，「故諸佛興世」：所以呀，諸佛才到這個世界上來。

「此亦二種」：這有兩種。這兩種，第一，就是顯示啊，這個事理無礙的這個法，事和理無礙這個法。第二呢，是顯的這個事事無礙這種法。那麼這種啊，道理，和這個義理分齊的那個那一科裏邊呢，說的很詳細。因為現在啊，就簡單的提一提，在這個義理分齊那個裏邊呢，又會來詳細解說它。

九、開因性者，謂上因果理事，皆由眾生性有；若性非金玉，雖琢不成寶器。

這第九啊，講的是開因性。「開」：就是把它打開。因為以前呢，被這個無明遮障著，不知道我們有這種的因性，不知道我們自性裏頭有恒河沙數那麼

多的性德，也不知道啊，這個本覺的佛智，本來覺悟這個佛的智慧沒有兩個體。所以才說，這個就是說的上邊，前邊面所說的那個因果，和這個理呀，事這些個道理；這些個道理呀，都是眾生自性裏邊呢，本來就有的，不是啊，從外邊找來的，自己本來有的。那麼本來有啊，就因為沒有把它開開，所以人不知道？那麼現在就把它開開了。

這說的這個性啊，「若性非金玉」：假設它這個本來的體性啊，不是金子，和不是玉，「雖琢不成寶器」：你雖然呢，用這個人工啊，來琢磨它，琢磨，雕琢，不成寶器，它也不會啊，變成寶器；必須要啊，是金玉，它才能變成寶器。那個本性是金，你雕琢出來它也成寶器；或者是玉，也會成寶器。所以它本性若不是的，你就沒有辦法。

這就是說的，這個眾生本來的有佛性，所以可以成佛！因為眾生不知道他能成佛；所以呀，他才啊，沒有去，不修這個法，法門。

良以眾生包性德而為體，依智海以為源；但相變體殊，情生智隔。

「良以」：這個是一個文法的起始，就是啊，和那個所以呀，因為啊，都差不多的意思。說，因為良啊，就是因為這個「眾生包性德而為體」：他這個性德啊，就是這個因義，這個因呢，具足恒沙性德；又有本覺這個佛的智慧，但是啊，在裏邊覆蓋著；因為覆蓋，就好像包著似，包這個性德而為體。「依智海」：借著啊，依據這個智海，「以為源」：以為呀，這個本源，覺性的本源。

「但相變體殊」：相變體殊，這是說的把這個本有的真如迷了，迷本有的真如，而就執著到這個名相上了，執著這名相；名相啊，他就執著這個名相了，把本有的那個真如自性啊，就忘了。「情生智隔」：這個情，就是一種情愛；這一種情愛生出了，把智慧呀，就隔住了。也就啊，把這個智慧呀，不現前了。智慧不現前呢，就好像失去這個本來的智慧；但是還沒有失，就是你忘了。你忘了這個本有的智慧，就盡用這個妄想了，本來是智慧，本覺的智慧忘了，啊！你把它忘了，不會用了，就變成妄想，在妄想。

這個相變體殊，這是啊，對著境，境界，說的。根這個情生智隔，這是啊，按照心來說的。你心裏生出一種情感，情愛，啊，就把智慧呀，給隔住了。本來我們人人呢，都有這個清涼國師那樣的智慧，可以呀，目下七行字，七行俱下這個智慧；但是就因為啊，情太重了，感情太重了，啊，所以就把這個智慧呀，給壓住了，壓到底下。啊，令我們不能修行的，就是啊，最最壞的就是這個情；你情一生出來，把智就給隔住。

這個說法啊，很不容易，你說的法真了，他不相信！你說的法不真呢，他也不相信！你真、不真，都不相信。為什麼這樣？這是啊，眾生的習氣。你對他說善法，他不相信；你若對他說惡法，他就相信。在今天說的這一句「情生智隔」，啊，很多人都不相信這個道理。那麼你可以呀，回到家裏想一想，想清楚了，信也由你，不信也由你！所以今天呢，就講到這個地方不多講。

今令知心合體，達本情亡；故談斯經，以為顯示。

「今令知心合體」：這就是啊，開開這個因義了。今，就是現在；令，就是使令。使令怎麼樣呢？你知心合體，知道啊，你這個常住的真心，本有佛的智慧，是空寂的。你若知道這個心是空寂的，這個名相也都沒有了；心空，心都空了，這個名相沒有了；名相既然沒有了，你本有這個性德，本有這個智慧，也就是你本有的這種知見，什麼知見？佛知佛見。就和你這個體呀，就合了，相合了。

你這個性德顯現出來了，就是啊，開開了；你再能啊，「達本」：了悟你這個本來呀，心是無所住的。你心無所住，就是無所著住，沒有執著了，沒有著住；你心裏沒有著住了，你這個妄想也就沒有了。因為你的妄想，就因為你有執著；你若沒有執著，那個妄想自然就不生了。妄想不生，你這個智慧甚至就現前了，正智慧，真正的智慧就生出來了。

怎麼這樣子？你再想打一個妄想，也沒有了。為什麼呢？你有這個智慧光明，把這黑暗的妄想給照化了，照沒有了。啊，這個妄想，也就是你的無明。哈，很多人，做了錯事，我問他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他說他不知道？這就是無明，他不明白。這個無明啊，哈，幫你這麼大的忙，你真應該呀，向這個無明來叩頭頂禮，啊，天天應該拜無明；你拜這個無明啊，拜來拜去，把這個無明就拜明了。所以呀，啊，向這無明來叩頭，向這無明啊，來頂禮，啊，你快離我遠一點！

所以呀，唉，這個「真」，本來呀，不是你立功啊，才能得到這個真；可是你必須要啊，功做到極點了，你這功啊，做到再沒有功可做了，那時候，啊，你這個根本的智慧也就有了，也就成就了。

前邊說這個「源」，根深果茂，前邊說這個就好像源；可是這個源呢，不是由你修行才能得到這個源；但是你必須要啊，修行到極點了，再沒有可修行了，這修行盡了，然後你這個源呢，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呀，你能成就了，這時候，就是「達本亡情了」，達本亡情，沒有情了。情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啊，這情啊，變成智慧了。前邊那個是「情生智隔」，現在「智生情盡」。

我們人呢，為什麼來做人呢？就因為有情，「胎因情有」，因為有這個情。啊，你若是情變成智慧，不是不要它！情，啊，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從智慧那來的；你智慧因為怎麼沒有了？因為有這個無明。這無明就生出一種情，無明一生出來了，這情也就有，所以智慧就遮蓋著。所以呀，你現在達本了，你明白這根本，把智慧呀，現出來，情就亡了。因為想要教人人都達本，人人都情亡；啊，所以呀，才說這一部《華嚴經》，「以為顯示」：做一個很明顯的來指示你。

我們人，為什麼做人？就是啊，業重情迷，就來做人來了。你業障還很重，情啊，把你迷住了；你拔不出腿來了，啊，好像在那個淤泥裏邊呢，陷住了。你若業盡情空，這就是覺了，覺就是佛！所以沒有旁的奇奇怪怪的，你只要能把這情，啊，把你這無明，拜的你這情啊，一天比一天少一點；無明，一天比一天就明一點；無明，這回就明了，把那「無」字啊，沒有了，啊，單單剩了「明」了；這就是啊，覺悟的智慧就現前了。

07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

今天那個(果素)的母親來到我們這中美佛教會這來，相信在這個國家頭一次見到有這麼大的一個佛堂，正適啊，來拜佛念佛。在以前他曾經啊，到過泰國，啊，亞洲去啊，各處去見過這個寺廟佛殿。在泰國有一個佛呀，在那睡覺的佛，躺著在那睡，睡了多少年不知道？那麼那個佛像很大很長，大約比我們這個佛堂都長在那睡，我相信他在泰國見過這個睡佛。

現在到美國這來，我們不要供養一個睡佛！我們要供養一個醒著的佛！所以呀，將來我們可以在這個國家造一個站著的、或者走路的佛！可以從這走到那個地方去，從那個地方走到那個地方去，不要叫他睡；睡，因為什麼泰國他那個佛他那麼睡覺呢？因為那個地方太熱，佛也要休息休息！

在這個國家也不冷也不熱，所以不要睡，要醒著睜開眼睛。所以呢，這個國家將來佛是走的，不是躺那地方不動彈。所謂站著的佛，是什麼？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人，我們現在每一個人呢，都啊，做工做的很多，所以這就是往佛道上走啊，這叫站著的佛，現在站。

那麼(果素)的母親，這次到我們這來，我非常高興，那麼希望啊，留你母親在這多住幾天，看一看我們這的情形。這個(果素)的母親，是很賢明的，很明白的，她歡喜她兒子啊，出家，啊，修行，這是不可多得的；一般的父母

啊，不歡喜兒子出家，她寧可自己出家，也不叫兒子出家。

好像去年來那個(張泰)，你們都認是啊，會做齋菜那位，啊，他想要出家，但是無論如何不叫她兒子出家；她兒子就問她，說媽媽，你要出家為什麼不叫我們出家？啊，她沒有話講了，她說，咦，這個小孩子奇怪！他為什麼要這樣問我？你看，(果素)這個母親，她是到各處佛教國家去的，參觀很多，所以才知道啊，佛教是非常的偉大的！這個一子入佛門，九祖升天，過去九世的祖先呢，都會生到天上去。

所以有的人呢，學佛法之後又要退，你怎麼可以退呢，你說，你的父親祖父，啊，父母都在那等著你超度他，等著你呀，來令他們也成佛呢！你現在一退，啊，他們也都哭起來，落淚！啊，所以呢，這個修道啊，是只有精進不能向後退，我們人人呢，發菩提心；這個菩提心要一天比一天高，一天比一天大，啊，發的等到那個大而無外小而無內那個時候，那就成功了。

亦有二種：一、以言顯示，令其知有；二、使其修行，悟入顯現。如下破塵出經卷等。

在這個第九開因性這裏邊，今天已經講過很多了，現在講這兩種的「因性」。

這個因性，也就是佛性。佛性，是本有的，所以說在這個有兩種裏邊，第一，是「以言顯示」：用這個言語啊，來說出這個因性，也就是啊，一切眾生的那個本覺的智慧，本有的恒河沙數的性德，那麼用這個言語來說明了它；「令其知有」：令一切眾生啊，都知道他自己在這個因裏邊呢，都有佛性，有這個本覺的智慧。因為你若不說，眾生就不知道自己呀，這個因性和佛是一樣的；所以現在啊，告訴一切眾生，啊，說你啊，都有如來的智慧，如來的德相，這是第一種。

第二種呢，「使其修行」：令啊，這一切眾生來依照這個佛所說的法來修行。修行做什麼呢？「悟入顯現」：修行啊，悟入，就明白；明白啊，來顯明出來，現出，顯現出來。顯現出什麼呢？顯現出來這個本有的佛性。

所以說，「如下破塵出經卷等」：就好像下邊呢，那個經文裏邊呢，說，有這麼一個大經卷。如有大經卷，量等三千界；在於一塵內，一切塵悉然。有一聰慧人，淨眼悉明見；破塵出經卷，廣饒益眾生。佛智亦如是，徧在眾生心；妄想之所纏，不覺亦不知。諸佛大慈悲，令其除妄想；如是乃出現，饒益諸菩薩。

這是下邊經文裏頭說的，啊，所以如下，好像下邊那個破開那一粒微塵，拿出來啊，那一個大經卷，等，因為啊，說這個很多的經文，所以說是等。

如有大經卷，量等三千界；在於一塵內，一切塵悉然。
有一聰慧人，淨眼悉明見；破塵出經卷，廣饒益眾生。
佛智亦如是，徧在眾生心；妄想之所纏，不覺亦不知。
諸佛大慈悲，令其除妄想；如是乃出現，饒益諸菩薩。

「如有大經卷」：就好像啊，譬如，譬如有一部大經卷；這一部大經卷有多大呢？「量等三千界呀」：這個大的數量啊，就有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多。有人說啊，我沒看見這麼大一部經典，有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多；啊，我也沒看見這麼小的經卷，能在一粒微塵裏邊！

當然是你沒看見，你若能看見這個這一部大經卷呢，量等三千界，在一粒微塵裏邊，你也會破了，你也會看這一部經卷；就因為你不懂，所以你也破不開那一粒微塵，也見不著這樣大的經卷。

啊，「在於一塵內」：這樣的一部大經卷呢，把它收到一個一粒微塵裏邊去；啊，「一切塵悉然」：一切塵，就是每一粒微塵裏邊都有這一部大經卷，不是單單一粒微塵裏邊有，每一粒裏邊都有這一部大經卷。

「有一聰慧人呢」：有一個聰明有智慧的人，「淨眼悉明見」：他有這個清淨的法眼，所以能看見呢，這個量等三千界這麼大的一部經典；這一部經典呢，可是啊，放在這一粒微塵裏邊了，啊，他能看見，他能看見這一部大的經卷，淨眼悉明見。

「破塵出經卷」：他把這一粒微塵給破開，啊，把這個量等三千大千世界這一部經卷就拿出來，「廣饒益眾生」：啊，他廣徧的來饒益一切的諸眾生，教化一切的眾生。

「佛智亦如是」：這佛的智慧在眾生啊，自性裏邊，眾生不知道；也就好像啊，這一部大經卷在一粒微塵裏邊沒有人看見一樣的。這佛的智慧，就是一部大經卷，可是在眾生的這個性裏邊，這就好像在一粒微塵裏邊似的，啊，沒有人知道。你若有智慧聰明的人，這個人呢，特別聰明，才知道這個一粒微塵裏有一部大經卷。所以佛智亦如是，佛的智慧也就像前邊所說這個道理一個樣。

「徧在眾生心」：它啊，普遍的在這個一切眾生的心裏邊。所以佛才說了，

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」。《楞嚴經》上又說，說你「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」。我們所以沒有即菩提的原因，就因為狂心沒歇；這個狂心呢，哈，令你盡顛顛倒倒，胡思亂想的；叫你不守規矩，也是這個狂心；叫你顛顛倒倒，也是這個狂心；叫你，啊，一切一切都不正常，都是這個狂心。你若狂心歇了，歇即菩提，歇，你這狂心休息了，就是菩提，所以說偏在眾生心。

「妄想之所纏」：這個妄想，就是那個狂心；那個狂心，也就是現在的妄想；這個妄想啊，把這個真正的智慧就給纏住了，纏的這個真正智慧不生出來，這叫妄想之所纏。「不覺亦不知啊」：那麼纏住了還不要緊呢，你若能覺悟、能知道，這還有辦法；啊，你自己也不覺悟了，也不知道了。

所以才說，「諸佛大慈悲啊」：一切的諸佛呀，生大慈悲心，啊，「令其除妄想」：使令一切眾生啊，都除去你的妄想；啊，也就是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。除妄想，就是啊，歇；歇，就是菩提。

「如是乃出現」：如是乃出現，就是菩提。什麼出現呢？就是菩提出現了。你這個菩提就是個覺悟；覺悟若出現了，啊，你這個覺性若現前了，「饒益諸菩薩」：這才能啊，利益一切的諸菩薩。

亦如法華經云：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所謂：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眾生等有，故言唯一。

在前邊說這個破塵取出來一個大經卷，這個塵，就是我們眾生的心；這個經卷，就是佛的智慧。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呢，就好像一粒微塵似的；這佛的智慧就是一部大經卷。難怪方才有一個人打妄想說他沒有看見這麼大的一部經卷，也沒有見到這麼小的一部經卷。這根本就是譬喻，譬喻你怎麼可以看的見呢？你怎麼可以呀，啊，當它實有呢？這都是譬喻！

那麼「亦如法華經云」：也啊，好像在《妙法蓮華經》裏邊呢，所說的一樣的。妙法蓮華經說的什麼呢？說啊，釋迦牟尼佛世尊！「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」：他啊，就是依著啊，一個一種的大事；這個**大事，就是人的生死的大事**，就是啊，人呢，要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這個大事；因緣，也就是這種因緣，出現呢，在這個世間上。

「所謂」：就是所說的那個。什麼呢？「開佛的知見」，把眾生這個貪瞋癡啊，都去了，得到戒定慧這個清淨的本體，這是啊，開佛的知見，佛知、佛見；把一切的染污法呀，都去了，而恢復到本有的清淨光明的妙性上。我們

人人的自性都是啊，清淨光明的，就是因為這個無明生出來了，所以呀，在這個清淨的妙明自性，啊，好像啊，生出一種染污來了。

就好像這個玻璃呀，本來是透光的，啊，掛上一種塵埃了，所以呀，他就看不見呢，這個對面了。我們人這個無明一生出來就有貪瞋癡，貪瞋癡啊，就生出。你就看那個小孩子你就知道，一生出的小孩子啊，是很聰明；那麼以後一天比一天呢，的毛病就多了；貪心也生出來了，瞋心也生出來了，癡心也生出來了；啊，所以就生出一種障礙，把本有的這種清淨光明的妙性就遮住了。

那麼現在要開，開佛的知見，示佛知見，示，就指示明白了；說是啊，我們眾生性裏邊都有啊，這個佛的智慧，令眾生啊，有這個佛知佛見；示佛的智慧示，佛的知見；又令眾生覺悟佛的智慧，覺悟佛的知見；又令眾生啊，能以入佛的智慧，入佛的知見。

所謂這個入啊，也就是了悟的意思，就是開悟了。開悟了，就好像入似的，實際上這個入，是沒有入，也沒有出；也就是啊，「無入而不自得焉」，到任何的境界上都是很快樂的，這叫啊，無入而不自得焉，自得呀，就是自己總覺得，啊，非常的快樂，非常的，啊，歡喜。這是啊，入佛的知見。

，故言唯一：為什麼說唯一呢？因為啊，「眾生等有」：所有的眾生啊，都平等平等的，都有這個；都有什麼呢？都有佛智佛慧，都有啊，佛知佛見；啊，等有，是很平等的；沒有說你多一點、我少一點；你大一點、我小一點；這個是很平等的，所以說唯一；都是有一樣的佛智佛慧，有一樣的佛知佛見。

我們這個佛性啊，你有你一份，我有我一份，他有他一份，沒有一個人沒有的，人人都有。說，我不相信！你不相信，你也有一份；你相信，你也有一份。啊，你信佛的人也有一份，不信佛的人也有一份，所以才說「唯一」。那麼每一個人都有一份，所以這叫「等有」。

這個等有，都有這個智慧；不過，就有的人知道有的，有的人就不知道有的。那麼知道有的就會修行，得到這個智慧；不知道有的，啊，就不會修行，得不著這種智慧。所以這是最平等的。

佛教是大公無私的，不論你說，說是啊，我信佛，也不會多一點佛性；我不信佛，也不會少一點佛性。那麼說，我是啊，一個做壞事的人，這個佛性會不會少一點呢？也不會少。說，我是一個做好事的人，這佛性會不會多一點呢？也不會多一點。說，那既然都是做壞事也是這麼多，做好事也那麼多，

那我就盡量啊，去做壞事去囉！啊，因為這是太公平了，無論做什麼事都有的，啊，那我何必又要做好事呢？不錯！你這個見解是很聰明的，啊，簡直的聰明到絕頂了，聰明到極點了，再也沒有你這麼聰明！

你做好事、做壞事，為什麼人要做好事？為什麼人要做壞事？這並不是佛性多少的問題；這是啊，你做好事就會啊，往上升，你做壞事就往下降。你成佛了，這個佛性也是沒多一點；你做餓鬼呀，這個佛性也沒少一點。因為這個沒有多、沒有少，所以叫不增不減、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，這就是說的這個佛性！

可是，你要是啊，往上升，你做善事，啊，就會成佛；你若做惡事，就會墮地獄、轉餓鬼、做畜生。那麼你若做好事，就會啊，成菩薩，做阿羅漢，啊，或者生到天上去，做那個天上的快樂的人，天人。所以你修不修，與佛性沒有關係，佛性是最平等的；所以說等有，唯一，故言唯一；啊，眾生等有，故言唯一，啊，你研究研究這個問題，這真是，啊，很有意思！

這個佛法講來講去啊，就是叫人沒有妄想。有一個人呢，又這麼講，啊，說我本來就沒有妄想來著，根本就沒有妄想；我就聽啊，經，聽的，愈聽這妄想愈多，愈聽，我愈會打妄想了，這也是得到智慧了。你以前不會打妄想，現在會打妄想了，那就是啊，開了智慧了；你以前會打妄想，現在不會打妄想了，又是開了智慧了。

所以呀，啊，世界上的事情，就是啊，有生、有滅；有的人就得到好處，有的人，啊，聽的，打的妄想更多了。那麼現在妄想多的，你也不要怕多；你數一數它，倒是有多少？你一數，我相信一個都沒有了。你說，嗯，一個妄想，啊，兩個妄想，三個妄想，這麼數一數，數到十個妄想，它再就沒有了，啊，你就會睡著了。

沒有妄想的，你可以叫它生出來一個妄想；你說，快來一個妄想，快來，你怎麼還不來？啊，到哪個地方去了？找一找！咦，你若找不著了，那也是開悟了；你要是能數的過來，也是開悟了。總而言之，你會，就是怎麼樣都是對的；你不會，怎麼樣都是麻煩。所以我今天這個講法也不講，講的多了，哎，麻煩更多一點！

十、利今後者，既等有其分，故廣利無邊。此亦二種：一、利今，即佛在當機；二、利後，即今之聞見。發心品云：我等諸佛，護持此法；令未來世一切菩薩，未曾聞者，皆悉得聞。

現在講到這個第十個因了，第十個因是說的「利今後」：利，就是利益；今，就是現在；後，就是將來。因為前邊所說的等有，眾生啊，等有；什麼眾生等有？就是這個佛的知見，就是佛的智慧，也就是佛的性，所以才說「既等有其分」：既然平等，每一個人都有這個份，「故廣利無邊」：所以呀，才能廣利無邊。

在這個利今後，這一段文裏邊，又分出來啊，兩個意思。第一個意思就是「利今」：利今，這個今呢，就不是現在我們這個今，是我們的過去了，是在釋迦牟尼佛那時候啊，所說的今；所以說，是「佛在當機」：就是佛在的時候啊，那些個當機眾；當機眾啊，就是那個法身大士，那一切的菩薩，是當機。

二、是「利後」：利益啊，將來的；在當時的將來，就是我們的現在，就是利益我們這一般人。啊，所以就說，「即今之聞見」：現在啊，聽見這一部《華嚴經》，和看見這一部《華嚴經》，啊，這都是啊，會得到利益。

在這個發心品裏邊說，「我等諸佛呀，護持此法」：發心品裡呀，令佛都發心了；佛發心說啊，我們這一切的諸佛呀，啊，都發心來護持此法。什麼法？就是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這種不可思議的妙法，不可思議的妙法！

「令未來世啊」：使令啊，未來的世界，「一切菩薩」：所有的一切菩薩，「未曾聞者」：沒有聽見過這種的法的這種人，「皆悉得聞」：令他通通的都得聞這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

所以你我現在這一切的眾生為什麼得聞這《華嚴經》呢？這是佛啊，早就啊，知道啊，現在我們這講《華嚴經》，啊，說這種不可思議的法，皆悉得聞，令一切沒有聞著這個這種不可思議無礙解脫這種法的人呢，通通啊，都能聞的見。所以將來呀，這《華嚴經》啊，是人人都應該呀，聞，應該見。

那麼你們現在聽這個《華嚴經》的人，這就是啊，先聽到；先聽到的，就以這種道理呀，令將來的人呢，也都啊，聽見《華嚴經》的道理。

此益復二：一、令得見聞為堅種故。出現品云：如人食少金剛，終竟不銷等。

這個利益呀，又分出來兩種意思。這第一種利益啊，就使令得聞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，和得見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。「為堅種故」：無論你是聞，是見，都啊，做一個佛的堅固的種子，成佛的堅固種子。

怎麼說是堅固的種子呢？啊，在出現品上啊，又說過；說過什麼呢？說，「如

人呢」：這譬喻人呢，「食少金剛」：吃了很少很少的這個金剛鑽，吃到肚裏，「終竟不銷啊」：你無論你這個胃口怎麼樣好，啊，怎麼樣會吃東西，你怎麼樣消化力強，可是啊，你吃到肚裡，絕定消化不了這個金剛，你沒有法子消化的。

這就好像這《華嚴經》一樣，這《華嚴經》啊，你把這個堅固的種子種下了，始終是會出來的，始終是會成佛的，也就好像那個金剛吃到肚裏不會消化那一樣，所以這叫堅種，為堅固的佛的種子，這是啊，第一個意思。

二、令起行成證入故。出現又云：設有菩薩，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，行六波羅蜜，修習種種菩提分法。若未聞此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門，或時聞已，不信、不解、不順、不入；不得名為真實菩薩，以不能生如來家故。若聞此法，信解隨順、悟入；當知此人，生如來家，乃至深入如來無礙境界。

這是啊，第二種的利益，說你呀，使令你發起呀，這個菩提心，修行啊，這種不可思議的大威德法門，能成就你的道業，證得不可思議的這個覺果。所以說，在出現呢，又說了，說是啊，「設有菩薩」：假設有這樣的菩薩，「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」：在這個無量百千萬億這麼長的時間，那由他大劫這麼長的時間。

做什麼呢？「行六波羅蜜」：就修習呀，「布施」：布施，有財施、有法施、有無畏施，修行布施。又「持戒」：持這個戒、八戒、十戒、十重四十八輕戒、二百五十條戒、三百四十八條戒，都修習了，啊，都行了。「忍辱」：又能忍辱，啊，生忍、法忍、無生法忍，他都能忍，也修習的很圓滿。

不單能忍辱，又能「精進」：啊，這個忍辱的人呢，能忍辱的人多數是很懶的，啊，他不精進，什麼？看忍我，我就這樣子！我就這樣子！你罵我，我沒有聽見；你打我，啊，不要緊的，啊，因為他這樣子就懶了。這個呢，他不單能忍辱，又不懶，又精進，啊，修習呀，身也精進，心也精進，晝夜六時常精進，沒有不精進的時候，精進修這個六度法。

又會「禪定」：啊，他除非不打坐，一打坐就入定。定啊，這一定，啊，把無量劫呀，作為一剎那；一剎那的時間又變成無量劫；這個在定中啊，轉大法輪，教化眾生，在定中啊，大做佛事，這是禪定。

「智慧」：他又有智慧，你光有禪定，定那個地方，啊，認不清楚境界，這個境界來了不認識，為什麼呢？沒有智慧。他又能認識境界，啊，這個境界來了，哦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；那個境界來了，他是如是果，如是因，啊，他

都認識了。

認識了，這六度，不單修習六度，又修「種種的菩提分法」：發菩提心呢，應該所做的事情啊，他就做了，發菩提心，發大菩提心。可是怎麼樣啊？「若未聞此啊」：他要啊，沒有聽見這一種的「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門呢」：啊，這個法門是什麼？就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這個另外一個名字就叫如來不思議大威德的法門；沒有聞見這個。

下邊這一句又說了，「或時聞已呀」：或者他呀，聽過，有的時候或者他會聽過，聞已，聽完了；聽完了怎麼樣呢？「不信」：聽完了，咦，這我不相信這個，哪有一粒微塵裏就會裝了三千大千世界？三千大千世界那是最大了，怎麼能跑到一粒微塵裏頭去呢？啊，我真不明白這個法？不相信！不相信！

「不解」：啊，我不了解。「不順」：所以就不聽了，啊，不依照這個法來修行了；啊，不順，就是逆了；就是你說這個我不信的，啊，沒有這個道理，不信、不解、也不順。不順，所以就「不入了」：這個入啊，啊，也就是不能得到這其中的利益了，這叫不入。但是出不出呢？也不出了嘛！不入也不出。

啊，那麼這個時候，「不得名為真實菩薩」：這個修六度的這個人，修種種菩提分法的這個菩薩，可是，是個假菩薩，不是真菩薩，不得名為真實菩薩！注意，這個要緊的就是真實菩薩！這個是什麼？什麼菩薩呢？說是個假菩薩，什麼又叫假菩薩呢？

這個就是啊，沒有成的菩薩，沒有證入的菩薩，啊，這是因地的菩薩，不是果地的菩薩。這個因地的菩薩，怎麼叫因地呢？啊，「以不能生」：因為他呀，不能生，「如來家故」：不能生到佛家，所以，啊，不叫真實菩薩。

「若聞此法」：若是能對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個法，啊，「信解隨順」：啊，聽了就信，信了，就了解了，了解，又依法這個法來修行，隨著這個法來修行。「悟入」：啊，就開悟了；開悟，這個悟入就是明白，大徹大悟，徹悟；徹悟了，這叫悟入。

「當知此人」：你應當知道這個人；怎麼樣呢？「生如來家了」：他生到如來的家裡邊去了，就是成佛了；生在如來家就是成佛！啊，「乃至深入如來無礙境界」：乃至啊，這個超略詞，就是啊，簡省啊，說一遍。

其中包括，他說，啊，隨順一切如來境界，具足一切諸菩薩法；安住一切種智境界，遠離一切諸世間法；出生一切如來所行，通達一切菩薩法性；於佛自在，心無疑惑；住無師法，深入如來無礙境界。

「隨順一切如來境界」：隨順呢，一切如來所有的境界。啊，具足一切諸菩薩法：什麼菩薩法呀，他具足了。「安住一切種智境界」：安住在啊，一切的這個種智，佛種種的智慧這種境界。啊，「遠離一切諸世間法」：把世間法都離開了。啊，「出生一切如來所行」：出生一切如來所行。

啊，「通達一切諸菩薩法性」：把一切菩薩法性也都通達了。「於佛自在」：啊，在這個佛這種自在無礙的這種境界上啊，啊，「心無疑惑」：心裏呀，不生這疑惑；也不能想，啊，這個一粒微塵裝滿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就在一粒微塵裏邊，啊，這個道理講，咦，講不通啊！啊，不疑惑，於這種的無礙的境界，一點也都不疑惑。

「住無師法」：啊，住在到這個沒有啊，障礙的這種法裏頭；無師法，就是無師自通，不需要有師父，啊，沒有師父我也可以行了，也可以得著了。這就是啊，自己沒有師父可以。那麼你若沒有到這個程度上啊，你可呀，不可以生這種貢高我慢驕傲的心，說，哦，我覺得我現在也得著了，我覺得現在我也可以了，那就完了！啊，你覺得你可以，那已經就不可以了。

這是因為前邊有這麼多的經文呢，所以用乃至深入如來無礙的境界。

良以有作之修，多劫終成敗壞；無心體極，一念便契佛家。賢首品云：十剎塵數如來所，悉皆承事盡一劫；若於此品能誦持，其福最勝過於彼等。

「良以有作之修」：什麼叫有作之修呢？就是有為的修；有所作為，這是有為法。有為法，就是有相的；有相的，就會啊，敗壞。所以說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；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；《金剛經》上又說過，說啊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

這一切有為，就是，不是一種，種種的有為；種種的有為法，啊，如夢幻泡影，就好像做夢似的，幻化不真的；也就好像啊，水裏頭的泡泡一樣；又好像啊，這一切的影子一樣；又好像什麼呢？露水一樣；又好像啊，這個電光石火，所以說如露亦如電。應作如是觀，你應該來這樣看。

我們人在夢中的時候，正當你作夢的時候，啊，在夢裏邊有一個人告訴你，說你現在是做夢呢！你絕對不相信。你說，我現在很清醒的，你怎麼會說我

做夢呢？等到這個人呢，夢醒了，你不需要告訴他做夢，他也知道啊，哦，方才我是做夢，所以說如夢幻泡影。

這個泡和影，都是不實在；你看著好像有，但是你取之啊，就沒有了；這個泡和影都是這樣子。這個露，也是個不實在的；電，也是不實在的。這個電呢，就好像啊，那個打雷的時候有那個閃電那個電，那個電呢，它不長的；不是說我們用這個電呢，我們用這個電呢，隨時用它都會有的；既然有，就不能說是虛妄的。有為法依，就是這樣子，啊，不實在。

所以才說「有作之修多劫」：有作為的這個修行，你就啊，雖然修行啊，啊，多劫，修行啊，很長的時間，很多的大劫，甚至很多的大劫；「終成敗壞」：到究竟最後的時候啊，還是要壞了。因為什麼？你是有相的，也就是有漏的。

有漏，好像人修行，想要生天；說是啊，到天國樂園去享，和這個天主在一起，啊，這是最快樂。快樂，這也不過是個一個眨眼的時間也會逝，不是長遠的。為什麼呢？他有漏。有漏，就有壞。所以呀，哎，你修天福，等天福享盡的時候，還要墮落到三界上來，墮落到啊，六道輪迴裏頭來，所以叫啊，終成敗壞。

08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

無心體極，一念便契佛家。賢首品云：十剎塵數如來所，悉皆承事盡一劫；若於此品能誦持，其福最勝過於彼等。

「無心體極」：無心，講到無心，無心是什麼呢？無心就是道；說到無心便是道，就是道。可是這無心呢，不容易的，你不容易達到這個無心這種境界上。「無心無念無邊，私欲雜念是罪愆」，你能到無心這個境界上，就無所執著了。無所執著，這個體極，你體會到這個極點了，你明白到這個極點了，這叫體極；啊，體極，體會到這個極處了，啊，也就是啊，開悟了。

這一念開悟，這無心到極點了，便契佛家，便呢，啊，和這個佛的這果位相契合了，和佛這個道理也相契合了。這個契呀，是契合；便契合佛家，也就是生到如來家了。昨天不講生如來家嗎！就是生到如來家了。

但是你可要這無心，你一有心，你一打妄想，說，啊，我這個，哦，我現在是，大約是開了悟了，哦，去了佛家了！嘿嘿，你去了什麼佛家？你一動念！這就變成有心了；你一想，說，哦，我要幹什麼？你要幹什麼，那就是妄想了！那就是妄想！

「有心就是妄想，無心就是感應」。所以修道的人呢，你不要想做什麼，你一想做什麼，那就是妄想。你到那個應該呀，做人天的師表的時候，那天龍八部就把你推出來，你再想啊，不做也不可以的。

不是自己打妄想，說，啊，我要做一個什麼？哦，我要做一個世界佛教的領袖！你領誰呀？袖誰呀？連你自己還沒領好呢，還領人！啊，自己無明障礙，貢高我慢那麼多，怎麼能領人呢？又說，咦，我學佛法將來我預備，啊，人人知道我，你說這個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人人知道你，有什麼用啊？人人都認識你，又有什麼用啊？

那怎麼辦呢？就是「但取信於佛，無取信於人」，我啊，佛知道我就可以了。啊，你若一想到佛知道你就可以了，那你若一動無明，佛也一定知道了；你一打妄想，佛也知道了；你一生瞋心、貪心，啊，這個癡心，佛那都知道了！所以你不能瞞得了佛。不要說佛，啊，普通的聖人你也瞞不了；啊，菩薩他都有他心通，你也欺瞞不了。那麼既然這樣子，就不要打妄想囉！

哎，你若應該有這種的因緣，你一定會成功的；你若沒有這因緣，你打這種妄想，啊，也不會成功。這無心，要學一個無心道人，沒有心了！啊，沒有心的道人呢，就和任何人都可以合的來；沒有一個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沒有這種見解了。

啊，隨順佛學，跟著佛來學；跟著佛學，就和大家都要有一種和合。所以我看今天果先這個對聯呢，很不錯的，他說，彼此同和合，中道了義意；他說彼此同和合，啊，這是很妙的，這個對的很不錯的！他對了很多，大約這個將來對這個對聯很有因緣，那麼我就啊，歡喜這個彼此同和合。本來中道對彼此啊，有一點牽強，勉強的意思；但是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的；因為意思好，意思好啊，就那個字義上啊，差一點也不要緊。

無心道人，你若能學這無心道人，啊，吃也不知道吃，穿也不知道穿，睡也不知道睡，行也不知道行，坐也不知道坐；說，那不變成一個傻子了嗎！你若真能變成這個樣子，那就是大智若愚了，是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。不過你還不能，你不能，你辦不到啊，說你今天吃飯沒吃飯？啊，一定吃了就知道是吃了，沒有吃就知道沒有吃。穿衣服沒有穿衣服？一定你會知道，哦，我今天穿衣服了。啊，你若知道你穿而未穿，吃而未吃，那就很妙了，那就是不可思議了，就是這無心道人了，那也就是無心體極了，啊，一念便契佛家！

這「賢首品云」：那個賢首品上說了，說，「十剎塵數如來所悉」：十剎那

麼多的塵數啊，如來他也知道，啊，「皆承事盡一劫」：你能以啊，啊，在這個十剎塵數那麼多的佛，啊，那麼多的如來，也都知道你，你也都承事啊，這個諸佛，盡一劫，盡這一劫，一個大劫這麼長的時間。這是功德是很大了，啊，承事供養；這個承事，也就是供養；供養這麼多的諸佛，盡一劫那麼長的時間。

啊，「若於此品」：你若是啊，在這個賢首品，這一品，「能誦持」：你能以呀，來呀，讀誦它，受持它，啊，「其福最勝」：這種的福德呀，是最殊勝，最殊勝的。「過於彼等」：就超過你能啊，承事這個十剎的塵數那麼多的佛，供養十剎塵數那麼多佛的功德。

所以這個《華嚴經》啊，這是最妙的一部經典。我們人呢，能聽見一個字，已經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得到了，種下那個金剛的種子了。

又此利益，別對前九，成十種益：一、聞法爾，則知常徧，成見聞益；二、聞本行願，學佛發興，成發心益；三、聞機感，知法由善起，成造修益；四、聞為本，知其義圓，成頓得益；

「又此利益」：又在這個利益裏邊，「別對前九」：特別的對前九啊，又成十種的利益。什麼成十種利益呢？就是所說的怎麼成十種利益呢？「一聞法爾」：一聽見呢，這個法爾，這個法就是這樣子，「則知常徧」：知道啊，一切法是常、是徧的，啊，是周徧的；「成見聞益」：這就成就啊，一種的叫見聞的利益；見到，和聞到啊，都得到利益了。

「二聞本行願」：第二種利益，聽的這個宿願呢，這種修行的宿願深厚，「學佛發興」：就要學佛啊，發這種的大乘菩提心，發大菩提心，興起來啊，這種大菩提心，「成發心益」：所以呢，就成就啊，這個叫發心益。

「三聞機感」：聽見呢，這種機感的這種道理，「知法由善起」：知道這一切法呀，都是由善而起；一切的功德呀，也都是由善而成。那麼這就成啊，成就一種「造修益」：造，就是啊，去創造；沒有做的，我要做它，這創造；沒有修的，我就修，叫創修益。

「四聞為本」：為這個教本，「知其義圓」：知道啊，這個義理是圓融無礙的，「成頓得益」：成就啊，頓然間呢，就得到這種利益了。為什麼頓然間就得到這種利益呢？因為它是圓，知道這個圓義呀，就是很快的就得到了。

五、聞果德，則信樂願齊，成滅障益；六、聞位，期心證入，成攝位益；七、

聞行，發意修行，成起行益；八、聞法，決須解了，成稱性益；九、聞因，知一切皆同，成轉利益；十、總具前九，成速證益。故前九因，皆為今益；

第五種是啊，聞佛這個果德，「聞果德」。「則信樂願齊，成滅障益」：這麼因為自己信，歡喜發願，願意啊，和佛這個果位是一樣的，所以就成滅障益，這個能消滅這個業障得這種利益。

「六聞位」：聞這個地位，彰地位。什麼地位啊？「期心證入」：期呀，就是期望；期望啊，發心，發菩提心，來呀，證入這個地位，這就「成攝位益」：成呢，成就這個攝位這種利益。

七，聞這個聖行，「發意修行」：就啊，發心呢，照這一種聖行來修行，「成啊，起行益」：就成就啊，發起這個修行的行，這種利益。

「八聞法」：八，聽見這個是真法了，「決須解了」：所以呀，就啊，很明白了，決定了，那麼絕沒有什麼懷疑了，所以呀，就應該啊，明瞭。「成稱性益」：這個這成一種的稱性的功德這種利益。

「九聞因」：這個開因性，這「知一切皆同」：知一切眾生啊，皆有佛性，都有這個佛智。「成轉利益」：所以呀，要輾轉要教化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都得到這種利益。

「十總具前九」：這個第十啊，把前邊這個九種利益都總起來，總到一起，就成啊，「速證益」：就啊，能很快就證得這個佛果了。

「故前九因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說前邊那九種的因，「皆為今益」：都是啊，為現在這種利益呀，這個的利益，就是為這個速證益，希望我們一切眾生啊，都很快證得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亦可前一一門皆成十益，可以意得。

「亦可前一一門皆成十益」：這是說在前邊的每一個門，也都可以有十種的利益來解釋；「可以意得」：這十種的利益，你用你的思想，就可以得到這個道理，就可以明白了。

現在要開始，這個參加的人呢，不論多少，那麼這功課啊，都是一樣忙。凡是下午拜〈大悲懺〉，這個〈大悲懺〉的功德，是不可思議的。我們拜懺的人呢，都存一點誠心，並且為這個沒有拜懺的人呢，來迴向一下。

現在，在我們這個佛堂裏頭的護法，有啊，的人就業障發現；業障發現呢，就常常啊，打很多妄想；那麼這個妄想呢，不是他自己願意打的，這是業障啊，來擾亂他的修行。所以我們大家拜懺的時候啊，要給這個有業障啊，常打妄想的人呢，替他拜一拜這個〈大悲懺〉，請大悲觀世音菩薩，幫助這有業障的人呢，令他得到身心清淨，啊，沒有那麼多煩惱。這就是啊，自利利他的一種菩薩行。

我們學佛的人，就是願意其他的人好，沒有一切的業障，所以我們大家都發心給這個有業障的人呢，來迴向一下。迴向願意其他人心身清淨，自己啊，一定也就會身心清淨了；所以呀，這個幫助他人，也就是幫助自己；幫助自己，也就是幫助他人；這是有互相的關係。我們現在大家遇到一起，都是彼此啊，有緣的；所以呀，要彼此同和合，那麼互相啊，救度，你幫助我，我幫助你，要啊，發這種菩提心。這也就是啊，速證啊，一種的行門。所以這一點呢，我們大家要特別注意一點！

在今天呢，作這個對聯，是說的布施，這是一度；持戒，又是一度；忍辱，又是一度；精進，六度啊，有了四度。那麼各位對的時候啊，也找這個佛教的名詞來對；用這個成語也可以。我們大家是學佛法的，那麼作一些個佛教的對聯。在中國來講這個對聯呢，是很普遍；所有有學問的人都會作這個對聯，尤其作的非常好的。有的作的很有意思的。

那個有這麼一副對聯，說是啊，這個「小人言謊，行紅就綠，換面要充君子」。說這個小人呢，歡喜撒謊，歡喜講打妄語，小人言謊。行紅，他正在這走這個紅呢；就綠，他又變成綠了；換面，他換了一個臉呢，本來他是這一個小人的面孔啊，他弄一個假面具，換了一個面孔；要充君子，他想要做冒充君子，這是啊，說這個小人的樣子，講小人，中國人講那是小人，他是小人。

下一聯就說的，說，「大人說話，如白染皂」；大人呢，說出話，就好像啊，那個白布染成黑的，如白染皂；那個皂啊，就是黑色的。這個白字底下加個七字，加七個的七，這個叫做皂，如白染皂。「改口不算英雄」，他那個換面呢，啊，這就對一個改口；他那要充君子呢，這就對一個不算英雄；不算英雄，就是不夠英雄。

小人言謊，行紅就綠，他本來說的這個呢，哎，他又會變成那個；換面要充君子，換一個面孔就要充君子。大人說話，如白染皂，改口不算英雄；對的很好。

亦可前一門皆成十益，可以意得。因上十義，故此教興。發心品中，有十

所因。彼云：以佛神力故，世尊本願力故等。因緣相參，對會因緣，可以意得。

「亦可前一門皆成十益，可以意得」：這是說啊，前邊每一門呢，都可以有十種的利益這麼樣來解釋，所以說亦可前一門皆成十益；可以意得，這個你自己用你的思想啊，就可以得到這個道理了，可以明白；可以意得，就是可以明白。

「因上十義」：因為上邊呢，有這十種的義理的緣故，啊，因上十義。「故此教興」：所以呀，這個佛教就興起來，因為上邊有這十種的意思。所以呀，這個佛教，就可以啊，興起來。所以說「發心品中」：在發心品裏邊呢，「有十所因」：這十種所因呢，這說了兩個，所因呢，就是十種的因，這種的因緣。「彼云」：在這個發心品他說，「以佛神力故」：以這個佛呀，因為以佛這個神通的力量的緣故。「世尊本願力故」：啊，釋迦牟尼世尊呢，在因地所發的這個本願力故。

為欲顯示佛法故：因為啊，想要啊，顯示，就顯明指示啊，這佛法的緣故。
為以智光普照故：又啊，因為啊，要用這個智慧的光明，普照一切眾生的緣故。

為欲開闡實義故：也因為啊，想要開闡這個真實的這種義理的緣故。

欲令證得法性故：又啊，為的想令這一切眾生證得這個法性的緣故。

為令眾會悉歡喜故：又啊，想為的這個大眾的，法會大眾啊，皆大歡喜的緣故。

為欲開示佛法因故：又啊，為的開示指示佛法一切的這個因的緣故。

為得一切佛平等故：為啊，得到佛的這一切平等的緣故。

為了法界無有二故：要明白這個法界沒有兩個，只是一個。

啊，所以呀，才說啊，這種的十因，十種的因。現在啊，單說這兩種，那麼在這個疏文上啊，單說兩種；現在我講啊，這有十種，因為啊，說這兩種，就包括其餘的，所以要有個「等」字。

「因緣相參」：這種因緣，互相啊，參，就是啊，因裏頭也有緣，緣裏頭也有因，啊，互相啊，互為因緣，這叫相參。「對會因緣」：又啊，互相的對會。對會，就是啊，因，又可以明白這個緣；緣，又可以明白這個因；啊，因緣互相對會，也就和前邊那個相參呢，這個意思是相同的。「可以意得」：這個意思呢，可以呀，用你的自己的思想啊，去想一想就明白了。

第二，明說經緣者，一切經首，說時方人等，皆是緣起。

在這個第二，就是啊，說這個緣了。前邊是說的因，現在是要說的這個緣。這個經的「一切經首」：就是經的前邊，在經的一開始，這叫首。「說時方人等」：這個時，就是一個時成就；方，就是地方成就，就是那個處成就；人，就是啊，也可以說是啊，主成就；也可以說是啊，眾成就；因為佛也是人修成的，聽眾也是一些個人在那聽。所以呀，「皆是緣起」：這都是啊，有這種的緣，而生起呀，這種的教。

今有十緣：一、依時；二、依處；三、依主；四、依三昧；五、依現相；六、依說者；七、依聽者；八、依德本；九、依請者；十、依加者。

現在啊，講這十種緣的題目，這是先先呢，講一講這個題目。「今有十緣」：現在啊，總起來舉出來啊，有十種的緣，這十種的緣呢，都是說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

第一種緣，就是「依時」：要有時的緣。若沒有一個相當的時間，那就沒有法子啊，說經了。

「二、依處」：第二啊，要有一個處所，來呀，講經說法，要有這個處的緣；若沒有一個地方，你怎麼可以講經說法呢？

「三、依主」：第三的緣，又要啊，有主；若沒有一個說法主，啊，也就沒有人說這個經典，要有主的緣。

「第四、要依三昧」：三昧啊，是梵語，此云叫「正受」，又叫「正定」。要依據這個正定啊，這種的因緣。

「第五、依現相」：現相啊，好像佛現千丈盧舍那身來說這個《華嚴經》，這現相。

「第六、依說者」：這個依說者，和那個主啊，本來是主也是說者；那麼這說者呢，就是這一部經有其他人呢，有其他的菩薩，他說啊，善知識啊，也有說的，這要有一種的緣。

「七、依聽者」：那麼你有人說法，若沒有人聽，這個法也不圓滿，所以又要有聽者的緣。

「第八呢、依德本」：雖然有聽者、有說者，你說法這個人若沒有德本，沒

有德行，沒有道德，這個緣呢，也不具足。

「九、依請者」：也有這個人說，也有人聽，這個法又要有人請法，若沒有人請法，啊，這個緣也不具足，所以又要有人請法；請者，就是請法，請法者。

「十、依加者」：這個加者呢，就是加被者。啊，或者佛呀，放光加被這在法會的這個大眾；或者十方佛放光啊，加被這在法會大眾，所以這加者，又要有加被者這個這種的緣。

今初、依時。夫心冥至道，則渾一古今；法界無生，本亡時分。下經偈云：如來得菩提，實不繫於日。

這現在呀，先說這個時，講起這個時啊，本來沒有一定的時，就因為眾生啊，有所執著，所以呀，才啊，執著這一個「時」。現在第一個，是啊，說這個「依時」這個道理。

「夫心冥至道」：人這個心呢，和這個至道是相契合的；冥啊，就是契合；冥契呀，這個至道。為什麼我們要修道呢？因為我們這個本有的智慧沒有丟；只要啊，你一念呢，體極了，便契佛家。你這「一念清淨，就是一念佛；念念清淨，就是念念佛」。所以這說這個夫心冥至道，冥啊，就是和這個至道啊，相合，至道也就是這個覺。

「則渾一古今」：則渾一古今呢，就是古也就是今，今也就是古，古今無二。在眾生啊，的執著心來說，啊，有古、有今；你若是明白這個至道了，啊，也沒有古，也沒有今，根本就沒有一個時候。

啊，所以在《金剛經》上說，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，這三心了不可得，這就叫啊，渾一古今了。渾一古今，古今分不開了，沒有法子分開。

因為啊，什麼呢？「法界無生」：在這個法界也無生無滅；既然無生無滅，所以說，「本亡時分」：沒有什麼時候；它不生也不滅，所以這個也沒有時候。前邊不講過，啊，「縮無量劫為一念，伸一念為無量劫」，這無量劫和一念，也沒有長，也沒有短。所以有長有短，有多有少，就是眾生的分別執著心，而有啊，這麼多的分別。

「下經偈云」：在啊，等到講到經上啊，在講到經裏邊那個文呢，偈裏邊又

說了，說「如來得菩提」：那個經上說啊，如來得菩提道啊，得這個菩提覺到啊，「實不繫於日」：實實在在的不是在某一個時候來成的，沒有哪一天呢，說是佛成道的時候，實不繫於日。因為在這個眾生啊，分別心上有哪一天成佛啊，啊，哪一天佛入涅槃。

在這個你若心冥至道了，心裏呀，你的這個真心，和至道啊，契合了；所以那時候，就是長也不長，短也不短，古也不古，今也不今了。所以因為這樣子，所以說實不繫於日，不是說一定有什麼一個時候。

這個呢，這清涼國師他啊，這個說這《華嚴經》的道理呀，這種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，所以呀，說實不繫於日。

這個佛法呢，就是破眾生的執著，你若把執著沒有了，啊，這個法也沒有了。你因為有執著，才有法，這個法就是破執的。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啊，你過海之後啊，就不需要再坐船了，這個法就好像一個船似的；你不能說我過了海，過了，把這海過了，我把這個船揹到身上，揹著船走，不能這樣！

所以說，《金剛經》上說，啊，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就是是法也要放下！啊，你把執著沒有了，你若真是啊，把時候也忘了，也無古，也無今；啊，你能這樣子，那法就沒有了，不用法了。你現在不能到這個程度上，所以呀，啊，要破這個執著。我們一切一切都是有所執著；若沒有執著了，啊，那真是啊，妙到極點了！

況無涯之說，念劫圓融哉？今以無時之時，略顯十重時別：初、唯一念；二、盡七日；三、徧三際；四、攝同類劫；五、收異類劫；六、以念攝劫；七、劫念重收；八、異類界時；九、彼此相入；十、以本收末。謂以非劫為劫故，

「況無涯之說」：況啊，何況；何況啊，無涯之說，無涯，就是沒有邊涯，也沒有一個停止的時候。上無古，下無今，啊，那麼沒有一個窮盡的時候，這叫無涯之說。說什麼呢？就說這《華嚴經》。啊，「念劫圓融哉」：念，就是一念；劫，就是一個大劫；圓，就是圓融無礙的，圓融無礙。這種的妙法是啊，圓融無礙不可思議的。

這一念，就是無量劫；無量劫，也就是一念。在這一念中，啊，所以呀，為什麼一念為無量劫呢？圓融無礙。為什麼無量劫又為一念呢？也是圓融無礙。沒有啊，障礙，是不可思議的；這種境界，不是普通凡夫所可知道的。那麼現在不過啊，就說一說，真能領會這個意思的，那就是，啊，不是平常人，是非常之人。

非常人，講起非常人呢，我想起來一個笑話。什麼笑話呢？這一個瞎子，一個駝子，又有一個駝背；駝背呀，就是駝背懂不懂？就是這麼樣子，駝背。那麼這三個人呢，都要坐上位，誰都要坐第一位。坐第一位，就是大位，想坐這個大位。想要做大位，怎麼樣坐法呢？說我們三個人呢，看一個人說，說一個大，大的意思，看看誰說的大，誰就坐上位！

這個瞎子就說了，說我呀，我是一個目中無人的人，我應該坐上位！他目中無人，誰他也看不起，根本他沒有眼睛，怎會有人呢！啊，所以呀，那麼又這說我是目中無人的人，我應該坐這個大位。

啊，那個駝子又說了，說我呀，我是一個非常的人！非常的人，我不常，我非常人，我應該坐上位！這個駝子就說了，這個駝背就說，說我呀，我說你們都是姪輩；姪輩，就是晚輩；這個姪輩，就是姪子；姪子，就是好像這個哥哥的兒子，叫自己叫叔叔，那麼這個叫姪子，說你們都是姪輩。姪輩呢，本來他這個「直背」，就說腰背直的；但是他不是用這個直的這個「直」，用姪子的「姪」。姪子的姪，就是晚輩，你們都是晚輩，我應該坐上座。

那麼這個這講起非常的人來，那麼非常的人，能知道啊，這個非常的道理。所以古人說過，說非常的人，才能做非常的事，立非常的功，非常。那麼這一部經啊，《華嚴經》，釋迦牟尼佛呀，在常寂光裏邊，常常演說《大華嚴經》，沒有一個任何的時候他停止的，所以這《華嚴經》啊，就是圓融無礙的，無初無後；啊，它初，又可以作後；後，又可以作初，啊，這互相圓融無礙的。

「今以無時之時」：現在啊，用這個沒有一定時候這個時，啊，「略顯十重時別」：略略的，啊，顯出來這個有十重啊，這個時候的分別。

「初、唯一念」：第一個，就是一念，這也是個時候。

「第二、盡七日」：這個盡七日啊，也就是一坐，坐了七天；這七天，也好像一念似的；啊，這七天也好像一念。

不單七天一念，「第三呢，是徧三際」：三際，就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都徧了，徧三際。

「四、攝同類劫」：攝同類劫，就是長的劫，和長的，啊，在一起；短的劫，在短的，在一起。

「五、收異類劫」：啊，這收異類劫，就是長短互相攝，啊，互相收；長的劫又可以變短了；短劫又可以變長劫了，也沒有長，也沒有短。

「六、以念攝劫」：六，在這一念裏邊就攝無量劫，無量劫也就是一念。

「七、劫念重收」：第七呀，劫呢，你說它一念，還有劫；那麼你說它是劫呢，還不離一念；重收，啊，重複啊，互相收，這種境界。

「八、異類界時」：八呀，好像那個一切的異類，和這個劫啊，不同的；不同啊，好像什麼呢？好像那個樹的形，江河的形，那個無邊異類的，這個樹形，江河形都能啊，互相攝入，所以異類界時。

「九、彼此相入」：彼，就是其它；此，是自己，彼此互相啊，都相入。

「十、以本收末」：第十呢，是以這個本就能攝到末，又以末又可以攝本，也是互相攝的。所以呀，這叫啊，不時之時。

啊，這個是啊，所說的「以非劫為劫故」：你說它是劫，又不是劫；你說它是時，又不是時。在這個《華嚴經》這境界，也沒有劫，也沒有時，也沒有一定的這個念。所以呀，這都是不可思議的，你都是沒有法子可想它這個道理的，這種妙的境界。

09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

於前十時，恒演此經。又此十種，隨一圓收。依此說時，則無始終；亦隨見聞，說初成等，如前法爾中辨。

「於前十時，恒演此經」：在前邊所說這個十種的時啊，十種的不定時，時既不定，所以啊，在這個不定時裏邊呢，常常演說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「又此十種，隨一圓收」：又啊，前邊所說這十種的時啊，隨一，就每一個時啊，都是啊，啊，圓融無礙的；所以呀，這圓收，就是圓教啊，來收。

啊，「依此說時，則無始終」：依照前邊所說這十種時啊，也沒有一個開始，也沒有一個終了；也沒有古，也沒有今；啊，這個時啊，以這個時來說《華嚴經》。「亦隨見聞，說初成等」：那麼雖然說沒有時啊，但是啊，隨著這眾生的見聞，凡夫的見聞，來說初成正覺，啊，那麼初發心便成正覺，這個等等的這個說法。「如前法爾中辨」：好像前邊呢，所說那個法爾啊，那個

裏頭所說的那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
若依此時，則迥異餘教；而餘教時，不出於此。或說三七、六七等，隨見聞故，廣如旨歸。

「若依此時」：假設要依照前邊這十個時候，「則迥異餘教」：則迥然呢，和其它的教不同。這個其它教都有一定的，那麼這一種教啊，是頓教，沒有一定的。「而餘教時」：但是啊，雖然不同於教，可是包括著其它的這個教，所以呀，其它的教也「不出於此」：也都啊，不超過這個時候。

「或說」：或者有一個人就說了，說這個有「三七」：三、七，二十一天，這不也是個時候嗎！或者有「六七」：六、七，四十二天，「等」：這不也是時候嗎！啊，這「隨見聞故」：都是啊，隨著眾生的所見所聞，才有這麼一個三七、六七等，等等的這個時候。「廣如旨歸」：要是想詳細研究這個道理的話，就啊，看一看這個華嚴旨歸，華嚴旨歸呀，上邊說的很詳細的。

禮拜六是護法韋馱菩薩的生日，大家要拜拜護法韋馱。若有時間的人呢，都來隨喜這個法會，做一個護法。這個護法韋馱啊，講經講這麼多這麼長的時間，有的人呢，或者會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？那麼這韋馱兩個字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呢，叫「明智」，又叫「明利」（明，就是明白的明；智，就智慧的智；明利，也是明白的明，利益的利；不是人名字的那個名，利益的利，是明白的明）；要明白這個利益。是誰呢？是韋馱菩薩，他明白利益眾生，他有智慧，有很聰明的來利益，聰明有智慧來呀，護持佛教；不是很愚癡的，啊，做的事情，啊，顛顛倒倒的，啊，學了，學佛法學了很久了，啊，我還那麼顛倒。這韋馱菩薩他七世是童子身，所以發願做護法韋馱。

那麼今天講到這個處，前邊講到一個時。你們各位還記得這個華嚴經，講了多少處？有多少會？有人記得快一點講出來！

第二、依處者，夫智窮真際，能所兩亡；假說依真，而非國土。

前邊是講這個時，這個時是無時之時；那麼這個處呢，也是非處之處，不是處的處。說不是處，怎麼又有個處呢？非處之處這是個什麼道理？第二處，因為這個講「時」，和講「處」，也就是啊，根據這個六種成就；第一信成就、第二聞成就。那麼現在講啊，這個《華嚴經》，在這個疏文上啊，沒有講這個信成就，和聞成就；就講這個時成就，和處成就。那麼「時」，既然沒有一個時候；「處」，也就沒有一個處了；非時之時，這非處之處。

怎麼說呢？「夫智窮真實際呀」：這個智慧；窮真實際，窮，就是沒有了；真實際，真實際就是那個真實際的理體；也就是那個體極，一念便契佛家，這叫啊，智窮真實際。講來講去，這個名義，名字是換了，那個意思還是一樣的。智窮真實際，也就是啊，你明白那個如來藏，如來藏性，叫智窮真實際。

什麼是如來藏性？就是一切眾生自性所隱藏的如來功德。你既然明白智窮真實際了，這個道理了，所以，啊，「能所兩亡」：也沒有一個能窮，也沒有一個所窮，能所兩亡；因為你有個能，有個所，這樣還沒有到真實際上；到這個真實際上，啊，能所兩亡，兩亡，沒有了；這時候，就是所謂「得一萬事畢」。

你沒有得到「一」，就有很多麻煩；這麻煩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從你沒有得到「一」那來的，所以你就有了麻煩了。你若得到「一」了呢，什麼麻煩都沒有了；啊，「內無我，外無人，遠無物」，啊，也沒有我，也沒有人了，也沒有物了，你說這是個什麼？所以把能所都沒有了。沒有能也就沒有所，能所兩亡。

啊，所以呀，「假說依真」：假說，這個假說呀，就是個方便說。方便說，又有一個真；這個真呢，也就是個處；這個真，也就說的這個處，依真，依處，假說依真。啊，「而非國土」：可不是啊，有一個國土，啊，有一個地方。那麼這個呢，《華嚴經》，和其它的經典不同；其它經典，都是在這個娑婆世界說的。啊，那麼《華嚴經》呢，是在這個華藏世界說的，華藏世界海說的《華嚴經》。

所以華藏世界海，這是淨；娑婆世界，就是穢。那麼雖然說在華藏世界說這個《華嚴經》，而沒有離開這個娑婆世界；所以呀，非淨、非穢；不是淨土，也不是穢土，離開這個淨了和穢。所以這叫啊，假說依真，而非國土。

況剎塵即入，染淨參融；圓滿教之普周，難以分其處別。

「況」：就是何況，「剎塵即入」：就是前邊所講的這一粒微塵，可以呀，把這個三千大千世界，都藏到這一粒微塵裏邊。啊，三千大千世界怎麼可以放到一粒微塵裏呢？你若想知道三千大千世界，怎麼可以放到一粒微塵裏邊，你要先知道怎麼不可以放到一粒微塵裏邊；你若明白怎麼不可以放到裏邊，你就明白怎麼可以放到裏邊了。

因為你不能放到裏邊，你還不明白呢，你怎麼可以明白能放到裏邊呢？所以剎塵即入，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可以放到一粒微塵裏邊，一粒微塵又可以放到三千大千世界裏邊。三千大千世界放在一粒微塵裏邊也沒有小，這三千大千

世界；那麼一粒微塵放在這個三千大千世界裏邊，這一粒微塵也沒有大；這是無大、無小，無內外。

那個我們現在啊，把一粒微塵放到一粒微塵那個地方，三千大千世界放到三千大千世界那個地方，啊，不要弄亂了！弄亂了，啊，有的人就打妄想，說，哎，這三千大千世界這麼大，放到一粒微塵裏邊，那三千大千世界那個人不都憋死了嗎？啊，都沒有地方喘氣了嗎？唉，你的心太慈悲了，啊，為這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來憂愁，一定啊，你很快會成佛的。

那麼「染淨參融」：就是方才我說的，娑婆世界是染土，華藏世界是淨土。那麼佛說這《華嚴經》啊，是在華藏世界，金剛為地，那個地完全都是鑽石的，金剛鑽，鑽石這個地。這個華藏世界六種震動，那麼說一定釋迦牟尼佛離開這個娑婆世界，沒有離開，還是在這個娑婆世界。即娑婆，即華藏；即華藏，即娑婆；這叫啊，染淨參融，染淨啊，這麼參到一起，參融，這就非染非淨，染淨參融。

前邊那個教，說是啊，沒有能，沒有所，那是屬於啊，實教，和頓教，它還就沒有能所。現在呢，「圓滿教之普周」：這是圓教了，圓滿大教、圓滿修多羅、圓滿Dharma，圓滿的大教，沒有再比這個大的了。所以下邊說，「難以分其處別呀」：怎麼可以說它有一個地方呢？啊，你若說有一個地方，你就不圓了，所以就可以說沒有一個地方。

沒有一個地方，就是無在、無不在、無所不在，這說《華嚴經》，盡虛空徧法界，都是講《華嚴經》的道場。佛呀，在前邊所講那個十個時啊，常說此經，啊，恒演此經，常常的演說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；啊，你聽到一個字，已經是有不可思議的功德了。

然真非事外，不壞所依。以上無時之時，徧此非處之處。

在前邊講啊，這個圓教是周徧法界的，所以呀，沒有法子來分別出來它的處別，處所，特別的一個處所。

現在又說「然真非事外」：這個真法呀，一真法界，並不是離開這個事的外邊，而有一個一真法界。所以說「不壞所依」：這個所依，就是個處。雖然說沒有處，也是不能把這個處啊，壞了。為什麼說沒有處？因為它啊，徧一切處，所以呀，沒有一個一定的處所，並不是把這個處就破壞了而沒有處，所以說不壞所依，所依也就是個處。

「以上無時之時」：沒有一個一定的時候這個「時」，「徧此非處之處啊」：也呀，周徧這個沒有一定的處所的「處」，所以呀，這叫圓融無礙的法門。無礙圓融時處，時不礙處，處不礙時；時也徧一切處，處也徧一切時，所以呀，時處是互相無礙的。

然有言：此經在穢土說，居摩竭等故；有云：處淨土說，在華藏故；有云：如實義者，二種身土無定異處，即於一處，見聞異故。

這是啊，清涼大師設出這個問答，來呀，講這《華嚴經》究竟是在什麼地方說的；是啊，在表面上說是有這個七處九會；在人間呢，說了三次；在天上啊，說了四次。

所以他說「然有言：此經在穢土說」：有的人呢，就說了，說這一部《華嚴經》啊，也是在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啊，這穢土啊，所說的經典。什麼道理呢？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啊，「居摩竭等故」：因為啊，是在摩竭提國那說的，就是在印度摩竭提國那個地方說的《華嚴經》，菩提樹下。

「有云：處淨土說，在華藏故」：又有一個人說了，說不是的！這《華嚴經》啊，絕對不是在這個穢土所說的。為什麼呢？啊，他一定是在淨土所說的，啊，他是啊，在這華藏世界，哎，所說的這《華嚴經》。那個華藏世界，啊，六種震動，金剛為地；啊，所以呀，和這個穢土完全都不同這個境界嘛！這不是在這個穢土所說的，我說是在淨土所說的。這兩個人呢，就辯論起來。啊，兩個人呢，啊，一個人說是在淨土，一個人就說在穢土，這互相來就辯論起來。

又有一個人又說了，說啊，說，「有云：如實義者」：說這個像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啊，這種不可思議的境界呀，這是如實義者，如實而說的。啊，如來呀，乘如實之道來成正覺，所以呀，現在依照這個如實義而說。啊，「二種身土無定異處」：這個也可以說是淨土，也可以說是穢土。他啊，娑婆對著華藏世界，啊，這就是說的穢土；華藏對著娑婆世界而說這個經典，這就說是淨土。

這個穢淨二土啊，這是因人而見；有的人呢，就見淨土；有的人呢，就見穢土了；這沒有一定的；所以二種身土，啊，無定異處，沒有一定的，是因人而別。「即於一處，見聞異故」：就是在這一個地方，他所見所聞呢，不同而已，見聞呢，是兩樣的。在這一個地方，有的人就見著是穢土，有的人呢，就見到是淨土。見到淨土而說的，就見到華藏世界；見到穢土而說的，就見到娑婆世界；所以呀，這是因人的根性，而所見不同。

為什麼就在這一個地方就可以見兩種的身土？這種的境界，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也就是啊，這個凡夫和聖人所見的各有不同；也就是啊，這個凡夫的肉眼，和呀，得到啊，清淨的法眼，所見的也不同。得到清淨法眼的人，就在這娑婆世界，就可以呀，看見華藏世界海。

若凡夫二乘的人，就是啊，僅僅見到這個娑婆世界，是土木金石所造成的，這凡夫的肉眼。得到清淨的法眼，是即穢而淨，就在這個穢土上啊，就可以看見呢，這華藏世界的淨土。那麼是不是這個穢土變了呢？沒有，也沒有變。

那麼凡夫的肉眼，看見華藏世界這個淨土，也就和這個穢土一樣的。也是不是這個華藏世界變了，變成這穢土呢？不是的。這就是啊，因眾生的根性而所見不同。你看這個我們人看見的這個水是水；那鬼呢，見到這個水就變成火；天人看見這個水呢，就是琉璃；所以這個所見不同的。

好像我們這個講堂，有的人在這啊，聽經，就見光見華，見到有種種啊，殊勝的境界；有的人呢，在這聽經，也就是聽經；啊，看這個法堂啊，也就有幾位佛像；啊，有這麼多人在這聽經。若開清淨法眼的人呢，就不同了，啊！見到十方諸佛、十方的菩薩都在這擁護這個道場，擁護這個法會，一切的天龍八部、護法善神，啊，在這莊嚴道場，所見的境界不同。

啊，前幾天，啊，這果地就問我，這個善財童子來幹什麼來？我說他到這來布施來。所以呀，啊，那麼他就把他一雙鞋拿出來就供養廟上，哈，他就要做善財童子。我說這個善財童子怎麼變成這個銀的色呢？啊，這什麼道理？我說大約他是有銀子來布施，算是這麼回事，我說的不知道是對不對？那個或者果地可以加以詳細的解釋。

上之三義，後一近宗。然說此經處，淨穢無礙，通局交徹，各二四句。

「上之三義，後一近宗」：就是前邊呢，所說這個有說是在淨土，有說是穢土，說這個《華嚴經》的；又有說呀，即淨而穢，即穢而淨，淨穢呀，不二，說這個《華嚴經》的。在後邊呢，這個說法呀，宗門所說的道理呀，很相近。

「然說此經處」：可是啊，說這個《華嚴經》這個處所呀，是「淨穢無礙」：淨不礙穢，穢不礙淨，淨穢是無礙。啊，你這個根機清淨的人，就看見呢，是淨土；根機呀，稍微差一點的人，就看見呢，是穢土。所以呀，說啊，「通局交徹呀」：通也不礙局，局也不礙通。通，就是在這個穢土，而通於淨土；局，就是啊，或者單局到淨土，或者單局到啊，穢土；可是這通局交徹，啊，

彼此啊，互相無礙的。啊，「各二四句」：每一種啊，有兩個四句，有兩種四句來說明了它。

初淨穢中，謂或唯染，或唯淨，如前二義；或俱華藏內娑婆故；或泯染淨相盡，同一法界故。

現在這一段文就說各二四句，有兩個四句。現在是第一個四句。第一個四句說，染淨中，「初染淨中」：或者是染，或者是淨，這兩個這個意思。「謂或唯染」：有的人呢，就說，單獨就是一個染，就是娑婆世界說的這《華嚴經》。「或唯淨」：或者說是啊，單獨的說的是華藏世界，在淨土說的這《華嚴經》。「如前二義」：就好像前邊呢，所說的那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
「或俱，華藏內娑婆故」：或者說是染淨啊，俱有的，也染、也淨，染不礙淨，淨不礙染，即娑婆而華藏，即華藏而娑婆；說這個因為「華藏內娑婆故」：這個內字啊，讀成了ㄩㄣˋ。納，就是把它納到這個，把所娑婆世界納到這個華藏世界裏邊了，納。啊，謂華藏內娑婆的緣故。

「或泯」：泯呢，就是都沒有了。也沒有染，也沒有淨；啊，染的相也盡了，淨的相也盡了。為什麼呢，沒有染淨呢？「同一法界故」：都在這一真法界裏邊；所以也沒有染，也沒有淨了，啊，他與這個法界合而為一了，所以這是前邊這四句。

那麼現在在這聽經的，有的人呢，聽的明白《華嚴經》的道理，就覺得，啊，是妙不可言；他明白一點點，還沒有完全明白，愈想愈覺得妙，愈想愈覺得不可思議。有的人在這聽經啊，聽的很乾燥無味的，這是講什麼呢？啊，我聽得一點也不懂，沒什麼意思，啊，什麼叫染呢？什麼叫淨啊？啊，什麼叫不染不淨啊？什麼叫染淨無礙啊？啊，完全不瞭解，愈聽愈覺得煩，愈聽愈覺得這個無明就生出來了。

啊，你說，就生出粗惑、細惑、無明惑都生出來了。一樣的聽經，有的聽的就覺得非常好，有的愈聽愈覺得有煩惱。啊，沒聽經的時候沒有煩惱，一聽經這個煩惱無明啊，都生出來了；啊，在這坐著也坐不住了，啊，拜佛啊，也覺得很不自然的，坐那地方好像坐到針的那個鋒上一樣，哦，就是要，啊，快講完了，快講完，啊，這個還不講完，講完我好休息休息了！他認為在這聽經啊，比做什麼工作都辛苦！

啊，有的歡喜在這聽經，一聽經啊，就好像入定了似的，啊，什麼都不知道了，只知道聽經。你看，就這個聽經就有染的境界，有淨的境界，啊，有染淨無礙的境界；啊，有染淨啊，沒有的境界。什麼染淨沒有的境界呢？啊，

他聽經就睡著了，也不知道講的什麼？這是染淨沒有了，染淨相盡了。

啊，有的他聽的，哦，染和淨也差不多，淨和染也沒有什麼分別，這是染淨無礙了！為什麼呢？他正在那個地方打妄想呢！打的妄想，想的所以也雖然聽到染呢，淨啊、淨呀，染呢，他也沒有分別心了，所以呀，就變成染淨無礙了；大家想一想，在這一樣聽經，就有這四種的，也是有四句了。

此段文是弟子講

又或唯染，摩竭等覆淨相故；或唯淨，其地金剛，染相盡故；或俱，隱顯無礙故；或俱非，各相形奪，二相盡故。

前邊說淨穢無礙，通局交徹，都有兩個四句。我們現在所講的是，染淨的第二個四句。

「又或唯染」：有的人說這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只在娑婆世界這個染土說的。為什麼？「摩竭等覆淨相故」：因為摩竭提國又覆淨相的緣故，清淨相時常被覆蓋著，所以呀，只有染相。「或唯淨」：或者有人就說了，只在淨土，在這個華藏世界說的。為什麼？「其地金剛，染相盡故」：染相，就是穢土；染相淨了；因為啊，被金剛覆蓋了，所以沒有染相。

「或俱，隱顯無礙故」：或者有時啊，娑婆世界隱沒了，華藏世界現出來；有的時候娑婆世界現出來了，華藏世界是隱沒的；所以它們是互相無礙的；或者娑婆世界和華藏世界同時現出來，或同時隱沒了。因為這種緣故，所以說隱顯無礙。

「或俱非」：或者娑婆世界，和華藏世界，都不能現出來，因為「各相形奪」：這兩個的形相啊，就互相覆蓋著，「二相盡故」：所以兩個都不能現出來。

次明，通局交徹，二四句者，謂：或局，此一界故；或通，該十方故；或俱，即此即徧故；或泯，二相盡故。

「次明，通局交徹，二四句者」：接下來分析這兩個四句，看是通於十方啊，還是局於一方、一處；「謂或局，此一界故」：或者從相上來說，在娑婆世界七處說《華嚴經》，所以是局。「或通，該十方故」：或者通達十方，在華藏世界諸佛國土同時說《華嚴經》。

「或俱，即此即徧故」：或者單單在娑婆世界說《華嚴經》，同時就能徧滿十方諸佛世界；好像在娑婆世界，見到佛坐在蓮華師子座上講經說法；在十

方諸佛世界裏，也見到佛正坐在蓮華師子座上講經說法。「或泯，二相盡故」：或者沒有局，也沒有通。

又或局，此界攝一切故；或通，此入一切故；或俱，即攝即入故；或泯，形奪相盡故。

「又或局，此界攝一切故」：再說說第二個四句的道理。局，是侷限。或者啊，就相上講是侷限在娑婆世界，但是這個娑婆世界又收攝了一切的世界。

「或通，此入一切故」：或者在這個世界，通達到華藏世界中所有的世界。

「或俱，即攝即入故」：或者在這個世界，又把一切的世界收攝到這一個世界裏邊來了，這一個世界又入到無量的世界裏邊去。

「或泯，形奪相盡故」：這一個世界被其它的世界覆蓋了；其它的世界又被這個世界覆蓋了，所以也沒有通，也沒有局；這樣子通局交徹，通和局的相就都盡了，都沒有了。

又以一塵例剎，亦有四句，可知。若從狹至寬，略顯十處。

「又以一塵例剎」：講這個用一粒微塵來代表一切佛剎，「亦有四句」：也有四句。這四句的道理，和前邊所講的四句是一樣的，「可知」：應該可以知道，所以不用多講了。「若從狹至寬」：這個狹，就是很小的；寬呢，就是很大的。一個世界是狹，十方世界就是寬；一粒微塵是小，十方剎土就是大；一個人是狹，無量數那麼多的人就是寬。寬就是很多，狹就只是一點點。如果你從少到多，從小到大，這樣來講這個道理，「略顯十處」：略略的顯出十處來。如果往詳細講，那沒法子說的，那沒有多，沒有少。

昨天我們慶祝護法韋馱菩薩的生日，有很多護法都來參加。

至此。

上人講

那麼都很合作的，這護法和護法，沒有啊，鬥爭；沒有你拿你的寶杵打我一下，我拿我的寶杵打你一下，那麼都啊，擁護道場，這是啊，很難得的一個法會。在這個明年的護法呀，比今年的更多了；或者這個地方啊，就不夠用。所以在明年的時候啊，昨天呢，我相信會最低限度都有一百個護法看著。那麼昨天呢，有幾十個；幾十個就會變幾百個，幾百個就會變幾千個，幾千個會變成幾萬個，這護法菩薩，啊，是變化無窮的！這也是啊，從狹至寬，啊，略顯十個護法。昨天呢，這十個護法，也都很高很大的，現在你明白了吧！

初此閻浮，七處九會而周法界，如升須彌品。二、周百億同類一界，亦徧法界，如光明覺品。三、徧異類，樹形等剎。四、徧剎種。五、徧華藏。六、徧餘剎海，若種若剎。七、徧前六類剎塵，皆有同異類剎。八、盡虛空界容一一毛端之處，各有無邊剎海。九、猶帝網。十、餘佛同。

「初此閻浮，七處九會而周法界，如升須彌品」：這第一呀，這是說的這個閻浮世界，就是我們這個娑婆世界。這個娑婆世界，七處九會說這個《華嚴經》這七處和九會，而周法界；這七處九會呀，周徧法界。如升須彌品，好像啊，升須彌山那一品所說的。

升須彌山品說的，說是啊，「世尊成佛，不離菩提樹下，而升到須彌山頂來呀，說這《華嚴經》。這《華嚴經》呢，是徧一切處說的，總起來說有七處九會，那麼實際呀，是周徧法界，所以這個第一呀，是周徧法界。

第二、「周百億同類一界，亦徧法界」：第二呢，周徧百億那麼多的同類，就是啊同有須彌山，同有香水海，同有鐵圍山，啊，同有四大部洲；多少呢？百億那麼多，周徧百億那麼多；每一界啊，也周徧法界。「如光明覺品說」：好像啊，光明覺那一品裏邊呢，會詳細說這個道理。

三、「徧異類，樹形等剎」：第三呢，不單這個法界，而徧異類。異類呀，徧一切的河呀，江啊，這個有水所流的地方，有樹木啊，的地方，都是啊，周徧。

四、「徧剎種」：這個剎種，們這個蓮華幢世界，有二十重，這二十重啊，每一重有個剎種。我們現在所住的這是第十三重，蓮華幢世界；那麼四徧剎種。

五、「徧華藏」：第五啊，徧華藏世界。

六、「徧餘剎海，若種若剎」：六啊，又徧前邊所說的那個麼剎呀，海呀，世界啊，啊，那麼多；若種若剎它都周徧。

七、徧前六，這個六徧剎海，若種若剎，七、徧前六，第七呀，又周徧呢，前那個六種周徧，前六類剎塵，皆有同異類剎：或者相同的，或者不同的，和前邊呢，那所說的六種啊，它又周徧前邊那個六種。

八、「盡虛空界」：八啊，啊，盡虛空界，所有的這有虛空的地方，「容一一毛端之處」：每一個毛端呢，都可以容塵；這就是啊，所說凡是有可容塵之處，「各有無邊剎海」：那麼每一個塵裏邊，又現出無邊的剎海那麼多的

法界。

九、「猶帝網」：這個第九啊，所說這個《華嚴經》這個處啊，是重重重重無盡無盡。就好像那個帝釋天那個殿前那個網羅幢一樣，啊，光光相照，孔孔互通，啊，彼此是光明徧照啊，重重無盡的那個樣子，一個帝網，好像那個帝網似的。

十、「餘佛同」：十啊，不單釋迦牟尼佛說這個《華嚴經》是這樣子，就是每一位佛成佛了說《華嚴經》啊，都是這樣子，也都是相同的和這個。

然上十類，一一各徧法界；而前九，正是遮那說法之處。然說十住等處，雖復各徧法界，乃至塵毛；為門不同，亦無雜亂。

然在上邊的雖然有這個十種的處類，「一一各徧法界」：每一處啊，都是周徧法界的。「而前九」：在前邊那個九啊，「正是遮那說法之處」：這個前邊那個九個處所呀，都是這個毗盧遮那佛啊，他說法的地方，說這個華嚴經的地方。

「然說十住等處」：可是啊，在說這個《華嚴經》說十住等處啊，那個時候，「雖復各徧法界」：這個說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那個時候；雖復各徧法界，那麼十住也徧法界，十行也徧法界，十迴向、十地各都周徧法界的。啊，「乃至塵毛，為門不同」：乃至啊，周徧這個塵毛，微塵和毛端；為門不同，它這個十住的門，就不是十行的門；十行的門，就不是十住的門。可是啊，為門不同。

「亦無雜亂」：雖然說周徧法界，但是還井井有條，啊，各不雜亂，互相啊，不會亂的。十住還是十住，十行還是十行，十迴向還是十迴向，十地還是十地；不會說弄亂了就分不清了，不會的，還是啊，所以亦無雜亂，不會雜亂。

10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

若約十住與十行等，全位相攝，則彼此互無，各徧法界。若約諸位相資，則彼此互有，同徧法界。

在前邊說啊，各自為門，還啊，不相雜亂。所以現在說啊，「若約」：假設呀，若是略略的說，就說一個大概的意思；這個說這個「十住與十行等」：十住這個位，和這十行這個位置，或者十迴向，或者十地等等這個位置，這個本位。「全位相攝」：這個十行位，攝十住的時候，就是只有十住；十住

的位，若攝十行的時候，就只有十住，所以這叫全位相攝，也就是相繼。這個講十行的時候，這個十住，也變成是攝入這個十行。

所以呀，「則彼此互無」：彼此互無啊，就是講十住的時候，單單有十住，把那個十行、十地、十迴向啊，就都攝入這個十住的果位裏邊來了；所以呀，「各徧法界」：每一個講每一個位置的時候，它這個自己這個位呀，周徧法界。「若約諸位相資」：這個諸位相資啊，就是十行、十住、十迴向、十地啊，這個諸位；相資，資助；就是啊，互相幫助。

「則彼此互有」：互相幫助呢，彼此就都有；若沒有，怎麼能會呢，幫助呢？所以呀，就各位互相幫助，啊，互有；「同徧法界」：就同時啊，都可以周徧法界；雖然同時周徧法界，可是也不雜亂的，也不會呀，亂的。

一一會品，準此知之。十，餘佛同者，此佛既爾，餘佛亦然。故諸會結通，皆云：我等諸佛亦如是說。

「一一會品，準此知之」：在這個每一個會，七處九會這每一個會，這個有三十九品的每一品；啊，準此知之，都和這個是一樣的，準此啊，就是都是這種道理。「十，餘佛同者」：第十啊，講是餘佛同，其餘的諸佛啊，相同的。「此佛既爾」：這一位毗盧遮那佛，既然是這樣子，「餘佛亦然」：這個其餘的諸佛呀，也都和這個毗盧遮那佛是一樣的，那麼說這個《華嚴經》啊，也是徧一切處的。

所以「故諸會結通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每一個會，最後啊，那個結通的時候；結通啊，就是通於諸佛。「皆云」：他都說，啊，「我等諸佛」：我等啊，一切諸佛，「亦如是說」：也都啊，像這樣的講的。

然主主不相見，伴伴不相見；主伴伴主，則互相見。若互不相見，即各徧法界；互相見故，同徧法界。亦無雜亂，亦無障礙。

「然」：是啊，前邊說那麼多道理，可是啊，現在再說一個道理。「主主不相見」：什麼叫主主不相見呢？這個說《華嚴經》，只有一個說法主，譬如毗盧遮那佛，是個說法主。十方諸佛呢，就是，不是主了，他都要來聽法了，這叫主主不相見。本來呀，十方諸佛也都說《華嚴經》，那麼他們都應該是主？不是的。說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哪一位佛說《華嚴經》，其他的十方佛呀，都來聽《華嚴經》，不能做得主了。那麼十方佛說《華嚴經》，毗盧遮那佛，也啊，不是主了，所以這叫主主不相見，不能有兩個主啊，在一起來相見的，這叫主主不相見。

那麼「伴伴不相見」：怎麼叫伴伴不相見呢？這個伴，就是啊，來陪伴的；陪伴呢，不是說這個陪伴的就是來聽法的這些，他們互不相見，不是的。這個就是啊，譬如毗盧遮那佛說這個經，他就是個主，不是個伴；那麼十方佛若說這個《華嚴經》，他們也是主不是伴；所以呀，這叫啊，伴伴不相見，只有一個伴，沒有兩個伴，這叫伴伴不相見。

「主伴伴主」：若是做主的呢，就不能做伴；做伴的呢，就不能做主；這是主伴伴主；啊，「則互相見」：主和伴呢，伴和主，這互相啊，能相見的。「若互不相見，即各徧法界」：這個互不相見的，這就是啊，每一個自己他周徧法界了。互相見故，：若是互相見了，彼此互相見的故，所以「同徧法界」：這叫同徧法界。

「亦無雜亂」：也沒有什麼雜亂，也沒有障礙；這個都是多不礙一，一不礙多，這個一多無礙。那麼十方諸佛，和毗盧遮那佛也是這樣子。這個法就是這樣子，沒有定法。你們各位呀，**學佛法的人呢，總而言之要長，不是要短，要長遠心。**發的心呢，是無盡無盡，重重重重，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，啊，一天比一天發多一點心；不是啊，五分鐘的熱度，就向後轉。你們要啊，自己打起精神來，往前去學佛法。

又上十處，共為緣起，舉一全收。以一一處，稱法性故。而隨前一一時皆徧此諸處，又隨一一處皆具前時，頓說此經。此猶約器世間說，若約智正覺，及眾生世間；即一一佛身肢節毛孔，皆攝無盡重重之剎。普賢眾生一一皆爾，並是遮那說經之處。

「又上十處」：前邊呢，所講這個十處，「共為緣起」：這都是啊，說的這個緣起，十處啊，都是屬於緣起。「舉一全收」：舉出一處啊，即包括其餘的九處，啊，所以呀，叫舉一全收。「以一一處」：因為啊，他每一個處，都是「稱法性故」：都識啊，恰恰的與這個法性相稱，就是一樣，和法性啊，是一樣的。

「而隨前一一時皆徧此諸處」：在前邊所講這個十個時候，也徧於啊，這個十個處；每一時也徧十時，每一處又徧十處，那一個前邊所說那個時候，徧此十處。「又隨一一處」：每一個處啊，也「皆具前時」：也具足有前邊所說那個時後，這種的道理，「頓說此經」：那麼在每一個時候，都啊，頓然呢，說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

「此猶約器世間說」：這個是啊，約著這個器世間；什麼叫器世間呢？器世

間，就是所有的這個山河啊、大地呀、房廊、屋舍啊，這都叫器世間。「有智正覺世間」：智正覺世間就是佛。「有眾生世間」：世間呢，有三種的世間。那麼現在所說這個時，這個處，這是啊，根據這個器世間來說的。

假設若根據這個智正覺世間，和這個眾生世間來說啊，這就「一一佛身」：每一位佛的身體，「肢節毛孔」：他的四肢，節毛孔，他每一個骨節的毛孔，「皆攝無盡重重之剎」：每一毛孔，也都包括呀，無盡無盡那麼多的重重之剎；就是啊，數不過來那麼多，啊，每一個剎又啊，有無盡無盡那麼多的剎。

「普賢眾生一一皆爾」：這個不單呢，佛是這樣子，就是普賢菩薩也是這樣子，一切眾生也都這樣子；皆爾，都是這樣子。若對著佛來講，普賢菩薩就是眾生；若是對著眾生來講，他就可以說是啊，智正覺世間，他啊，這個和佛啊，也是屬於正覺世間。「並是遮那說經之處」：通通啊，都是毗盧遮那佛說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一個處所。

第三、依主者。夫真身寥廓，與法界合其體；包羅無外，與萬化齊其用。窮源莫二，執跡多端；一身多身，經論異說。

「第三、依主者」：前邊講這個「時」，這個「處」。現在講這個「主」呢，這是在六種成就之中的主成就。「夫真身寥廓，與法界合其體」：佛的這個真身，是無大無小，無內外，所以佛的法身是徧滿一切處，是無在無所不在。你說他在這會嗎？也不是；你說他在那會嗎？也不是。你說他不在這個地方嗎？也不是；你說他不在那個地方嗎？也不是。

他是啊，無在無不在，所以呀，真身寥廓。寥廓呀，就是沒有什麼形相，啊，你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嗅之無味。說你，我看看什麼叫寥廓？看不見；我聽一聽什麼叫寥廓；也聽不見；啊，聞一聞這個寥廓是什麼味道？也沒有味道；這就叫寥廓。說是沒有啊，那是；沒有，可是啊，他與法界合其體，這個真身呢，也就是個法界，法界也就是真身，和這個法界合而為一，這叫與法界合其體。

「包羅無外」：他所包羅的萬有，所有一切一切都包羅；在這個包羅的外邊，再沒有什麼東西可見。「與萬化齊其用」：這萬化，就是這個這種千變萬化這種境界，自無化有，自有化無，啊，無無有有，有有無無，這種的變化無窮的。啊，你說化沒有了，它又有了；你說有了嗎？啊，它又變沒有了。這個，啊，也就這個世間萬事萬物這種的輪迴的這個樣子，這叫萬化齊其用，和它是一樣的大用，一樣有這種的功用。

「窮源莫二」：你這個水的源頭啊，只有一個，沒有兩個，沒有兩個源頭；你就是啊，這一個水源分出去千差萬別的江、河、湖、海，分出多少個流。那麼你若是窮源呢，它都是一個源，一個，所以窮源莫二。

「執跡多端」：你若執著啊，那個跡；窮源莫二啊，這就是由末歸本，由末啊，歸本，就是一個。這個好像那個樹啊，千枝萬葉，很多很多的；那麼它的根就是一個，根本就一個，它那個樹的本就是一個。執跡多端，你若執著這個痕跡；這個跡，就是痕跡；這個眾生執著啊，這一切有，這叫跡。

你看，你找那個真空，這是窮源；你若是追究這個妙有，這是執跡。執跡呀，你執著這個跡，就啊，妙有也不妙了，就變成了有了。啊，那麼本來歸源，窮源莫二，這個真空啊，也是無相；這個妙有呢，也是沒有形的。真空妙有，這也就是啊，由本攝末，由末再歸本；執跡多端，你若執著這個跡呀，這個痕跡，這個跡相啊，這很多的了，就有很多。

「一身多身」：這個佛啊，有的經上說一身，有的經上就說多身；有的論呢，就說啊，兩身，一個真佛，一個假佛；真佛呢，就是法身；假佛啊，就是叫報身和應身；應身呢，又叫化身。那麼這個講的，講法呀，「經論異說」：那麼經上啊，和論上講的有的地方不同的，但是啊，這個道理還是一個的，還是一樣的；說是不同，這個理還是一個。

佛法呢，我們這有研究佛法的規矩，我們這個地方誰來我們都歡迎，但是一定要守我們這的規矩，哪一個來我們都是歡迎的，不會說不叫你來的；但是你要啊，依照我們這的規矩。好像講經啊，七點鐘開始講經，你不能天天呢，都等到八點半才來；人家講完了你來，這是作什麼呢？並且人家這聽經，大家都這個精神呢，很集中的，注目凝神這聽經呢！你這一來，砰，砰，砰，把大家的這個精神就都給弄跑了。

這是不但沒有功德，而且還有罪過，你知道嗎！令大家本來學，這個佛法學的很注意的，啊！這就開悟了；叫他這一敲門，給敲的不開悟了。真的！所以這裏邊的因果很厲害的。你若是想來研究佛法，就是依照我們的時間來，聽完了快點走，不要囉囉嗦嗦的，不要在這個地方，哦，又想要抽菸，又想要喝酒；雖然沒有喝，但是酒言酒語的，就和等於喝醉酒了一樣的，你懂嗎？你講給他聽。

你告訴他，我們各都，都是忙的不得了，你到這就聽佛法，聽經，這就是學佛法；這能解答你所有的不明白的問題，你要注意聽！不要你這聽經，人家聽經，你這看書，你做你的工作，到這，這是不可以的。你必須要注目凝神

聽講經的；你不聽講經，你另外看旁的書，那就是不守規矩了；講的什麼他不知道，那麼你這有什麼意思？

這個混光陰，把光陰都空過了，這，你莫如在家裏睡一睡覺啊，那還休息一下，還個更好的。你到這來，你想明白佛法，你也不聽佛法，那有什麼用？看書，它有那個中國圖書館，那個地方很多佛教的書，你可以在那看呀，為什麼跑到這來呢，這麼遠？大家做什麼，你就做什麼；你不能自己單獨說我要做一個特別樣子，不可以的。

我們這是大家一致行動；若是你往東走，他往西走，互相這麼亂跑亂跑，就亂了。你所以呀，我們這大家，這有維那，有悅眾，大家做什麼就做什麼，不能你自己我願意看書，我就在這看書，不可以的。你到這個門裏邊來，就要守我們的規矩；你要是不願意守我們的規矩，你就到外邊去，沒有關係嘛！

好像這個人都向左，這麼向右來繞佛，你單要向左這麼跑，不撞頭了嘛！所以你想要來，就七點鐘，一定一分鐘也不前，一分鐘也不後，這樣子，這才是真正一個想要學佛法的。你拖拖拉拉的，睡不醒覺的樣子；到這地方來，還想要睡覺呢，這怎麼能學佛法呢？你說你聽不懂，聽不懂才要聽呢！我若聽的懂，就不需要聽了！Ok。

今說此經，佛為真為應？為一為多？若言真者，何名釋迦居娑婆界，人天同見？若云應者，那言遮那處蓮華藏，大菩薩見，見佛法身？

這清涼國師恐怕有人呢，來問難，所以呀，就設出這樣的說法。說，「今說此經佛」：現在說這一部《華嚴經》的佛，是佛的真身說的？還是佛的應身說的？是為一位佛說的呢？還是啊，十方佛說的這個《華嚴經》？這設啊，這種的問。

「若言真者」：假設你若說是啊，佛的法身，真身，說的這個《華嚴經》；為什麼又叫他說是啊，釋迦牟尼佛啊，在這個娑婆世界啊，啊，說的這《華嚴經》，人呢，人間的人，和天上的人，共同都看見釋迦牟尼佛說這個《華嚴經》呢？若是真的法身說的，那麼這個天人呢，就不能同見；那麼這是什麼道理呢？

「若云應者」：假設若說是個應身說的這個《華嚴經》的話，「那言遮那處蓮華藏，大菩薩見，見佛法身」：怎麼可以說？那言呢，就是怎麼可以說？哪可以說啊，是這個毗盧遮那佛呀，他啊，處在這個蓮華藏的世界來說這個《華嚴經》？大菩薩見，這一切的大菩薩就看見這佛的法身，啊，又見佛的

法身。若是應身呢，就不應該是毗盧遮那佛；若是這個真身呢，也就不應該是釋迦牟尼佛；那麼這又怎麼樣講法呢？

若云一者，何以多處別現？若云異者，何以復言而不分身？故說此經佛，並非前說。即是法界無盡身雲，真應相融，一多無礙。即盧遮那，是釋迦故；

前邊是說這個真身呢，還是應身說的，這都是啊，攝的問答辭，並不是啊，真有人來問，這是清涼國師啊，自問自答。

「若云一者」：若說是啊，一位佛所說的這個經，「何以多處別現」：為什麼有很多處啊，都見到佛呢？啊，特別現出佛身呢？「若云異者」：若說是啊，很多的身，這是啊，異，就是多，多身。假設若是說多佛說的這《華嚴經》的話，「何以復言而不分身」：為什麼又說他沒有分身到旁的地方去？這是什麼道理呢？

「故說此經佛，並非前說」：所以呀，說這個《華嚴經》這一位佛呀，不是像前邊說啊，或者是真身說的，或者是應身說的，或者是多佛說的，或者是一佛說的；不是那種說法。是怎麼樣呢？「即是法界無盡身雲」：這個說《華嚴經》這一位佛呀，這是啊，法界的經。那麼所以呀，這是法界無盡身雲，在這個佛說《華嚴經》，是現法界的法身，重重無盡的這個身，好像雲似的，那麼雲呢，那麼無盡。

「真應相融」：真身，也融會呀，這個應身；應身，也融會這個真身；這佛的法身，和應身呢，是融會的，啊，沒有分出來。「一多無礙」：這一佛和多佛呀，是互相無礙的。「即盧遮那啊，是釋迦故」：就是這個毗盧遮那佛呀，啊，也就是釋迦牟尼佛；啊，釋迦牟尼佛也就是這個毗盧遮那佛，啊，他們是二而不二的。

常在此處，即他處故；遠在他方，恒住此故；身不分異，亦非一故；同時異處，一身圓滿，皆全現故；

這個盧舍那佛，他啊，就是釋迦牟尼佛。所以呀，他「常在此處」：眾生見他常在此處，可是啊，他也常在他處；此處見著盧舍那，他處也見盧舍那。啊，「遠在他方」：雖然很遙遠的，那麼現在其它的國土，「恒住此故」：也常常在這個娑婆世界，我們這個國土。

這個他處啊，就是蓮華藏世界；此處呢，就是娑婆世界。他常在蓮華藏世界，也常在娑婆世界；常在娑婆世界，又常在蓮華藏世界。那麼這是一多無礙，

真應互融，互相融通。在凡夫看來是不能明白這個境界，不單凡夫不能明白，就是菩薩也都啊，不明白，也都不可思議這種境界。

這個一多，這個道理，還是以前講那個道理，「一月普現一切水」，這一個月月光啊，能普現一切水；「一切水月一月攝」，這一切的水中的月，都是一個月，一個本月來攝的它。這個一多，這個道理也是這樣子。這個一個月，普現一切水；這一位佛呀，普現一切世界；娑婆世界有這位佛，其它世界也都有。所以呀，那麼好像這月光啊，每一眾生都說這個月光對著我面前，在我面前。那麼每一個眾生啊，也覺得這個佛呀，是在他的面前。所以這此處和他處，哎，不離毫端呢，那個連毫毛那麼多，那麼遠都不相離的。

「身不分異，亦非一故」：身呢，沒有分出去多，但是也不是一；既然不是多，又不是一。「同時異處」：同時啊，也是一，也是多；「一身圓滿，皆全現故」：就是這一個毗盧遮那佛的身呢，普現一切的諸佛剎土，所以呀，皆全現故，完全的都現出這個盧舍那身來。

在這個在《藥師懺》有這麼一首偈頌，他說，「佛身充滿於法界，普現一切眾生前；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恒處此菩提座」。這個佛身充滿於法界，這就是法身；普現一切眾生前呢，這就是應身。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恒處此菩提座，這都是應身。這個佛身充滿於法界，這是一；普現一切眾生前，這是多；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恒處此菩提座，這是非多非一。你說他多嗎？他有是隨緣赴感；你說他一嗎？他隨緣赴感；你說多呢？他又是而恒不離菩提座。這就是啊，說這個佛的這個境界，佛身的境界；那麼和這《華嚴經》啊，的境界，是一樣。

一切菩薩不能思故。今先明十身，後彰無礙。言十身者，自有二義。一、約融三世間為十身者：(一)眾生身，(二)國土身，(三)業報身，(四)聲聞身，(五)緣覺身，(六)菩薩身，(七)如來身，(八)智身，(九)法身，(十)虛空身。

「一切菩薩不能思故」：前邊所說《華嚴經》這種的境界，不要說現在我們聽經的人呢，多數都說啊，不明白，就是菩薩也不能啊，思，也不能明白這個道理。菩薩尚且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何況我們一般的眾生呢？啊，所以這種法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妙法。

「今先明十身，後彰無礙」：現在啊，先說一說這個十身的名稱，然後啊，再彰明了這無礙的這種境界。「言十身者」：所說這個十身的這個名稱，「自有二義」：有兩種的十身。「一、約融三世間為十身者」：要融三世間。三

世間，就是器世間、智正覺世間、眾生世間，說這個十身，根據這三世間來說這個十身。

第一、就是眾生身：這眾生世間。

二、國土身。

三、業報身：這是啊，就是器世間。

四、聲聞身：第四種身，就是觀四諦法的聲聞身。

五、緣覺身：聲聞，就是阿羅漢；緣覺，就是辟支佛。

六、菩薩身：菩薩，你們都認是菩薩了。

七、就是如來身：如來身，就是佛身。

八、智身：智慧身。

九、法身。

十、虛空身：這啊，是正覺世間。這依三世間呢，來說這個十身。

二、就佛上自有十身。(一)菩提身，(二)願身，(三)化身，(四)力持身，(五)相好莊嚴身，(六)威勢身，(七)意生身，(八)福德身，(九)法身，(十)智身。廣顯其相，如第八地及離世間品辨。

第二種十身，是啊，單單的就這佛的本身，「自有十身」，就具足啊，有十身。一、「菩提身」：菩提，是「覺」。那麼覺，怎麼還有個身呢？不是覺身，是身覺；他這個佛的身呢，覺悟了，所以呀，叫菩提身。覺，覺什麼呢？覺悟啊，這個世間一切都是如幻如化，啊，沒有真實的。世間這個假的，你把它覺悟了；那個真的，你就明白了，所以呀，這叫菩提身。

「願身」：佛啊，在過去生生世世都發大菩提願，發願呢，行菩薩道，發願救度眾生。他啊，利益眾生，把自己忘了，只來啊，教化眾生。那麼這個願身，佛啊，有願身，我們也可以有願身；我們若是啊，發大願力，也是啊，來救度眾生，令一切眾生離苦得樂。

好像你們天天請法，這個請法，這也是個願身。說啊，啊，願意法師講法，令一切眾生離苦得樂，啊，了脫生死，這都是啊，修這個願身，你發願成就這個願身。

「化身」：化身呢，就是變化身。化身，是個虛幻的，但是你要有功夫了才能化，沒有功夫就不能化。這個化身，啊，你這一個身呢，能化百千萬億個身，百千萬億個身，都是一個身；分而不分，合而未合。你在這個這種不可思議的境界裏邊，就會啊，明白這種的化身的境界。

那麼你若不懂的化身呢，我再給你啊，用一個世間法來告訴你；這化身就像什麼呢？就像照相似的；啊，你照出一個相片來，哎，就有一個化身了嘛！啊，你照出十個相片，就十個化身；照出一百個相片，就有一百個化身；化身，就是這樣子，就和那個相片似的。

那個相片呢，還有一個形相在那。這化身呢，你若得五眼六通能看得見，哦，那個人化出去一個身，到什麼地方去了！啊，哦，他又跑了，原來他沒有在那坐著，他跑了，跑到紐約去了，又跑到啊，越南去了！這一看他，到什麼地方就知道。

但是這個又要怎麼講呢？這要比你功夫啊，淺近的，你能看見他的化身；知道他去幹什麼，或者去啊，打什麼妄想，到什麼地方啊，有什麼境界啊；或者到了中國，或者到了日本，或者到了德國，或者到了英國，這你都會知道的。若比你功夫高的呢，你就知道了？你不單不知道，看也看不見；你就有五眼，也沒有用了那時候，就有眼不見盧舍那了，有耳也不聞圓頓教了；這就是啊，就是這麼妙的！

你不要以為，哦，我開了五眼，什麼我都會知道；比你有功夫的人你就知道了。為什麼呢？「初地不知二地」，初地菩薩不知二地菩薩的境界；十地菩薩就不知等覺菩薩的境界。

四、「力持身」：第四啊，是力持身。這個力，力是佛的十力；持，就是執持，住持；住持他這個力的身。

五、「相好莊嚴身」：第五啊，是三十二相，八十種隨形好的莊嚴身。

第六、「威勢身」：威勢身呢，就是佛有大威德，有大神通，威勢身。

七、「意生身」：這意生身呢，是作意；一作意呀，啊，就到旁的地方去了，這叫意生身。好像知道某一個地方有這個眾生應該度，啊，這佛一作意，我到那度這個眾生去。他不起本座，不用離開自己這個本座，啊，到那地方，那個眾生見著他，這意生身。

八、「福德身」：這有一種這一切的福德：三祇修福慧，百劫種相好，這個福德身。

九、「法身」：第九是法身。

第十、是「智身」：是智慧。

「廣顯其相」：若是廣顯，那麼把他詳細說明了這種相，「如第八地」：第八地呀，那個經文，和這個「離世間品」：那個經文裏邊呢，就辨明了這些個這十身的這個相。

言無礙者，略有十義。一、用周無礙，謂於上念劫剎塵等處，遮那佛現法界身雲，業用無邊，悉周徧故。經云：如於此處見佛坐，一切塵中亦如是等，其文非一。

言無礙者：在前邊所講這個十身，又講這個無礙，這個所說這個無礙這個道理，「略有十義」：大略的說啊，有十種無礙的這種道理。「一、用周無礙，謂於上念劫剎塵等處」：什麼叫用周無礙呢？用，就是這個力用；這個力用啊，是互相無礙的；所說這互相無礙，就是說前邊，所說這個一念萬劫，萬劫一念；和這個或者一念經過剎塵劫的地方。

這是說的什麼呢？這就說的這個「遮那佛現法界身雲」：說的這個毗盧遮那佛呀，現的這個充滿法界這種法身的雲，徧覆一切眾生。「業用無邊」：這種的業用啊，這種的功能啊，這種的事業，和功用；無邊，無量無邊，「悉周徧故啊」：在這個所有的法界沒有不周徧的地方。

「經云」：在經上說啊，說，「如於此處見佛坐呀」：假如你在這個地方看見呢，佛坐菩提道場，在菩提樹坐道場，啊，轉大法輪，「一切塵中亦如是」：在每一粒微塵裏邊呢，也有這個佛坐菩提道場啊，轉大法輪這種的妙用。

「等」：這個等啊，就是好像經上說啊，這是說兩句；其餘還說，「佛身無去亦無來，所有國土皆明現」，這個佛身，說是佛在這坐道場，在一切塵的裏邊，也都現坐道場的這種的身。

那麼佛是不是到那個微塵裏邊去了？不是。佛身無去亦無來，佛啊，也沒有來，也沒有去。雖然沒有來，也沒有去，可是在所有的國土裏邊，所有的微塵裏邊，所有的微塵國土裏邊；皆明現，都啊，現出有佛在那坐道場，轉大法輪，說這個說這種的妙法呢！所以呀，在這個「其文非一」：在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個經上啊，有很多的地方說這個道理；所以這個文呢，不是一種。

二、相徧無礙；謂於上差別用中，各攝一切業用故。

第二啊，是說的這個互相無礙的；一相即一切相，一切相即一相；那麼這相，總起來說有行住坐臥這四大威儀的相。在佛呀，這個行中，也有住、也有臥、

也有坐；行，也具足其它三相；坐，也具足其它三相；住，也具足其它三相；臥，也具足其它三相；所以這叫相相無礙，互相啊，無礙。這個相無礙啊，又說的是佛呀，叫八相成道，互相無礙。

八相成道，在這個兜率天降下來，住胎，出胎，出家，那麼修道，轉法輪；成道，轉法輪；教化眾生入涅槃。就是在沒有出母胎以前，已經具足啊，這種的相了。所以在這個經上又說，說菩薩在母胎中的時候，「自在示現」，他啊，以自在神通的力量來示現一切法界，道場，和這個法會，「甚微細」，很呢，微細的這種相都說明了。這個菩薩，就是說釋迦牟尼佛呀，沒成佛之前；在這個母胎裏頭，示現一切諸佛的神力，甚微細，也呀，很詳細。

所以在這個離世間品呢，裏邊說，說的這個佛子！菩薩摩訶薩，這位大菩薩，有十種的甚微細的這種相。這十種是什麼呢？就是說啊，他在這個兜率天降下來，在母胎中，在這個摩耶夫人呢，她住胎的時候，「示現初發菩提心」：她呀，示現出來他從初發菩提心那個時候，乃至啊，「灌頂地」：到這個灌頂的地位。因為佛成佛呀，都要十方諸佛來給灌頂，這叫灌頂位。

他在這個母胎裏頭，又示現呢，在兜率天住的時候。

在母的親的胎裏邊，他又示現呢，在初生啊，的時候。

在母胎裏邊，他就現呢，這個童子地；童子地呀，就是十第的之一。

又在母胎裏頭，他示現呢，處王宮，沒出生的時候他就現出啊，那個住王宮那種的境界。

他在母胎裏邊，又示現呢，這個出家，出生之後啊，出王宮，然後又出家。

他在母胎裏邊，又示現呢，苦行，修道，在雪山六年那種情形。

他又在母胎裏頭啊，示現這個道場，他在坐菩提道場現這個成正等覺的這種相。

啊，他在母胎裏又現呢，示現這個轉大法輪。

在母胎裡邊已經就示現呢，入涅槃了。

所以在母胎裡示現呢，這個十種的大微細相，那麼又示現一切菩薩所修的這個行門；又示現呢，如來自在的神力，無量這個差別門。

所以呀，這是這個菩薩摩訶薩在母胎裡中啊，示現的這十種微細這種相；所以又說「相徧無礙」：這種啊，相啊，徧，互相無礙。所以在母胎裏頭已經就示現呢，說這個三乘的法，說這一乘法，已經都現出了；所以在釋迦牟尼佛呀，這個八相成道之中啊，也都是互相無礙的。

11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

三、寂用無礙；無私成故。

在前邊所講這個第二啊，這個相徧無礙，所以說啊，在這個前邊所說這個「差別用裏邊，各攝一切業用故」：說啊，每一用都攝一切用；所以呀，這個相相無礙。

現在這個第三呢，就說「寂用無礙」：這個寂呢，就是寂靜；寂靜，就是三昧；也就是個「定」；這個寂呀，就是個定。因為常常在這個三昧裏邊，所以也就常在這個定中。可是常在定中啊，而有啊，這無邊的這種用；不是在定中啊，就什麼用也沒有了。就是在定裏邊還有能利物濟人，濟物無方，就是教化這一切眾生啊，啊，沒有一定的方法。

也就是應以佛身得度者，在這個定裏邊，就現佛身而為眾生說法；應以辟支佛身得度的呢，在這個三昧裏邊，現辟支佛身而為這個眾生說法。啊，應以什麼機緣呢，得度的，在定中啊，現這種的身來教化眾生；這叫啊，「利物無方」，沒有一定的方法。

這也就是啊，這個用，「寂用無礙」，那麼常在這個定中，而常啊，教化眾生；教化眾生的這種境界上，而常常的在定裏邊；這個佛，這種境界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一般凡夫看見他，在那沒有做什麼；可是他在那轉法輪，教化眾生，做無量無邊的工作。

所以在這個不思議品呢，有這麼一段經文說，說，「一切諸佛呀，於一念中，就在這一念之間，啊，悉能示現一切三世諸佛，教化一切眾生，在這一念間呢，就示現這個過去的佛、現在的佛、未來的諸佛，在這道場裏邊呢，啊，教化一切眾生這種的工作，這種的力用。

可示雖然能示現到十方一切世界去，可是他還不離諸佛寂滅的三昧，還沒有離開呀，這個他這個定，這個呢，就叫是諸佛不可思議的境界了。所以呀，這個不可思議的妙用，和這個定啊，是互相無礙的。

四、依起無礙；無心頓現，海印力故。

在這個第三呢，說這個寂用無礙，無私成故：（這個私呢，是隱私的私；徧私的私）。無私啊，是沒有隱私，也沒有徧私，就成就了。成就什麼呢？成就這種的定，這種的三昧，這種的濟物的無方這種的用。

本來這個「私」字可以用那個「思想」的「思」，在這用這個不自私的私，就是啊，大公無私；也就是啊，這個思想要利人，不是利己的，就是沒有自私自利的這種思想，所以呀，也成就了。

在第四、這「依起無礙」：這個依起無礙；前邊這個寂用這種功能，那麼現在依照這種的功能，而生起呀，這個「無心頓現」：沒有心。不是說我想要怎麼樣子，啊，打個妄想，這個地方對我不好，那個地方對我好，我到那個地方去；啊，或者那個地方不好，這個地方好，我到這個地方來；啊，不是這樣子；無心頓現呢，不用心；談到無心，便是道，修行啊，你若能修到無心了，無心道人，啊，那就是啊，好了。

無心頓現，頓現什麼呢？「海印力」：這海印發光啊，在前邊講過這種海印呢，言其這須彌山呢，有這個香水海；這個世界一切的相啊，都是在這海裏頭影印，影印到這海裏頭，這叫海印發光。啊，海印發光，也就是好像這個地球，現在我們這個地球，會轉，轉到啊，這個影現出來一切啊，月呀、星啊，這都是一種海印發光的作用，海印發光的作用。

佛呢，也有這種的三昧，叫「海印三昧」。在這個定中啊，這一切眾生為什麼都現到這個如來的光，光藏裏邊？如來的光，也啊，映照到一切眾生心裏邊；這都是海印的神通力的作用。

在這個賢首品上，有這麼幾句經文說到，說，「或現童男童女形」，或者現出啊，童男童女的形相；「天龍及以阿修羅」，或者現天龍身，或者現這個阿修羅身的形相，「乃至摩睺羅伽等」，或者現一個大蟒蛇的身；摩睺羅伽，就是大蟒蛇。阿修羅呢，就是那好鬥爭的那種眾生。

「隨其所樂悉令見呢」，這個隨其所樂，這個眾生所歡喜，就啊，都令他看見。「眾生形相各不同啊」，這個所有的眾生的形相啊，每一種類的眾生都不同的；「行業音聲亦無量」，他的所造的這種行業，所出的這種音聲，也都啊，無量無邊。「如是一切皆能現呢」，像這種一切一切的形相，行業，和音聲，種種的無量的，他啊，都能現出來；什麼呢？啊，「海印三昧神通力」，這都是諸佛啊，的海印三昧這種神通的力量現出來的。

五、真應無礙；應即同法，一味平等故。六、分圓無礙；一一身分，即具全身故。七、因果無礙；不礙現因故。

這個第五的這個緣，這是這個五個無礙，這是講「真應無礙」：這個佛啊，有真身，有應身。真身，也就是那個法身；應身，也就是化身；那麼又有報

身；現在主要的是說這個法身，和這個應身；這個法身呢，就是毗盧遮那佛；應身，是釋迦牟尼佛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，和毗盧遮那佛，本來是一體的，沒有兩個的；所以說「應即同法」：應身也就是法身，「一味平等故」：是啊，平等沒有分別的。所以在這個經上啊，在第五這個經上說，「真如平等無相身」，真如平等沒有相啊，這個身，「離垢光明淨法身」，也就是離垢光明的法身；「智慧寂靜身無量」，智慧啊，寂靜身，也是無量無邊的，「普應十方而演法」，在這十方法界演說這個妙法。啊，所以說這個應身和法身，是平等一味的，沒有分別的。

「六、分圓無礙；一一身分，即具全身故」：這個分身，就是啊，也就是那個化身；全身，也就是法身。那麼分身呢，和這個全身，也是無礙的；這個全身，也就是啊，這個圓。所以呀，這個毗盧遮那佛這個身，和這個釋迦牟尼佛這個身，是一一身分，即具全身故，所有的分身呢，也就是全身；全身，也就是分身。

在這個每一個分身，他有啊，手、足、眼、耳，乃至一個毛孔，啊，都有啊，這個毗盧遮那佛啊，盧舍那佛啊，這個全身；所以在這個現相品裏說啊，「來一一毛孔中啊」，說在佛的每一個毛孔裏邊，「一切剎塵諸佛坐啊」，在一個毛孔裏邊就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塵剎諸佛在那坐道場呢，轉妙法輪呢！

又說，在這個華嚴經啊，這個世主妙嚴品又說，說，「佛身一切相，悉現無量佛；普入十方界，一一微塵中」，說這個佛身呢，一切相，他呀，三十二相啊，八十種好啊，這佛啊，有這一切的相啊，悉現無量佛，在每一相裏邊呢，又現出無量諸佛；這無量諸佛啊，又普入十方界，又啊，普遍到十方的世界去，一一微塵中啊，在每一粒微塵中啊，都有這個佛在那成道，轉法輪，教化眾生，入涅槃。

都有啊，「以一毛之性啊」，就以這個佛的一個毫毛這麼多的性，「不異全身故」，就啊，和這個他的全身呢，沒有分別的，是一樣。那麼所以呀，在這個出現品又說，你們這一些個佛子啊，你應該知道這個菩薩摩訶薩，在這個如來一毛孔中啊，有一切眾生；啊，在這一切如來的毛孔有一切的眾生，如來呀，就在這個一個毛孔裏邊轉法輪，來教化這一切的眾生。

講到這個地方，人呢，說啊，這個我不相信？在一個毛孔裏邊又有無量的眾生，如來教化這個毛孔裏邊的眾生，也教化不完了！不錯，當然教化不完。若教化完了，那個佛也沒有工作了嘛！啊，佛也會失業了！所以呀，佛因為

不願意失業，他呀，就慢慢的教化眾生。也就好像啊，你們這翻譯經典似的，要慢慢的來翻譯，不要把它快的翻譯完了，翻譯完了，沒有工作也失業了！一個樣道理。

那麼你不相信佛的毛孔裏邊呢，有眾生，我們現在不講佛，我們就講你，講我。啊，你的毛孔裏頭也有無量的眾生，我的毛孔裏邊也有無量的眾生；可是啊，你也沒有度你的眾生，我也沒度我的眾生。為什麼呢？我們現在沒有成佛，不會轉法輪，那麼只知道啊，這個大的眾生，而沒有見這個小的眾生。

在你每一個人裏邊呢，那個眾生啊，和世界的眾生一樣多啊！因為什麼呢？因為你和眾生是一樣的，互相啊，圓融無礙的。你的眾生，和眾生的眾生，互相啊，他們都有無線電；啊，彼此都知道，也都認識。所以你的眾生，有的時候在你那地方就搬到我這地方來了；我的眾生啊，在我這不願意住了，就搬到你那地方去了，他會搬家的。

不過他們搬家，不能先向你來作一個申請，啊，申請啊，說是等你許可他搬家，他再搬，不用的；不要這個passport(護照)，這個移民呢，不要passport，因為他本來就是通著的，沒有人可以管得了他。說這個，你愈講愈沒有道理了，啊，我沒有看見我的眾生搬家，你的眾生搬家我也不知道？哎，那你若知道，你就成佛了嘛！就因為你看不見。

啊，這個眾生啊，太微細了；有什麼樣的微細啊？啊，比那個微塵還細，比那個微塵還小；不過在你身上啊，好像你這個身上出的汗，這出這一個汗珠裏邊呢，就不知道有多少眾生？你身上有這個或者去沐浴，洗去很多的塵垢，那個塵垢裏頭就有很多眾生；啊，你洗掉了，啊，把這水流到海裏，又搬到旁的地方去了。每一個身上都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眾生，這個世界有多少眾生啊？你的身上也有多少眾生；不過你現在還沒有教他們，不會教化這個眾生。

那麼這是啊，我們凡夫也都有無量的眾生，只是沒有度，況且諸佛呢？諸佛一定啊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，於一毫端現寶王剎，啊，這是妙不可思議的境界。那麼所以呀，這說啊，分圓無礙，分開也無礙，合起來也無礙；一一身分，即具全身故，啊，每一個分化的身，也就具足啊，這個法身的這種功能和作用。

「七、因果無礙，不礙現因故」：這個因，就是種子；果呢，就是得到的這個結果。這因不礙果，果不礙因；因也就是果，果也就是因。分開，說是因是果；若是啊，合起來，就是無礙，互相無礙。所以在釋迦牟尼佛初發心呢，就成正覺了，啊，就成正覺，所以這「即因即果」。這個因果這個道理，講

起來是很多的，那麼現在那麼簡單的講一講。

在這個經上說，「三世諸佛所有神變，於光明中，靡不咸睹」，說啊，這個三世諸佛，所有的神通變化，在這個佛的光明照耀的地方，沒有啊，看不見的；他所有的功德呀，沒有不成就。又說，佛呀，他啊，以這個以前的願力，現呢，一切的神通，在一切的十方國土啊，沒有不照的。所以在佛呀，以前所修的這種因，因地所修的這種的功德，這光明，在他啊，這個所放的光明網中啊，常常啊，演說這種的道理，演說這種的妙法。

所以在經上又說，「一一佛身中」，說是啊，這個每一個佛身呢，中；在一一十方諸佛這個佛身中，「億劫不思議」，億劫，就是無量劫那麼多的時間，不可思議這種境界，「修習波羅蜜呀」，他常常啊，修習這個到彼岸這個法。不是像我們修了二年，修了三年，修了四年，說，啊，這沒有什麼意思！啊，向後轉囉！不是這樣子。

這諸佛呀，在億劫之中啊，都修一切的波羅蜜，而不退轉，和這個「嚴淨啊，的國土」，所以呀，他這個因果無礙，種因的時候，就是結果的時候；結果的時候，也就是啊，他修因的時候。在這個成佛之後，他那個因地的那種境界，還是啊，常常演說這種的妙法。

八、依、正無礙；不礙現依故。

什麼叫依呢？依，就是這個器世界，就是依報。什麼叫正呢？正，就是我們這個身體，這叫正報。正報，必須要依賴這個依報而生存，所以它叫依報；我們這個正，是受報的這個身體，正報。那麼按照凡夫來講，正報、依報分的很清楚。若是依照諸佛這個理，依正二報來講，依就是正，正就是依，依正無礙；它即身即土，即土即身。它啊，為什麼呢？前邊講那個十身，那不就有一個國土身嗎？那國土身，那就是依報的身。

佛呀，他可以化作種種的形相，可以變成一個太陽，啊，來照耀眾生；又可以呀，化身作一個月光照耀眾生；啊，一切的星球，這個地球，這都佛的化身變化的。他啊，或者變一條河，啊，變一條江，江河湖海，啊，變這個一個大海，那個大海裏頭也有很多眾生，啊，他在那個教化眾生；變成一個山，啊，山上也有很多眾生，他在那教化眾生。

他或者變成水，或者變成火，或者變成風，啊，或者變成地；這地水火風四大，都是佛啊，的法身變化的，啊，一切河流；所以依不礙正，正不礙依，依正啊，圓融無礙；啊，他願意做依就做依，願意做正就做正。

那麼「不礙現依故」：可是啊，他也不妨礙現在這個依報。不會說，它這個依就是正，正就是依，把這個把我們現在這個依報沒有了，啊，把它障礙跑了，不會障礙的，沒有妨礙的；所以這個圓融無礙，無礙圓融，啊，這種的境界不是凡夫所能明白的。所以我越講，把你們講的越糊塗了，怎麼一回事啊？啊，怎麼一回事？

啊，你若想明白，那就要修苦行；啊，不要怕苦，不要怕難，不要圖舒服，不要求現在的自在。**現在的自在，將來就不自在；你現在不自在，將來就自在。**這個道理，你啊，你們各位參一參，看看明白不明白？這個你若明白了，這個法就很妙；不明白的，這個法也還是妙，不過你沒明白。

九、潛入無礙；入眾生界，如如來藏，雖作眾生，不失自性故。

這個第九啊，是「潛入無礙」：這個怎麼叫潛入呢？潛入，是啊，不知不覺的之中入。入什麼呢？入眾生界、入菩薩法界。潛入無礙，你雖然不知不覺，可是啊，它還一樣平等的潛入。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那個大海水呀，潛入到這個大地一樣；所有的地呀，你只要把它掘開都有水，這個水呢，都是從這個大海潛入。那麼雖然大海潛入這個大地這個水，但是它也沒有潛入的想；沒有說啊，啊，我這個水呀，又潛入你這大地裏去。

「如如來藏，雖作眾生，不失自性故」：這個這種的潛入的性，啊，在這個潛入到眾生裏邊，也就是這個如來藏性；眾生也潛入到佛的裏邊去，所以眾生和佛為什麼是沒有分別呢？就因為啊，是一樣的。在佛的份上，是返本還原，恢復啊，這個如來藏性；可是在眾生的份上來說，他也沒有失，所以說，雖然做了眾生，還啊，沒有失去這種的潛入的性。

啊，好像那個大海裏邊呢，因為有風，起了波浪了；無論你是波浪也好，是海水也好，同啊，有一個濕性。有這個濕性，就譬喻啊，如來藏性；那麼有波浪這個濕性也沒有失，是這個就在水裏邊，也沒有失去這個濕性。所以我們眾生的如來藏性，和佛的如來藏性都是一樣。

就因為我們沒有明白，沒有能返本還原，所以呀，雖然有如來藏性，自己也不知道。那麼現在聽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知道我們人人都有這個如來藏性，人人就應該啊，把這個如來藏性找出來。怎麼找法呢？就是修行，就是啊，用功。你用功修行，開悟；這就得到啊，如來藏性，明白本有這個佛性。

故出現品云：佛智潛入眾生心。又云：眾生心中有佛成等正覺。

因為前邊所說這個在眾生的份上，也沒有失去這個如來藏性；在佛的份上，也沒有多了啊，一點點這如來藏性；在眾生的份上，也沒有少了一點點。所以在「出現品呢」：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，這個出現品，有這樣的經文說，「佛智潛入眾生心」：佛的智慧，潛入眾生心。

那麼又說，在這一品又說，「眾生心中有佛成等正覺」：佛的智慧，每一個眾生心裏都有，都有這佛的智慧。在前邊那個「破塵出經」那一段文上不說過，如有大經卷，充滿一切塵；這個塵呢，一切微塵裏邊都有這個大經卷。

一切的國土微塵，都有這個大經卷；可是愚痴的人不知道？不知道在這個微塵裏頭有這個大經卷。啊，有一個有智慧的人呢，「淨眼悉明見」，他啊，看見這個大經卷了，啊，這個大經卷在這個微塵裏頭。他「破塵出經卷」，啊，廣饒益眾生。「佛智亦如是」，佛的智慧呀，也就是這樣子。「徧在眾生心」，在這個眾生的心裏頭；「妄想之所纏」，有這個妄想給纏住了。

你說，啊，這世間的人，無論哪一類的人，都有他的妄想。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妄想，大人就有大人的妄想，男人有男人的妄想，女人就有女人的妄想。啊，小孩子什麼妄想？啊，他打妄想啊，要吃牛奶，或者想吃糖，或者想到各處去找一找有什麼奇怪的東西他沒看見的，他要找一找。

這大人就打妄想了，打什麼妄想呢？啊，我怎麼能發財呢？怎麼我可以呀，富甲天下？我的富貴呀，在這個世界人裏邊我是最富貴的，不單列為這個十大富翁之一呀，啊，甚至於十大富翁都沒有我一個人那麼有錢，這麼樣子，他就打這個妄想。好像那個歐納西斯，他也打妄想打的發財的。他弄一條爛船，爛船，啊，以後做生意賺錢，又買一條好船；好船，啊，有了一條好船，又買十條，買一百條，一千條，哦，現在變成一個輪船大王！這都是打妄想打成的，你說是不是！你若不相信，研究研究。

男人就打男人的妄想，女人就打女人的妄想。男人的妄想是什麼？男人雖然說打男人的妄想，並不是這個他想的是男人，想的是女人，男人就想女人。女人打女人的妄想，也盡不是想女人，啊，她就想男人；啊，就想啊，這個男人怎麼好，那個男人怎麼樣不好，啊，就打這個妄想。

那麼學佛法的人呢，就打學佛法的妄想，說，哦，那句經怎麼講？啊，那個字唸什麼？打這個妄想；怎麼樣翻譯？其實這都是妄想之所纏，被妄想纏住了。「不覺亦不知」，在這個境界上他不覺悟，不覺悟，這個就是妄想。那

麼說，不打妄想，我就不會啊！你若能不打妄想，你就會了。能不打妄想，那本有的智慧現前，就是這個佛智啊，現前。

佛的智慧現前了，哎，那時候你無師自通，不要我給你們講，你們自己就會了，自己就明白了，哦，這都是這麼樣子，這麼一回事。甚至於這個字不認識，嗯，也會講了，也會說了那個字。那麼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你有這個佛智潛入你的這個心裏。你能把妄想除去了，那就是真正的智慧了。所以說，「佛智潛入眾生心」，佛的智慧就像大海水似的，流到四天下去；流到四天下去，然後又流到啊，每一個有水的地方，和沒水的地方，每一個地方它都流到了。

所以說啊，「又云」：在這出現品上又說，「眾生心中有佛」：在眾生啊，這心邊有一位佛。所以有人說，「**心即佛，佛即心**」，你拜佛，拜哪一個佛啊？你自己心裡就，你這拜佛，你心裏有個佛了。心裡有個佛，你拜這個佛，就是你心裏那個佛；你心裏的佛，也就是十方諸佛；十方諸佛，也就都在你心裏。你心裏若沒有佛，你就不會拜佛。不會拜佛，啊，你心裏這個佛是不是跑了呢？他還沒跑。所以說，一切眾生心裏有佛，在那啊，成正覺，成正等覺，就是啊，他啊，成了菩薩，又成了等覺菩薩，又成了妙覺菩薩。在你心裏已經成佛了，已經轉法輪了，已經教化眾生了，不過你不知道這種的妙處！

有人就說了，說，方才啊，法師你講打妄想，真是這樣子，我就是打這個妄想。啊，不知道你是真知道了，還是猜著的呢？不知道是不是給我說的呢？啊，我這個妄想，打的一些個不乾淨的妄想，做了一些個不乾淨的事情，也就是啊，不守規矩。但是我不守規矩這是又一回事，我不希望啊，你知道，這又是一回事；我就做錯了事情，我不希望人知道；雖然你說我打這個妄想，做了不乾淨的事情；大約也都是啊，這麼猜測而已，不是真正知道。

那麼既然不是真正知道，我就不要坦白告訴你，還是啊，哎，這個錯了由它錯了，啊，不乾淨啊，也就讓它一天比一天多一點了！那沒有關係。你叫它一天比一天多一點這個不乾淨的東西，你一天比一天就愚癡一點，就黑暗一點；你這個黑暗到極點了，就要跑到地獄去了。到地獄那時候，你知道了，說，啊，我知道這樣子到這個地方啊，這個這麼黑暗的一個地方，我應該早懺悔囉！我早坦白呀，向某某法師來懺悔，來改過自新！可是那時候，一點用都沒有了，啊，後悔已經遲了，後悔已經來不及了。

為什麼呢？就好像這個人呢，在這世界上，他不管國家的法律怎麼樣。國家的法律說你殺人犯罪，啊，你將來啊，要坐監獄；他說，我不信？什麼叫監獄呢？我殺人還殺人！啊，隨便就殺人。殺人，就被警察拉去，拉去關到

監獄裏了；他就說，哎呀！我現在知道了，我現在再不敢殺人了，你把我放出去了，啊！我再也不殺人了；這個以前我以為你們和我講笑話呢，啊，開玩笑呢！現在我才知道是真的，啊，叫這個法官呢，原諒他。

法官說，那你原諒，你能不能把以前你殺那個人叫他活過來？你開哪個玩笑？若是能叫你殺那個人若活了，現在可以把你放出去！啊，這個時候他想盡方法，這我沒有辦法把我殺那個人再叫他活了。啊，那法官就說，那我也沒有辦法把你再放出去了！結果法官也沒有辦法了，他自己也沒有辦法了。

就好像啊，你造罪業到閻羅王那裏去，求閻羅王說，啊，你慈悲了，閻羅王你是菩薩啊，你原諒我囉！啊，閻羅王說，啊，你以前明知故犯，你明明知道做錯事是不對的，為什麼你還要做錯事啊？你要現在求我來，你以前若不做錯事，不就沒有事情了嗎！說，那我已經做了，有什麼法子啊？你給我想想法子啊？啊，閻羅王說，你再把那個錯事拿回來，變成你沒有做那個錯事，可不可以？他說，這我沒有這個神通，不行的；那閻羅王說，我也沒有神通放你出地獄！就這樣子。

守規矩，歡喜守規矩就守規矩；歡喜不守規矩的就犯規矩，我不管！這回皆大歡喜。

又亦攝一切眾生在一毛孔。善化天王云：汝應觀佛一毛孔，一切眾生悉在中。

「又亦攝一切眾生在一毛孔」：又者，他也能啊，攝一切的眾生，在啊，佛的一毛孔裏邊。所以在「善化天王云」：他就說，他說啊，「汝應觀佛一毛孔啊」：在你呀，應該看一看，看一看呢，什麼呢？看一看佛的一毛孔裏邊，「一切眾生悉在中」：說在佛這一毛孔裏邊呢，就有一切的眾生都在那。

那麼為什麼在佛的一毛孔裏邊有一切眾生呢？這是「攝」。那麼用這佛的神通力量啊，攝一切眾生於一毛孔中；那麼佛的這種智慧，也入到啊，一切眾生的心裏邊去。在這個攝眾生，也不妨礙啊，這個佛的智慧入到眾生心裏邊去，所以這叫啊，「潛入無礙」，一種無礙的境界。

十、圓通無礙；謂此佛身，即理即事，即一即多，即依即正，即人即法，即此即彼，即情即非情，即深即廣，即因即果，即三身即十身；

「十、圓通無礙」：圓，圓滿；通，是通達無礙。這圓滿無礙，通達無礙，圓融而通達無礙。是所說的什麼呢？所說的是「佛身」：就是講的這個佛身；

這個佛身呢，也就是理，也就是事。怎麼說是理呢？佛的法身就是理，佛的報身和應身這就是事。

「即一即多」：也就是啊，佛這個法身是一個的；跟這個化身呢，是很多的。
「即依即正」：這個佛的身呢，也就是依報，也就是正報，依不礙正，正不礙依。前邊那個理不礙事，事也不礙理；即理即事，即事就是理。這個一多也是這樣子，一也就是多，多也就是一，一多互相無礙；雖然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，還不相雜亂，啊，不相雜亂的。

那麼這個依，也就是正報；正報，也就是依報；這個正報不礙依報，依報也不礙正報。因為佛啊，這個身體，不是就像我們人似的，就有個正報身體；佛的身體，是變化無窮的。所以常常的它或者化作日月星辰，啊，來照耀眾生；或者化作江河湖海，來滋潤眾生；或者呀，化作山河大地，來呀，生養眾生；所以即依即正。

「即人即法」：啊，佛呀，是個人成的；那麼佛的法身呢，是法，所以呀，即人即法。「即此即彼」：此，就是啊，這一個國土；彼，就是他，其他的國土，有無量無邊的。怎麼說即此即彼呢？在這個佛呀，修成佛的時候，有一個人問佛，說佛，你修行，為什麼不修淨土呢？這個淨土法門這麼好！佛就說啊，現在我不答覆你這個問題。你從這啊，向東方，到這個一個國土裏邊有一位佛在那啊，轉法輪，教化眾生，你問那位佛去！

那麼這個人呢，就去問這一位佛，和文殊菩薩一起去。到那一問這位佛，說你這個淨土，是你的願力所修成的，釋迦牟尼佛他為什麼不修淨土法門呢？啊，這個佛說啊，我就是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就是我，所以呀，我這個淨土，和他的淨土是一個的。那麼這個人才知道啊，這個佛的境界，是圓通無礙的，所以說即此即彼。

「即情即非情」：佛，原來呀，也是有情眾生修習成的；因為他是有情，所以呀，說即情；他即非情，那麼他修成佛了，是沒有這種情感了，而得到啊，這個大圓鏡智；得到大圓鏡智，所以說即非情。本來佛以前也是個眾生，眾生就是有情，以有情修成非情。

「即深即廣」：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啊，所說的這個佛的深呢，是無始無終的，所以這是深；啊，他是大而無礙的，所以呀，說是廣。「即因即果」：說啊，佛在因地一修行的時候，初發心便成正覺，所以呀，這即因即果。「即三身」：三身呢，就是法身、報身、應身；「即十身」：這個十身呢，也就是三身的；分而言之是十身，合而言之就是三身；所以這個三身，也就包括

這個十身了；十身，也就是啊，這個三身的一種變化；所以說即三身即十身。

這個這一段文呢，若是詳細解釋是要很長的時間，所以現在只是就簡單一點來解釋。

12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

同一無礙法界身雲。以此身雲，徧前時處，常說華嚴。是知或說報身在色究竟，約攝報說；或說報身在餘淨土，約引攝說；

「同一無礙法界身雲」：這個毗盧遮那佛啊，他啊，和釋迦牟尼佛，都是用這個同一無礙法界身雲，啊，事法界，理法界，理事無礙法界，事事無礙法界；用這個無礙的法界身雲，來呀，演說這個妙法。

「以此身雲」：用這個無礙身雲呢，「徧前時處，常說華嚴」：他呀，徧滿前邊所說這個時候，和這個處所，常常啊，講說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

「是知或說報身在色究竟，約攝報說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你應該知道，或說報身，或者呀，有的經上，或者論上，說啊，這個佛的報身，在色究竟，在這個色究竟啊，這個地方，啊，來證得一切智，這是啊，約攝報說，這是啊，約著，根據這個攝，報身說的，說的這種說法。

就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那個《大乘起信論》上說的，他說，「又是菩薩功德成滿」，說這個釋迦牟尼佛行菩薩道的時候，功德成滿，「於色究竟處」，於這個色究竟啊，這個地方就無色了；無色，就是色究竟。「示一切世間最高大身」：他呀，啊，現示啊，世間最高大身；就是這個盧舍那佛；毗盧遮那佛身也是大身，圓滿報身盧舍那佛身也是大身。

「以一念相應慧」，用一念這個相應的這種智慧，把無明頓盡；怎麼會無明頓盡呢？因為一念相應慧就把無明頓然斷盡了。怎樣才有一念相應慧呢？修道參禪，參禪就是找這一念相應慧。「無明頓盡」，他這個無明頓盡了；怎麼會無明頓盡呢？就因為這一念相應慧，啊，一念相應慧呀，就把這無明頓盡了。

這就怎麼樣子呢？怎麼樣才能有一念相應慧呢？所以我們修道參禪的人，參禪就是啊，找這個一念相應慧，啊，頓斷無明；頓斷這無明了，才能，啊，得到「一切的種智」，啊，你得到一切種智了，自然就有一種的不可思議的這種業的力量。這是啊，這個說佛這個報身，約著報身來說的。

「或說報身在餘淨土，約引攝說」：或者呀，說這個佛的報身，在其他的這個淨土，來啊，轉大法輪，教化眾生。這是啊，約引說，這是引證；引證啊，其他的這個淨土啊，的佛啊，來證明啊，這個佛的報身呢，不是單單在這個國土，也在其他的這個淨土在那說法，這約引攝說。「引」，就是引證這件事來說，證明這件事來說的。

啊，我有一件事情，想要講很久了，但是啊，常常忘，講上經了，就把這個事忘了；講上事，就把經忘；因為沒有到這個理就事，這事就是理這種境界上。我們現在這種境界，一，也就是一；多，也就是多；理，也就是理；事，也就是事；不是說理，就是事；事，就是理；還沒有到這種的圓融無礙的境界上。所以呀，我想說很久了。

什麼事情呢？這件事情我很痛心的，你們大家知道是什麼事情；想一想看是什麼事情？令我很痛心的！大家知道不知道是什麼事？又都打起妄想來了！哈哈，這些個人又都打起妄想來了！又越說知道，又要我們不守規矩。有一個人呢，說了！說，因為我犯了過錯了，因為我不聽話；有一個人說，啊，因為我偷著吃東西；這麼多人打這麼多妄想！

你們這個妄想打的都不對！今天呢，無論我有他心通，沒有他心通，我知道你們完全都是錯！哈！為什麼呢？我這個痛心的事情啊，是因為前天，因為有人給我拿這個飲料啊，這飲的東西啊，就單單去做這個東西啊，不來隨喜功課，我想啊，這是我很大的罪業！

我們做早晚功課，這是很難得的這種因緣，所以呀，都要爭先恐後，不要因為我一個人呢，把這功課都耽誤了。那麼因為我，給我預備這個飲料啊，就不能童著大家來隨喜做功課了，這我心裏覺得很慚愧的！所以呢，我不希望因為我一個人呢，令他把這個所應該做的功課都耽誤了。

所以這一件事情呢，我很痛心的！這是因為我啊，沒有什麼道德，令旁人沒有機會修行，這我是覺得很慚愧的！我希望果照以後呢，還是到這個做功課的時候，隨著來做功課；可以呀，在早一點把這個拿到，放到這個地方就可以了，不必單單等著來為我一個人呢，令這個規矩也不好，是這個我自己心裏也覺得很痛心的！

或說舍那坐千葉華，攝二地說；

「或說舍那坐千葉華，攝二地說」：這個舍那，就是盧舍那，圓滿報身盧舍

那佛。盧舍那，是在這個《梵網經》上的說法主。在《梵網經》上說啊，「我今盧舍那，方坐蓮華臺，周匝千華上，復現千釋迦，一華百億國，一國一釋迦」，這是啊，在《梵網經》上啊，開始的幾句偈頌，他說啊，「我今盧舍那」，我現在啊，這個盧舍那佛。

「方坐蓮華臺」，啊，方，就是正在坐這個蓮華臺，「周匝千華上」，坐到那個千葉寶蓮，在這個千葉寶蓮華上；在這個千華的臺上邊，每一個華，又現出來啊，「百億國」，現出百億那麼多國土；「一國一釋迦」，每一個國啊，國土啊，有一位釋迦牟尼佛，在那啊，說法，教化眾生，所以說一國一釋迦。

這是說的，這個盧舍那，坐千葉蓮，這是說的二地，攝這個二地說的，二地。初地呢，他坐的是百葉蓮華，百葉蓮華。

二地呢，就坐的千葉蓮華，他那個蓮華叫千葉。

三地呢，三地呀，它這個蓮華，就是萬葉。

四地，所坐的蓮華，就是億葉，億葉那麼多的蓮華。

五地，坐的蓮華呢，就是千億，千億葉那麼多的，那麼大的蓮華。

六地，所坐的那個蓮華，就百千億，百千億呀，那麼多的蓮華。

七地，所坐的這個蓮華，就百千萬億那由他了，那由他啊，那麼多的蓮華，他所作的。

八地，坐的呢，就百千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，那麼多的蓮華。

九地，所坐的呢，更大了，百千萬億阿僧祇國土微塵數，那麼多的蓮華。

十地，就啊，十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剎微塵數，那麼多的這個蓮華。

這是啊，上邊所說這個是啊，這個舍那啊，盧舍那佛啊，他坐千葉蓮。這是啊，這個攝二地說，在二地啊，這個境地上說的。

或說登地方見，約勝機說；或分三異，從體相用說。

「或說登地方見，約勝機說」：登地呀，就是到十地菩薩，叫登地菩薩；八地以上，這都叫登地，八地到十地，這叫登地。那麼或者有的經上說，講這種經，在十地菩薩，和八地菩薩，才能啊，聽；才能見。這是啊，根據這種啊，特別殊勝的根性的眾生說的。勝機，勝機就是啊，殊勝的根性，就將要成佛的，這八地以上這個菩薩，叫勝機說。

「或分三異」：或者呀，分出來三種不同的來說法。這是從什麼呢？「從這個體相用」：來說啊，這經典。體，佛啊，的法身，這就是體；佛的報身，就是相；啊，佛的應身呢，這就是用，應身是用。

又者，在這個《大乘起信論》呢，那個立義，那一章上說過。說什麼呢？他說啊，「所言義者，則有三種」，有三種啊，的意思。「一者體大」，第一個意思啊，這個意思就是體大；它這個體大，就是所說的「一切法真如平等」，因為真如平等，所以就是啊，這個體大，「不增減故」，也不增，也不減，所以呀，這體是大的。

「二者相大」，啊，這個相大，是說「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」，這講的這個如來藏啊，它啊，具足無量佛性的功德。「三者用大，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的善因果的緣故」，那麼這是大乘起信論呢，講這個體相用這三大的意思。

俱非此經真實義故。

在前邊所說這個，或者是應身，或者報身，或者法身；或者啊，這個體相用；或者呀，說這個二地，有二地呀，這個機說的；或者呀，這個登地說的這個經典。「俱非此經真實之義啊」：這個都不是這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啊，那個真正實在的意思，不是的。

設分三十不同，亦權實對說；若不融前義，亦失經宗。

「設」：是假設。假設你若分三身，和十身，說它不同；啊，三身呢，就是三身；十身呢，就是十身；不是，不圓融的。「亦權實對說」：說這個三身呢，就是權；啊，十身呢，就是實；這是權實啊，對著而說的這個三身和十身。

「若不融前義」：你若不明白前邊所說的這個三身就是十身，十身就是三身；不明白這個道理，「亦失經宗」：也失去啊，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經的宗旨。為什麼呢？不圓融了；不圓融，所以就失去這個經的真正的宗旨了。

第四、依三昧者，夫動靜唯物，聖豈然乎？示軌後徒，明將有說。必須靜鑒前理，受諸佛加。從定起而發言，言必真當；言必真當故，受者之心自然篤矣！

故於諸會，多明入定為說經緣。

第四、是這個要「依三昧」：三昧，就是定；要依著這定啊，來說法；不是啊，依著生滅心來說法；依著定心來說法。你沒有定，就是生滅；有定，這

就是啊，無生滅心，這是無心，在定中說法。這所以叫啊，第四依三昧，根據這個三昧來說法。

「夫動靜唯物」：這個動靜啊，有動有靜，這是在眾生上啊，來說。物啊，這個物，就是一切眾生，一切的事物。啊，「聖豈然乎」：在這個佛的份上啊，本來沒有動靜的；佛是動不礙靜，靜不礙動，動靜一如，動也是靜，靜也是動。不過在眾生的份上啊，來有這些個分別。所以說聖豈然乎；聖，就是佛的境界，這不是這樣子，沒有動靜的；佛是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。

「示軌後徒」：指示啊，作為軌範，作為規矩；是未來的這些個徒眾。「明將有說」：啊，那麼因為要現出一個樣子來，給這個人呢，作一個榜樣，作為一個模範，作為一個規矩；所以呀，明將有說，啊，那麼明白告訴一切眾生，將要說法了。

「必須靜鑒前理」：所以呀，要靜；靜，就是入定了，入這個三昧了；鑒，就是觀察，觀察這個這一切的機呀，這種根性。

所以要講經說法，你們最好先打打坐，要在講經之前呢，要坐一坐。那麼所以在我講經的以前呢，也若有時間一定要坐一坐，所以在講經前邊呢，那一個多鐘頭啊，或者兩個鐘頭的時間呢，有事情不要問我！在這個將要講經之前呢，我也要打坐一坐；坐一坐看看有什麼人，打什麼妄想啊！有什麼人呢，應該講什麼話啊，他相信呢！有什麼人呢，啊，講什麼話他不相信呢！啊，他不相信的話，我也講，講一講他不相信的話；他相信的呢，講一講他相信。

我這個講經很奇怪的，有的時候呢，啊，我就歡喜講人不相信的話；那麼他不相信呢，就比較有點意思；若相信了，就沒有意思了。所以呀，這個你們各位講經以前呢，也最好啊，先坐一坐；坐一坐，觀察這個因緣，有什麼特別的因緣沒有；若有特別因緣，就講一講特別的；沒有特別因緣，就講普通的。

那麼「受諸佛加」：你觀察這個眾生的根性，請啊，十方諸佛來加被你，來呀，加持你。「從定起而發言」：從這個定中啊，出了定，而發言，你在啊，不要出了定你就忘了，說，咦！頭先我看見有什麼機來著，啊，想也想不起來了！啊，那又沒有用了；你在定裏頭知道了，出定就忘了，那也沒有用，啊，是不是！

啊，要啊，就著這種在定中，你所觀察這種境界，還要真實的，不是要那個虛妄的境界；這個境界也有虛妄的，有的故意這個魔王弄一個壞的境界來騙

你了；啊，你不要受魔王騙，這又要知道的。

「言必真當」：言，你在這個定中，出定啊，那個好的那個地方。言必真當，你所說的法呀，恰到好處，那麼真實不虛的。所以這個「受者之心自然篤矣」：受者之心呢，自然篤信了，信呢，信的很堅固；信的很堅固的這叫篤信；篤厚，啊，信的很虔誠的，你就怎麼樣子誰破壞，他也破壞不了了，他一定是信的。誰若有人說，唉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那講的都是假的，你也不相信了；啊，你說，我就歡喜這個假的！

「故於諸會」：在前邊說是啊，佛說法要先入定，入定，才能啊，說真正的法，那麼使這一些個聽受的人呢，都能篤敬誠信。所以故於諸會，就所以呀，在這個諸會；諸會，就是這個《華嚴經》啊，的九會，諸會。「多明入定為說經緣」：啊，每一會啊，都入定，然後說經，為這個說經的因緣。

在這九會之中啊，只有第二會沒有入定；這個其餘的這八會啊，都在這個三昧；由三昧起呀，然後說這個經。因為第二會沒有入定，所以才說多明，多明啊，入定；就是那個八會啊，都入定，就有一會啊，沒有入定。

在這個第一會啊，是普賢菩薩，入這個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；普賢菩薩入到這個毗盧遮那佛的如來藏的身三昧。

第三會呢，是法慧菩薩，他入這個菩薩無量方便三昧，說這個無量方便三昧法。

第四會，是功德林菩薩，他入的這個菩薩善思惟三昧，菩薩禪定的三昧；第四會，這功德林菩薩，入這個菩薩善思惟三昧。

第五會，是金剛幢菩薩，入智光三昧。

第六會，金剛藏菩薩，他入啊，這個菩薩智慧光明三昧。

第七會，是啊，釋迦如來呀，自己呀，住在這個剎那際三昧；剎那際三昧呀，在一剎那，就啊，經過無量劫；無量劫，又縮為一剎那。一剎那，這個剎那際三昧，那個佛入的。

第八會呢，是普賢菩薩，入這個佛，華嚴三昧。

第九會，是啊，釋迦牟尼佛，就啊，自入師子頻申三昧。

那個第二會啊，沒有入定；或者呀，在翻譯經典的時候，這個把它翻譯漏了；或者啊，是第二會啊，沒有入定；這是啊，所以說在這個諸會啊，多明入定為說經的因緣。

有不入定者，至文當說。其所入定，皆盡法源，業用難思。

在這個第二會啊，沒有入定，這所以說「有不入者」。「至文當說」：到這個第二會啊，那個文裏邊呢，就會說明白這種的道理。「其所入定」：那麼在其餘的這個八個會裏邊，他所入的這個定，「皆盡法源」：都啊，窮盡這個法源了；皆盡法源，「業用難思」：那麼都是得到啊，諸佛呀，三業的加被，這種業用啊，是不可思議。

第五、依現相者，謂法性寂寥，雖無諸相；無相之相，不礙繁興。

第五啊，是「依現相」：這個說法。怎麼樣說呢？這就是啊，說，這個「法性寂寥」：法性啊，是空；寂寥，就是空的；「雖無諸相」：雖然呢，他沒有一切相，可是啊，沒有一切相這個相啊，「不礙繁興」：他還呀，不礙這個有相，不礙這個繁興；繁興啊，就很多的相；很多的相啊，興起來。

起教多端，相非一準；或放光動刹，或華雨香雲，皆為發起。

至於說這個無相之相啊，不礙繁興，這個「起教呀，多端」：教啊，生起的時候，有很多種不同的這個情形，所以呀，「相非一準」：相啊，也不是一定的，非一準呢，不是一定，不是說一定都要啊，天雨寶華，或者一定放光。

好像在說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這個佛呀，就放光動地，雨天曼陀羅華，這個作他的相。

說《大涅槃經》的時候呢，就以聲光徧照為他的相，用這個聲，和這光，徧照啊，一切的在會大眾，作他的相。

跟說《般若經》呢，就以這個散這個金華為相，作為他的相。

現在說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這華藏世界六種震動，天雨寶華繽紛而下，又雨香雲、雨這華雲、雨這個鬘雲、雨很多種啊，瓔珞呀，等等的。所以這個相啊，不是一定的。所以他說，「或放光動刹」：動刹呢，也就是動地。「或華雨香雲」：或者呀，雨曼陀羅華，或者雨種種的香啊、雲呢，「皆為

發起」：都是啊，發起這個教的一種因緣。

發菩提心，你忘了發菩提心了？行菩薩道，你忘了行菩薩道了？哎，行菩薩道，貴在堅固，永恒不變。

「誓願披精進鎧，持般若劍」，你看這般若劍多妙！你們把般若劍都忘了。「斬殺六根之狂賊」，你們覺得這狂賊是你們的朋友，你們不願殺它，所以也就不願意記著。我看你們今天學這個中文的，有一個人呢，一看就皺眉頭！啊，這眉頭就皺起來；啊，就是啊，反對這個，不要殺這個賊，這個賊是我的好朋友，怎麼可以殺它呢？

又說啊，「捉拿六識之陰鬼」，這陰鬼，哈，也不願意捉他！為什麼呢？他好來給你通一個消息，啊，向你報告，因為看見了，你這還沒有參謀；沒有參謀，這個事情就不能進行，啊，這就有個參謀！參謀，叫什麼？adviser，就來給你出主意了，去幹了！去囉！不要緊的，沒有關係！

啊，「掃除六塵之染魔」，這個染魔，也捨不得，啊，覺得他不錯的，幫我很大的忙，所以也不願意掃除。因為這個，就完全不願意記他，都忘了，對不對！

故諸會之內，將欲說法，多先放光；通表智光，以被物故。然有二種：一、不壞次第光；隨位增微故。二、圓通無礙光；隨一一光，皆結通故。隨處放異，總有十光；各有所表，至文當知。

「故諸會之內，將欲說法，多先放光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九會之內，「將欲說法」：將要說法的時候，「多先放光」：那麼多數啊，在沒說法之前呢，先放一種光。這個光呢，所有的光，它表的智慧光，代表這個智慧光，「以被物故」：這個智慧光啊，來加被一切的眾生，一切的機緣緣故。

「然有二種」：有兩種的光。「一、不壞次第光」：這個第一呀，叫不壞次第光；就是啊，有條不紊的，很有次第這光；這光啊，是先後次第呀，不亂的；「隨位增微故」：隨啊，著果位，增加這種的微妙不可思議的這種的光。

「二、圓通無礙光」：第二種光呢，就叫圓通無礙光。「隨一一光」：隨著每一個光啊，「皆結通故」：都是啊，互相通達，圓融無礙。「故隨處放異」：所以呀，隨著各處啊，不同，所放的光啊，也不同，「總有十光」：總起來啊，它有十種的光。「各有所表」：這十種光啊，就有每一種光都有它的表法；「至文當知」：到這個文裏邊呢，就會知道了。在這個放光啊，每一會

放的光不同，放種種光。

在這個如來的現相品，是第一會，在如來現相的品，有兩種光。這兩種的光啊，先這種光，是啊，釋迦牟尼佛，在這個牙齒中放光，在牙齒中放光，放種種的光；第二呢，也是在這個現相品呢，也放過光，他放眉間的光，二目中間呢，這眉間呢，放光。

第二會，他放足輪光，在這個腳啊，這個輪相上，放出一種光。

第三會，是在這個腳的趾間上放光。

第四會，在啊，這個足的上放光。

第五會，在這個膝輪呢，這個地方放光。

第六會，也是啊，在眉間放光。

第七會，沒有放光，但是在出現品呢，那放的光；那光啊，有兩種光，這是說的放眉間光，是加被啊，這個妙德菩薩；放口光，就在齒上放光，是啊，加被這個普賢菩薩。

第八會，也沒有放光。

那麼第九會呢，也是放這個眉間的光，在二目中間呢，放那個白毫相光。

在這個第八會，不放光；等到第九會啊，有這個放光。在這個每一種光啊，都有一種表法，表示啊，這個法的這個道理。

在第一會，他這個在這個**牙齒上放光**，面門呢，牙齒上放光。這是啊，表示什麼呢？表示這個佛的教，和佛的道，遠近呢，都得到這佛法的利益。在佛的口裏所流出這種光，啊，這又表示什麼呢？又表示啊，這個「從佛口生」，從佛啊，口裏生出啊，這個法子，「是真佛子」，這是啊，真正佛子。

也就是啊，最初啊，在牙齒上放光，那麼這是代表佛的真子。又有一種啊，表法，表示什麼呢？表示啊，這個「咀嚼法味」，咀嚼法味啊，就是吃這個佛法呢，也咬這個佛法，看看這個佛法是什麼滋味？咀嚼法味。

那麼在這個**眉間放光**。這是表示什麼呢？表示一乘中道，這個「唯一佛乘，更無餘乘」，這個中道了義這種的法。在這個中道，一乘的中道，所以叫眉間呢，是表示這個。

在這個**腳輪趾上，腳輪下**。這是表示什麼呢？表示四種的信。

第一種，是自下而上，由下邊呢，向上來學習佛法，這個信，這是最初的一種信。

第二呢，這個腳啊，是最卑下的一個地方，表示啊，這個法，在啊，由這個

最矮的地方來生出來。

第三個意思，這是啊，修行的一個根本法。

第四個意思呢，就是信該果海，這個信呢，能啊，包括這果海，啊，已經啊，滿足了；滿足啊，這表示一種安住，安住於法上。

這個在這**足上放光**呢；這表示啊，要依法修行。

在這個**膝輪放光**呢，膝輪屈伸放的光。這可以呀，這個迴自向他，迴事向理，迴因向果，可以迴向，在十地，由這個初地迴向到十地，這迴向。

又在這個**眉間放光**。這表示啊，已經證了，證到這個十如是的這種理了，圓滿具足啊，中道的了義；所以呀，出現眉間，在眉間呢，來放光，也是表示中道的。

這個不住生死，也不住涅槃，這個不住二邊，所以呀，在**口又放光**，表示啊，這個一切的佛子啊，是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。

那麼總而言之啊，這佛放光啊，就表示這個法的圓融無礙，這種道理那麼也是圓融無礙。

13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

其動地等，多在說後，則但是慶聞；如十地中，雖是慶前，義兼起後，則是教緣。

在前邊所說的這個放光動地等等，這個放光動地這種的因緣呢，多數是在這個說經之後，然後又放光動地；有的時候也在說經之前。那麼放光動地在說經之後，這是啊，「慶聞」：就是慶幸啊，自己聞到佛法了。

就好像啊，在十地品裏邊所說的，雖然說是慶幸前邊聞到這個佛法了，可是啊，他這個意思啊，就啊，兼著生起後邊的經文，所以呀，這都是一個教起的因緣，講這十種的因緣，這也是其中啊，的一種。

那麼清涼國師，他啊，作這一段的疏文，就是啊，教人明白在經前邊這個放光動地，這表法呀，是表示要說法。在經後邊，說完了經，又放光動地，這是表示啊，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，作禮而去」。那麼雖然在經後邊放光動地，也是啊，又生起後邊這個道理。所以這一段呢，這個疏文呢，這個意思。

第六、依說人者，法無廢興，弘之由人。下文云：佛法無人說，雖慧莫能了。

第六、依說人者：這個第六啊，是講的說法主，所以叫「依人」：說法主啊，就是想要說法必定有一個法主；若沒有法主，這個法就不能興。所以才說「法無廢興」：說這個法呀，佛法也沒有生，也沒有滅，也沒有一個廢，也沒有一個興；啊，為什麼呢？它是法性湛然常寂的，啊，常常的，啊，寂然不動的；雖然寂然不動，可是感而遂通。感而遂通，就是要有人來說法，所以說，「弘之由人」：弘，就是弘揚佛法；弘揚佛法呀，這在乎人。

在《論語》上也說，說，「**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**」，人呢，能弘這個法，不是法弘這個人，他那說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說人呢，能弘揚這個聖道，不是聖道啊，來弘揚這個人。這也就說，人能弘揚佛法，不是佛法來弘揚人。

不是佛法說，啊，某某人呢，他很大的，哦，頭頂天，腳指地；哦！胳膊一伸，就伸到太陽那地方去，啊，可以把月光給摘下，不是這樣！要人來弘揚佛法，不是啊，佛法來弘揚人。人，可以支配一切；一切，不能來支配人；也可以說一切來支配人，啊，但是這個人呢，是個死物了，不是活動的；啊，被環境來支配，這變成一個死的動物，不是活的動物了。

你們各位想一想，你若不能啊，轉這個環境，你就是啊，一個死的活人；你若是能轉變這個環境，就是活的一個死人。活的死人，死的活人，這個意思啊，在表面上看來，是一樣的；但是你細一研究啊，不是一樣的。所以呀，說啊，弘之由人呢！這法是要人來弘揚的。

你們各位學佛法，就要弘揚佛法，不是學佛法來吃佛法。學佛法要把它吐出來，不是吃到肚裏頭去，就把肚子吃飽了，啊，甚至於爭著把肚子都撐爆了，那沒有用的，那只能死了。能把它學，學佛法，「吃」到肚裏頭又「吐」出來；「吐出來」，就是弘揚佛法！現在你們都懂了嗎？

哎，所以這個佛法不是就吃吃吃吃，哦，吃的撐死的；等到死的時候，還一點佛法也沒有弘揚，這有什麼用呢？不要做一個啞羊僧！所以我在美國這弘揚佛法，教你們每一個人都會說法，每一個人都會「吃法」，每一個人又都會「吐法」，這個是變化無窮的。你看，你要光會吃，吃完了又屙出去，那沒有用；還要吐出來！像那個誌公祖師吃鴿子似的，啊，吃了還要吐出。這有這麼多鴿子，你看，你們誰願意吃都可以吃啊，但是吃完了要吐出來才可以；吐不出來，你就先不要吃！

我告訴你們今天啊！說幾句玄妙令人不相信的話！今天這鴿子啊，有你們過去七世的父母，啊，無量劫的祖先，都在這做鴿子了，今天你們來放生，啊，

他啊，也歡喜，你們也盡孝道，我對旁人說，他或者不相信，對你說，你一定會相信的，是不是啊！因為你明白這個道理了。

那麼你自己超渡你自己的祖先呢，父母；你不要以為是他的，你們各人也都有份呢！今天，啊，誰都有關係的，湊到一起都有關係的。啊，說這個法我才不相信呢！你等相信的時候你也作鴿子了！

「下文云」：這個疏文呢，和這個經文呢，都說，說啊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慧莫能了」：這個佛法呀，必須要有人說，不論他說的好，說的不好，只要有人說就好。你若說的好，你不說也不好；說的不好，你若說也好；你看，妙就在這個地方！你說的不好，啊，你能說，就好的；你說的好，你若不說，那也就是不好；誰知道你呀？你不說。

所以說，佛法無人說，佛法也沒有人說。雖慧莫能了，雖然你有大智慧，你也不明白。為什麼呢？啊，這裏邊是奧妙無窮的，重重無盡的；尤其這《華嚴經》，啊，重重無盡這個道理，若沒有人講啊，那你絕對不明白。

這個偈頌前面還有兩句，說是啊，「譬如暗中寶，無燈不能見」，好像啊，在暗室裏頭有寶貝，最值錢的這個寶貝；無燈莫能見，你若沒有燈了，看不見的。佛法無人說，誰說佛法，誰就是燈！啊，你說佛法，你就是法燈；他說佛法，他就是法燈。啊，這個法燈，照耀這個暗室，就把你寶貝得到了。你心裡頭啊，暗室，什麼？就是你心裏，那個無明就是暗室；你心裡頭啊，有那無價寶，有智慧，那個智慧就是無價寶。你把這個有燈點上了，把無明照破了，就得到你本有的智慧了。所以呀，啊，這就是這幾句經文。

譬如暗中寶，無燈不可見；佛法無人說，雖慧莫能了；你雖然有智慧，也不明白。現在你們各位學佛法，方才我講話，你們明白了，又要去做燈去了！等一等你們誰願意隨喜放生的功德呢，就可以去；若是不歡喜去的呢，隨便！不過你們過去無始劫以來的父母祖先呢，你們去超度超渡他，這都是一種好事；若是，不是和你們有關係的，這個鴿子啊，就不會到這個地方來，和這些人都有相當的關係。所以各位啊，都應該盡一點孝道。

對他們講我這個虛老這個舍利啊，他們有沒看見的，誰願意看，今天呢，都可以看一看。

今此能說，通三世間。開即為五，謂：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眾生及器。更開為十，謂：加三世微塵毛孔。器及有情，各有分圓，故毛孔微塵，即是分說。此上諸說，通三世故；故普賢行品云：佛說眾生說，及以國土說，三世如是

說等。

「今此能說，通三世間」：這個能說啊，就是能說這個《華嚴經》。這個能說《華嚴經》的這個人，就是釋迦牟尼佛了。可是啊，這個說法，和其它的經典不同，因為這個通三世間。三世間，就是智正覺世間、有情世間，和器世間；智正覺世間呢，就是佛；有情世間，就是眾生；器世間呢，就是我們這個依報這個世間，這三世間。

那麼「開即為五」：什麼叫開呢？開，就是把它分開了。分開，把這個智正覺世間呢，分開為三乘，就變成五個世間。這個五呢，就說的，「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眾生及器」：佛，是一個；菩薩，是一個；聲聞，是一個，這三個了；，這智正覺世間呢，一個開三個；跟這個眾生世間，和器世間呢，還都啊，是一樣的，還是啊，這個沒有開。開三為五，開即為五。

「更開為十」：更開這個五啊，作為十。這就是怎麼呢？這就是說的加這個「三世」：再加上啊，這個三世；跟這個「微塵和毛孔，器及有情，各有分圓」：這兩種啊，世間呢，各有分圓故。這個微塵，就是器世間的分；這個器呢，就是微塵世間的一個沒有分；毛孔啊，就是這個眾生世間的分，通世間。那麼這個有情世間，就是沒有分，所以分圓，各有分圓。

「故毛孔微塵，即是分說」：這個毛孔，和這個微塵呢，這是分開來說。「此上諸說，通三世故」：在這以上啊，這個諸說；通啊，通於三世；也通於啊，過去世，過去佛說；通於現在世，現在佛說；通於未來世，未來佛說，這叫啊，通於三世間，三世故。

「故普賢行品云」：在這個普賢行品裏邊，這個經文有說，說什麼呢？說，「佛說眾生說」：佛也說法，眾生也說法，「及以國土說」：啊，和這個國土；過去諸佛也是這樣講，現在諸佛也是這樣講，未來諸佛還是這樣講，這叫啊，「三世諸佛如是說」。

廣即無量，法界品中，類非一故。

前邊所說這個三世，又開五世，以後又開開啊，為十世間；若是廣開呢，就是有無量無量的那麼多的說法；所以在法界品裏邊呢，說啊，「類非一故」：這個不是一個種類。有多少各種類呢？有五個種類。

在這個第一個說是啊，法法界，這法的法界。
第二呢，人法界。

第三呢，是說呀，這個人法俱融了的法界。

第四呢，是說人法呀，俱泯，泯，就是沒有了，的法界。

第五呢，是無障礙法界。

在這個法法界裏，又開開有十門，這十門呢，就是第一、事法界門。第二呢，是理法界門。第三呢，是境法界門。第四啊，行法界門。第五呢，就是體法界門。第六，用法界門。第七，順法界門。第八，逆法界門。第九，是教法界門。第十，是義法界門。這個這是啊，第一這個法法界這一類。

這第二呢，人法界類，也有十門，也有十種的門。第一，是人的法界門。第二呢，是天的法界門。第三，是男的法界門。第四，是女的法界門。第五呢，是在家的法界門。第六，是出家的法界門。第七，是外道的法界門。第八呢，就是一切的諸神的法界門。第九，是菩薩法界門。第十，是佛的法界門。

所以呀，和這個事，也不是一種事，有很多種的事；天，也不是一個天，也有很多種天；神，也有很多種神。所以呀，在這個《華嚴經》說是啊，有一百一十個城的地方，有三千多個善知識，那麼等等的；所以這個，說這個類，這種類不是一種，分出來呀，無窮無盡的。

在這個世界上，就是這麼多麻煩事情！有的事情，啊，你認為好，它又不好；有的事情，你認為不好，它又好了。好像這個他叫什麼名字，這個矮的女人，她認為不睡覺就會死！啊，那麼我又往深了一研究，啊，她又知道自己是懶了，這就是好了；你知道，哦，這不會死的，原來是懶呢！這就是好了。所以你若明白了，就會壞的也會好了；不明白的，好的也會壞，就是這樣子。

今天呢，我這叫傳授心法！把心裏的法傳給你們。你們得到這個心法，將來可以呀，輾轉教化，啊，傳傳不已，將來人都得到心法了。那麼以後啊，在這個做早晚功課的時候，無論哪一個，就如果若是睡覺的話，趕快看他沒有來呀，就去叫他去。但是啊，這個道理又要分別說，有的去做工的，一早起這個，一早起啊，可以，這是這個什麼！

但是最好呢，還是不懶比較最好，那是最精進的。就是因為懶一點，你這個工就，你今天懶一天，將來就你成道就要晚三年；懶一天，就晚三年；懶一天，晚三年；你想想，這你算一算，你若一天，懶一天，就晚成道三年，晚成佛三年也就是，這你們算一算！

那麼若是能在這個我們這個做早晚功課，這是很要緊的，你呀，就好像啊，去見佛啊，拜佛啊，這是很要緊的。你少修一天呢，那個我以前沒對你們講，

「差之絲毫，就謬之千里」，你這個地方就差一點點，前邊那就差很多很多了。你若能在這個更來做功課，那是最妙了；一定得到啊，菩薩加被你，令你呀，這個瞌睡蟲會跑的沒有了。為什麼呢？菩薩加被你，說給他多一點甘露水，給他多一點甘露水，令他這個精神一點。

啊，修道啊，不容易的，你看一看那個在《法華經》上，這個彌勒菩薩本來應該先成佛的；但是他就求名求利，就是懶惰不修行；所以釋迦牟尼佛就比他先成佛了幾個大劫，幾萬萬年，就因為一個懶惰！所以呀，我今天呢，傳給你們這個是「心法」，不是「心通」，你們不要誤會了！

如僧祇隨好，即是佛說；餘會多菩薩說。法界品初，有聲聞說、諸善友等、多菩薩說，亦名眾生說；菩提樹等，即器界說，至文當知。

在前邊這一段文說，廣即無量，法界品中，類非一故，說在法界品呢，說的種類不是一種類，有五個種類。

「如僧祇隨好，即是佛說」：阿僧祇品上所說的，和這個隨好，阿僧祇隨好，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啊，即是佛說，這個呢，是佛自己說的。「餘會多菩薩說」：其餘的那個品呢，和會啊，多數是由菩薩來說的這個法。

「法界品初，有聲聞說、諸善友等」：在這個法界品裏頭啊，一開始，由這個聲聞說，和這個聲聞一切的善友等說；又有啊，這個菩薩說。「亦名眾生說」：在這個品裏頭呢，也叫眾生說法。「菩提樹等」：等啊，說這個菩提樹也說法，這菩提樹啊，就是器世間說法，器世界說法。「即器界說，至文當知」：到這個經文呢，裏邊就有知道。

這個菩提樹，菩提樹怎麼還會說法呢？你忘了！這個《彌陀經》裏邊說，「白鶴、孔雀、鸚鵡、舍利、迦陵頻伽、共命之鳥，是諸眾鳥，晝夜六時，出和雅音」，這個小鳥，是有情說法；這個菩提樹，無情說法。在這個有情能說法，這還不算妙，因為它有情；這無情說法，這才是妙，這個境界，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在這個菩提樹它所說的法，有種種的這個法音流布。這樹的本，就是這個樹的根，它就會啊，說這個圓頓的法音；在這個枝葉上，它就會說啊，這個三乘法。每一個菩提樹葉，都會說法，都會宣揚妙法，所以這叫器界說。器界，也就是國土說，這國土啊，能說法。好像我們現在在這國土上啊，這都說法呢，這一切一切的，都是教人呢，明白，叫你明白這是說法呢！

所以在蘇東坡有兩句話說的，他說啊，「山色無非廣長舌」，山色，這個山的顏色；無非廣長舌，這個不說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，徧覆三千大千世界嘛！那個山色就是廣長舌相，所以說，山色無非廣長舌。「溪聲盡是清靜音」，這個溪聲，這也是個對聯。山色，它對溪聲；色，對聲；山，它對著溪。那個溪聲無非清靜音，溪聲都是這個清靜的法音。

這蘇東坡呀，他啊，學佛，學的大約他自己就以為他是開了悟了，所以盡寫這些個這個對聯呢，詩句啊，他寫和這個佛法呀，有一點相似的地方。

那個元朝的這個湛然居士，就是耶律楚材；耶律楚材是元朝的丞相；他也常常寫詩，他的師父是叫萬松老人。萬松老人他說，「西天三步遠，東海一杯深」，這都是對聯。你看西天，三步遠，三步這麼遠，走三步就到西天了；你看看，他這走的快不快？十萬億佛土，他三步就到，他說西天三步遠。東海，那個海是很大，他說東海一杯深，就有我這麼一個酒杯那麼深；啊，你看，東海一杯深。

那麼所以這都是啊，說這個遠不礙近，近不礙遠；大不礙小，小不礙大；這說的這個境界，這是耶律楚材。耶律楚材很有學問的一個人，他叫湛然居士(湛然，就是妙湛那個湛)，湛然居士；他有一本叫湛然居士文抄，我在香港有那個；你們這次，上次去香港也沒有帶回來。

這菩提樹說法，國土也說法，這都叫器世間說法。佛呢，就是正覺世間說法。這個菩薩，和聲聞，各善知識善友，這就眾生說法。菩提樹呢，這就是國土說法，又叫器世間說法。這所以前邊那不說，三世，通於三世嘛！能說啊，通於三世；三世，就是通到這個智正覺世間，這個器世間，和眾生世間；眾生世間，又叫有情世間，三世說法。那麼在這《華嚴經》啊，佛也說法，眾生也說法，國土也說法，這所以說這個通於三世。「至文當知」：到那個經文裏邊呢，自然就會知道了。

其能說人，用法不同；或用音聲、或用妙色等，如教體中辨。

「其能說人」：能說人，就是或者佛說的，或者眾生說，或者國土說，也就是器世間說；「用法不同」：他所用的這種方法，各有不同。怎麼樣不同呢？就是或者用這個音聲來說法，或者單用聲來說法，或者單用聲來說法；或者用這個音聲來說法；無論是用音，是用聲；啊，有情說法，無情說法；那麼所說的這個法，都是不可思議的這種法。

「或用妙色」：或者呀，顯現出來一種不可思議這種的顏色來說法；或者顯

現出來不可思議這種形相來說法。你若明白這個道理，盡虛空徧大地，沒有不是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說法的地方，也沒有不是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、善知識說法的地方，也沒有不是一切菩提樹啊，這個國土說法的地方。你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呀，你就明白這個佛啊，是徧滿一切處這個道理是真實不虛的，所以說啊，或用妙色說法。「等等」：還有啊，其它種種的這個說法。

「如教體中辨」：等到講第五門教體深淺的疏文時，再把它辨明白，說明白。

有情也會說法，無情也會說法；那麼會說話的也會說法，不會說話的也會說法；可以這麼說，啞巴會講經，聾子會聽經，瞎子會看經，你若不信呢！我就這麼講；你若信呢！我也這麼講。

啞巴會打電話，聾子會聽電話，瞎子會看電話，也可以說看電視；你說他怎麼看呢？啊，他也會看！所以世間的事情，千變萬化，妙不可言，不可言妙！

第七、依聽人者，子期云喪，伯牙輟絃；若無聽者，終無有說。

這個第七啊，這要有聽者；「聽」：聽經的人。佛說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若沒有人聽，說它也沒有什麼用，所以一定要有人聽，這聽者，這個第七的這種緣。那麼「子期云喪」：哈！今天呢，這是很妙！今天就講這個人彈琴的，所以呢，這一定有知音。

知音，說，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音」，彼此啊，大家是好朋友，貴相知音，知道啊，這個聲音，你的聲音發出來，不一定要講話，那麼有人就知道，這叫知音。譬如你哭起來，我知道啊，啊，你是有悲哀的事情，這我是你的知音；誰若哭啊，我知道他有悲哀的事情。

或者也有的時候會有歡喜哭出眼淚的，歡喜，樂極生悲了，這也不一定。那麼或者你若笑啊，這一定就是啊，歡喜；但是有的時候發起狂來了，啊，他發脾氣也會笑，就因為他發狂。所以這又要啊，有智慧，才能認識，才能知音。

這個「子期」：子期呀，是鍾子期；這個鍾子期啊，是個幹什麼的呢？是個斬柴，是個樵夫，在山上斬柴。啊，就是好像六祖啊，去斬柴賣啊！這鍾子期也是做這個的。但是他有一種特長，特別的本領，什麼呢？就是會聽音樂。會聽音樂，你無論你誰奏什麼音樂，你是奏什麼音樂，他都知道，他一聽就知道你什麼曲子啊，你彈的是什麼歌，他知道，知道這個音樂。

這個「伯牙」：伯牙，是俞伯牙，這俞伯牙啊，是一個做官的；做官的，可是歡喜音樂，他走到什麼地方都帶著一個琴，他這個琴呢，大約是當時來講啊，是一個很苦老的琴！很值錢的琴！這個琴呢，他時刻都要帶到身邊；到什麼地方去旅行啊，啊，度假，都是帶著這個琴，隨著他走。

那麼有一次啊，他就帶著這個琴去到泰山那個地方；到泰山那個地方啊，遇到下大雨了；下大雨啊，他就在那彈琴。他這一彈琴呢，他心裏想啊，高山，彈這高山的曲子！那麼鍾子期就那時候也偏偏到那地方了；他彈完了，鍾子期就說了，說，巍巍兮若泰山！

那麼伯牙這又彈，也不說什麼，也不講什麼就又彈琴，彈呢，彈的什麼呢？彈的流水，這個水流的那個樣子，他彈琴呢，代表這個流水！啊，彈完了，鍾子期又說了，說，洋洋兮若流水！洋洋兮若流水，好像流水似的。這個俞伯牙，啊，這個人，是我一個知音！

於是乎又彈這個調子啊，一種悲哀的音聲；跟這個鍾子期又說了，說，淒淒兮若哭泣！這個彈的太淒涼了，太淒涼了，啊，淒淒兮若哭泣，好像哭了似的。他又彈笑；他又說，哈哈兮若歡笑！所以他無論彈什麼音聲，他就知道。俞伯牙就高興，說，啊，你真是我的真正知音！

於是乎兩個人呢，就結拜做兄弟，大家約會啊，說明年呢，在這再見！因為今年呢，這個時間很忙迫，明年呢，這個俞伯牙預備多一點時間到這個泰山之陰，泰山的後邊，和這個鍾子期再來研究這個彈琴的這個道理。

可是第二年，俞伯牙又來彈琴到這，啊，左彈，這個鍾子期也不來；右彈，鍾子期也不來；那麼彈來彈去的，正著用這個琴音來叫這個鍾子期呢，啊，鍾子期的媽媽來了！來了，說，你在這彈琴你是姓俞，叫俞伯牙吧！他說，是啊！她說，唉！我的兒子啊，鍾子期已經死了！他和妳結拜兄弟啊，他臨死的時候告訴我，說今天呢，有一個俞伯牙，他的結拜的哥哥，要在這找他；叫我來告訴你一聲阿，你不要等他了，他已經死了！那個墳呢，在你旁邊這埋著，那個新墳呢，就是他的墳。

啊！俞伯牙一聽，哦，真哭起來！哭完了，把這個古琴呢，把這個最值錢的這個琴拿起就摔！再以後也就不彈琴了。為什麼呢？沒有人會聽他彈了，他彈也沒用，沒有用了，沒有知音了，所以把這個捨不得這個琴呢，他也摔了，這叫俞伯牙摔琴謝知音！

所以說「子期云喪」：子期啊，他聽說子期死了；喪，就是喪亡了；啊，這

個「伯牙輟絃」：輟，就停止了，就是停止啊，不再彈琴了；不再啊，來用這個最捨不得這個琴了，所以就把它摔了；摔了，以後就不彈琴了。所以說，「蓋鍾子期死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，何哉」，為什麼呢？伯牙終身以後，他啊，有生之年，就不再彈琴了。

為什麼呢？「士為知己者用」，那古文呢，這個報任少卿書，報任少卿書上有這麼幾句，蓋鍾子期死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，何哉；士為知己者用」，這個士啊，士，就是讀書的人，要為知己者，知己的人來做一點事；若沒有知己的呢，就什麼也不幹了，躺那睡覺。「女為悅己者容」，這個女為悅己者容，有的那些個不懂道理的人就讀成「汝為悅己者容」；那個「女」，啊，他讀成各「汝」，那是不對的！

那麼女，(就男女這個女)，為悅己者容，就是啊，容貌啊，這個有人歡喜自己這個容貌的這樣人。所以在這啊，說伯牙輟絃，輟絃，就停止了；輟學，就是不讀書了；輟絃，就是不彈琴；輟耕，就是不種田了；輟學，就是不去學校讀書了，這叫輟學；那麼現在輟絃，絃呢，就是彈琴。

「若無聽者」：假設若沒有人聽的話，「終無有說」：就沒有人說法了。那麼所以佛啊，說法，也有人聽。

即下諸眾，略有十類，至文當明；除當機說，餘皆是緣。

「即下諸眾」：就是下邊呢，所講的諸眾，這個聽經的這個諸眾，「略有十類」：把它大略來說有十種的類別。「至文當明」：等到這個經文上啊，會說明白了。「除當機說」：除去啊，有一種啊，叫當機眾；什麼叫當機眾呢？就是正對著他來講的。「餘皆是緣」：其餘的呢，都是助緣，幫助這種因緣。

第八、依德本者，川有珠而不枯，山有玉而增潤；內無德本，外豈能談？然唯約說者，前人此法故。

這第八呀，是講的是要有德行，要有道德。這個道德呀，是個根本；你若沒有道德呢，你說出來的法呀，沒有人願意聽；你若道德呢，說出來法，人人都歡喜聽，明白不明白，都歡喜聽，就因為你有道德。這個道德，是在啊，裏邊的，沒有人能看的見。這個道德，是在平素修行啊，的功德的表現；你平素若沒有修行，你就沒有功德；沒有功德，你講出來法，沒有人願意聽。

為什麼這修道的人，要時時刻刻都要守規矩呢？時時刻刻都要啊，看著自己這個念頭，不要打很多妄想；你一打妄想，就沒有功德了；沒有功德，你說

出法啊，令一切眾生就不生信心，所以這個道德是最要緊！

道德好像什麼呢？好像那個「川」：川，就是有水的地方；「有珠」：川有珠啊，那麼川是有水了，水裏頭，有的地方寶珠；這個寶珠啊，在這個川裏邊，這個川的兩岸呢，它就不枯燥；不枯燥啊，這就叫啊，有一種生氣。「山有玉而增潤」：這個山上，有出玉石的這個山呢，你看這個草木啊，都長得非常新鮮，非常的好看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這個山上它有寶貝，有這個寶玉；這各寶玉啊，這種靈氣，令一切的這個有情，無情啊，啊，都有一種啊，滋潤，這叫山有玉而增潤。

「內無德本」：你說法的人，自己呀，若沒有功德來說法，「外豈能談」：你對外啊，去教化眾生，怎麼可以講經說法呢？所以修道的人呢，首先要重，最重要的就是功德；你若有功德的人，你就罵人，打人，啊，甚至於你殺人，他都不怨恨你。講是這麼講，你不要真去殺人；你要真說，啊，我有功德，我可以殺人了！那就是發癲，發狂！你要有功德怎麼還要殺人呢？這不過是個比喻；你若是自己認為我，我師父講過了，法師講過，啊，有功德的人可以罵人，可以打人，可以殺人，啊，你若真這麼去幹去了，那就是發神經病了，哼！講是這樣講，你不能那樣去做去。

你要有德行的人，你怎麼會罵人、怎麼會打人、怎麼會殺人呢？根本就不會的。你要是罵人、殺人、打人，那就沒有功德；所以呀，啊，這就是啊，我叫你往好的道上走他不聽，啊，說是啊，有一點小毛病不要緊，啊，他就有了，願意有這個小毛病，哼！你看他們，這個人是特別奇怪的，你教他善事很久，他也不做；你若教他做壞事，啊，很快他就做了。

啊，所以呀，若有德行，若有功德，你若講經說法，就有人歡喜聽。為什麼呢？你有功德了，就有人緣；這有人緣呢，你就明明啊，對人不怎麼好，他也，啊，不錯；你也不要又學著這個對人不好的方法。

「然唯約說者」：這個唯獨啊，約這個說法的這個人說的，「前人此法故」：前邊的人呢，也是說的這個法；就是以前佛呀，也說的這個法；那麼現在你說這個佛所說的法，要有功德。

14. 華嚴經疏淺釋-第一門-宣化上人

略有二類：一者智慧，最為首故。十方諸佛告金剛幢言：及由汝智慧清淨故。告金剛藏言：亦是汝勝智力故。二者，餘行願力故。十方諸佛告普賢言：亦以汝修一切諸行願力故，十方諸佛告法慧言：及汝所修諸善根力，令汝入是

三昧而演說法。若感者善根，若化主行願，皆屬說因。

「略有二類」：略略的說啊，有兩種。第一種就是智慧，所說的智慧；為什麼要說智慧是第一呢？因為「最為首故」：你若沒有智慧啊，就做一些個顛倒的事；啊，就做一些個無明啊，貪瞋癡啊，什麼都現出來；你若有智慧呢，就不會做這一些顛倒事情；即便遇到顛倒的事情，你也很清楚的能把這個顛倒的事情化為不顛倒，變成不顛倒。

這是啊，什麼道理呢？就因為有智慧，不愚癡；你若愚癡，也不知道怎樣做好了？也不知道怎麼樣對，怎麼樣不對？明明知道那個對，他也認為不對；明明知道不對，他又認為對了，這就是愚癡。愚癡上來啊，就做糊塗事。

所以呀，「十方諸佛告金剛幢言」：告金剛幢菩薩說了，說啊，「及由汝智慧清淨故」：這是啊，因為你，由著你那個有智慧，又清淨，沒有做染污的事情的緣故。「有告金剛藏言」：這也是十方諸佛告金剛藏說了，說啊，「亦是汝勝智力故」：這是你的這個最殊勝的這個智慧的力量緣故，所以呀，你才能不做顛倒的事情，而成就道業，這是第一。

第二者呢，就是「餘行願力故」：餘行，就是啊，一切行，所修很多很多的行門，餘行，也叫諸行；那個諸行啊，也就是這個餘行；餘行呢，就是做得很多很多的；諸行啊，也是不少。啊，你認為不對嗎！那麼這個餘行願力，還有願力，你發的願。不要發的願，發願，說是啊，我要修行啊，我生生世世要出家！啊，過了三、五分鐘，忘了！

又發願，說啊，我要孝順父母，孝順師長！啊，過了五秒鐘，不記得！又發願，啊，說，我要出家弘揚佛法！啊，大約一秒鐘還沒有過呢，是嗎？誰說的？那就不算了！

所以「十方諸佛告普賢言」：告普賢菩薩說了，「亦以汝修一切諸行願力故」：你所修的一切諸行願力的緣故。啊，又十方諸佛告這個法慧菩薩說了，說啊，「及汝所修諸善根力」：一切的善，一切的根力，五根，五力，這個善根的力量，啊，「令汝入是三昧」：使令你啊，得到這種三昧。什麼三昧呢？說法三昧，這個修行三昧，種種的三昧。

啊，「而演說法」：而你入到這個說法三昧了，而能演說這無量無盡這種的妙法。「若感者善根」：或者說是這個機感，這個機感的善根；感，就是機感(就那個當機眾那個機)。機感的善根，你有善根才能聽到法。好像你們各為啊，都是種很多善根呢，啊，所以才能來這聽法。你看這一個國家多少人，

能真正天天來聽佛法的有幾個人？這你們在這麼多人之中啊，就好像啊，這個金子和鑽石一樣，這很少的，所以來啊，聽這個法，這叫機感，若有感者善根。

「若化主行願」：化主，就這個說法的主，教化，教化眾生的主。教化眾生的主，他一定要有修行，過去啊，修行。你無論修什麼行，你修哪一個法門，你必須要常；你不常啊，那就沒有行。願，又要發願，這要啊，不是一天、兩天；一年、二年、十年、八年就可以成功的；啊，這要啊，生生世世啊，修行，等到現在這個機緣成熟了，就成功了。

所以你說，啊，我出家三年、五年、十年了，我還沒有開悟！啊，你讀書，在小學沒有畢業呢！你就想得到博士的這個抬頭，那怎麼可以的？「皆屬說因」：這說的經要化，這都是屬於說因。

是鑽石啊，就不要變成玻璃，這是很要緊的。

第九、依請人者，若約慈悲深厚，亦有無問自談；若約敬法重人，要須誠請後說。初心識昧，未解諮求；上智慈悲，騰疑啟請。

這第九種啊，的緣，要啊，「依請人」：要有這個人請法，才能說法；如果沒有人請法，也有的時候說法。那個是什麼呢？就是「慈悲深厚」，所以說，「若約慈悲深厚，亦有無問自談」：因為這個法正當說，而沒有人明白來請法，那麼說法的人呢，具足廣大的慈悲，深厚的願力，所以呢，就不問自說了。好像《彌陀經》，雖然這一部經是很短的，可是這一部經是無問自說的，沒有人請問，佛自己說出來，這就是慈悲深厚，而來說這個法。

「若約敬法重人」：那麼如果要依照著要恭敬這個佛法，要尊重這個說法的人，說法的這個法主，說法主，也就是這個教化主；「要須誠請」：那麼一定啊，應該恭恭敬敬的，懇懇切切的，這麼有一種虔誠的心來請法。啊，好像我們天天說法的時候，有人來請法，這就是啊，這個請人，請說法的人，要須誠請；「後說」：你請法之後，才說法。

「初心識昧」這個初發心的人，這個智慧啊，愚昧；這個「識啊」：就是個智慧，就知識；知識啊，也就是智慧；這智慧啊，「昧」：昧啊，就是不明白，他不明白；沒有那麼大的智慧。所以說呀，「未解諮求」：他們沒有了解，沒有明白，來呀，諮詢求法；諮求，就是問法；請問這個法，求啊，這個說法的人來說法。

「上智慈悲」：在這個初發心的人呢，他不明白；可是有智慧的人，他啊，就發出一種慈悲心。「騰疑啟請」：騰疑呀，就生出一種的疑惑心；騰，就生起來；生起呀，這個疑惑心，而啊，來啟請這個法，請人說法。

好像《金剛經》，就是須菩提請法，《法華經》，就是舍利弗，大智舍利弗來請法。佛所說的經典，多數是有人請的，所以叫啊，騰疑啟請。那麼請法這個人呢，他不一定不明白這個道理；他是代表大家發一種慈悲心，代表大家來請法的。

然有二類：一者言請，二者念請。諸會有無，現相品當辨。第十、依能加者，夫聖無常應，應於克誠；心冥至極，故得佛加。

在這個請法呀，這種儀式有兩種。第一的呢，就是用「言語來請法」：就是說出來，啊，用這個言語來表達這個請法這種的心。第二呢，是「念請」：念呢，就是這個作念。因為佛說法，你呀，一動念，佛就知道了；證果的聖人呢，也是你一動念呢，他就知道；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就有用這個念來請法的。

啊，好像我們現在這講經，也有言請的，也有念請的。在前邊頂禮長跪，那麼合掌請法蔗兩位居士，或者出家人，這就是啊，以言請；在旁邊，所有的聽眾，都合起掌來，這時候，都是用念請，念呢，來請法。不過要說明白了，你們用言請的，我就知道；用念請的呢，我就不知道？因為什麼呢？我不是聖人！我和你們是一樣的。所以呀，你們不要和我耍這個把戲，啊，說是啊，我在心裏想什麼，法師就知道了！你想什麼，你自己知道算了，不要希望法師知道。那麼這是啊，這個念請。

「諸會有無」：在這個七處九會啊，或者有用言請；或者有用念請；或者也沒有言，也沒有念請，也不言也不念，那麼佛啊，就慈悲說法；有無，所以在啊，七處九會有沒有這種的儀式，「現相品當辨」：在這個現相品呢，你等辨別明白啊，這種儀式。

「第十、依能加者」：加，是加被，也就是加護，也就是啊，在默默中來幫助你，你自己不知道；但是佛加被你，令你說法。

啊，好像啊，我現在給你們說法，我會不會說法呢？啊，我是一個最愚癡，最笨的人，不會說法。以前呢，我向你們那麼大年紀的時候，十五、六歲的時候，我不願講話的，很遲鈍很遲鈍，什麼話都不會說的；啊，真想不到現在跑到外國來，跑到美國來給你們說法。那麼現在我會不會說呢？我不會說。

那麼你怎麼又說呢？佛加被我！菩薩幫助我！啊，我不會說，**到這個法座上就會說了**。本來我都忘了，啊，這個疏文呢，怎麼念？到這坐著，眼睛一閉，又想起來。所以有的時候，**我不用照著本子就可以講；這什麼原因呢？就是諸佛菩薩加被！**

啊，那麼所以說，「夫聖無常應」：這個聖人呢，就是佛！聖賢，也就是佛！或者菩薩，或者阿羅漢；無常應，他不是啊，時時刻刻都有一種的感應，時時刻刻，啊，都幫助你，究答應你的求願，不是的。「應於克誠啊」：你若真有誠心了，能誠心，克誠啊，就是你真要是能有誠心了，啊，他就有感應了，就答應你了，就加被你了，加被你。

所以說，「心冥至極」：心冥，這個冥啊，就是一念不生了，到那個極點了；冥契，就是契合啊，那個至極，無以復加那個時候；就是誠到極點了，克誠到極點，所以佛就加被，「故得佛加」：佛就能加被。你誰誠心到極點了，你呀，不要存心說，咦，我很誠心了，我誠心到極點了，啊，怎麼還沒有感應呢？**你要是誠心到極點，怎麼你還有一個想，啊，我已經誠心到極點了！**你有這一個念頭，那已經都沒到極點；你若到極點，你沒有這個念頭了，沒有這一念。

沒有說，啊，我是最好了，我是最真了，啊，我是最修行最用功了，怎麼我一點都沒有感應呢？你要**知道你最用功了**，那你還是沒有用功呢！你若真用功，怎麼會自己自滿就說，哦，我是一個真用功！那麼誰是假用功呢？你有一個真，就是個假，變成假了；你若沒有真，無假亦無真，沒有假就沒有真，沒有真也沒有假了，那到極點！**到極點是沒有，什麼都沒有了！**那你怎麼還要想一個，哎，我是最最發心了！怎麼沒有感應呢？你這一發心，一自滿，那已經就是不發心！

然若佛自說，則不俟加，如第七會；因人有說，要假上加。其第八會，行依法修，不異前故，略無有加。二七不入定，故無有加。餘皆具有。

「然若佛自說」：然呢，假設若佛自己說啊，「而不俟加」：佛自己說法，就不需要啊，等著其他的佛來加被。好像第七會，「因人有說」：因為啊，有其他的請法的人，才啊，說法；「要假上加」：所以呀，要假借著，諸佛呀，來加被。

「其第八會」：到第八會上啊，「行依法修」：這個行門呢，是依照這個法來修行，「不異前故」：和前邊呢，這個沒有啊，什麼分別；「略無有加」：所以呀，這個簡略去了，沒有其他佛加被。

「二、七不入定」：等佛呀，說這《華嚴經》第二個七，啊，沒有入定說的，「故無有加」：因為沒有入定啊，所以也不需要啊，佛來加被。「餘皆具有」：那麼其他的這個會，都有啊，都需要佛來加被。

所以加者，欲顯諸佛同加；即同說故，一說一切說故；亦顯果海無言故，因相可說故。

「所以加者」：這所以然需要佛來加被，是什麼意思呢？「欲顯諸佛同加，即同說故」：那麼這是顯出啊，十方諸佛同時來加被啊，這個說法的人，也就是等於啊，十方諸佛同時來說法一樣的。「一說一切說故」：那麼雖然是一位佛說法，也就是一切佛都說法；雖然是一位菩薩來說法，也就是啊，等於一切佛，菩薩說法一個樣。

「亦顯果海無言故」：也要顯明出來說這個果海，都在果地呀，亦顯果海無言故，果海，也就是啊，這個果位；言其呀，到這個果啊，這最大的，猶如海一樣，所以叫果海；無言故，那麼到這個果位上啊，沒有什麼可說的了；所以「因相可說故」：因為在這個因上啊，可以說；到這果地上啊，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；是「圓滿果覺，歸無所得」，所以呀，在這個果海呀，是沒有什麼可說的。

若爾僧祇隨好，應非一切；表微細難知故，超出因果故。然施設不同，不應一準。加有二種：一者顯加，具於三業；二者冥加，但與智令說。

「若爾僧祇隨好，應非一切」：假設要像前邊所說的這個樣子，那麼僧祇隨好，在這個僧祇，阿僧祇那麼多的隨好；這個僧祇隨好，可以說是啊，這個僧祇品所說的那個隨好；也可以說是啊，好像阿僧祇那麼多的隨好；就是表示多的意思，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，啊，數不過來那麼多；所以僧祇隨好應非一切。僧祇隨好是多啊，但是啊，這應該不是一切，那麼一切就是多啊，不是一切，那麼就是不多。

那麼不多，為什麼又這麼樣說呢？「表微細難知故啊」：這是表示啊，這個法非常的微細，非常的不容易知道，不容易明白，「超出因果故啊」：超出啊，這個因果，這個數目，這個這麼多。「然施設不同，不應一準」：又說了，雖然是這樣說呀，然而施設不同，這個教啊，與教不同，有這個小始終頓圓，有這個頓教，圓教，這種種的施設呀，不同；不應一準，不應該呀，就是用一個道理來呀，說的；不應該用一個道理來作為標準。

「加有二種」：這個佛的加被呀，有兩種的加被。第一種，是顯加。第一種啊，顯加，「一者顯加」：顯加呀，就是很顯示的，很明顯的，令你容易明白。「具於三業」：這個加被啊，你身口意三業，令你三業都聰利。

「二者冥加」：第二者呢，是這個冥加，冥加呀，就是默默中加被。默默中的加被呀，「但與智令說」：但呢，就佛要加被你，令你開智慧，開智慧呀，而來說法。

普光法界，無顯有冥；餘皆具二，顯必有冥故。餘至下明。教起因緣竟。

這普光明殿，和這個法界品，「無顯有冥」：這沒有顯加，只有冥加；只有啊，佛加被某一個菩薩，某一個善知識，令他啊，開大智慧，來呀，演說妙法，這叫啊，無顯有冥。「餘皆具二」：其餘的品呢，都有兩種，也有顯加，也有冥加。「顯必有冥」：在這個有冥啊，的時候，不一定有顯；但是有顯加的時候啊，也必定要有冥加。

所以呀，「餘至下明」：在這個經文裡邊呢，這個意義很多，這顯加、冥加這個道理呀，很多，到這個經文呢，就會明白了。「教起因緣竟」：這現在講這個教起的因緣，這一科暫時的講完了。

這個顯加和冥加，這兩種啊，加被，必須要啊，你有誠心，才能得到這個加被；沒有誠心呢，就不能得到這個加被。在前邊那說，說，「聖無常應，應於克誠」，不能常常啊，有一種感應道交的這個情形；所以能感應道交，有感應道交這個時候，因為啊，你誠心到極點，才能啊，有感應道交的。

這個應於克誠呢，這克誠兩個字是《書經》上的一個成語。《書經》上說，「民罔常懷，懷於有德；鬼神無常享，享于克誠」，說是這個老百姓啊，這個心呢，沒有一定的，不會常的。好像他擁護這個皇帝，你這個皇帝，若有德行，他就啊，擁護你；沒有德行，他就會把你會忘了他，所以這叫「民罔常懷」，民呢，沒有常常的這個懷念你這個這個思想。

「懷於有德」，你若有德行的人呢，有道德的人呢，他就會啊，常常懷念你了。這懷念呢，也就是擁護你了，也就是啊，很常常想著你，懷於有德。「鬼神無常享」，這個鬼神呢，你祭祀鬼神呢，他也不會時時刻刻來享受你這個祭祀；譬如你供鬼神呢，或者恭敬鬼神，給鬼神酒喝，給鬼神肉吃啊，啊，給鬼神這個茶飲呢，啊，他不時時來的。

那怎麼樣呢？「享于克誠啊」，但是你若能有誠心，這一次，他就來了。你

給他肉吃，他就吃肉；你給他酒喝，他就喝酒；你給他茶，他就喝茶；因為你有誠心；你若沒有誠心呢，啊，他理你都不理你，他就不受你的這個這種祭祀，不受你祭祀。

那麼這又有一種啊，這個比喻，好像啊，你們供養師父，你這供養師父，不是一定說你供養的這個師父就要了！好像我在香港的時候，那個張一階，啊，他送起兩百塊錢，我拿他掉到街上去，不要它。那怎麼樣呢？這個受你這個，也就是你要有誠心來供養，就接受了；你沒有誠心，那供養，雖然不會仍到街上去，但是仍到地下，這也常常會有的。

所謂仍到地下室怎麼？不是一定仍到地下，就是啊，不注意這件事，這也一樣的。鬼神無常享，享于克誠，你要有誠心了，他就享受了。